

神州女子新史

上海神州圖

295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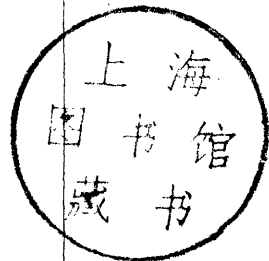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5 35298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

神州女子新史正編續編

上海神州圖書局印行



影小近最者著



嘯 天 徐

是○大○好○鬚○眉○好○是○鬚○眉○未○白○問○底○事○不○開○笑○口○只○爲○傷○時○憂○國○甚○一
絲○絲○都○是○淒○涼○景○
當○年○望○武○漢○風○雲○看○革○命○成○功○曾○幾○度○以○手○加○額○噫○呼○嘻○今○年○不○是○
昔○年○人○而○今○國○事○何○堪○問○莫○怪○他○著○書○立○說○一○字○一○珠○耗○却○幾○多○心○
血○

蒿○目○時○艱○寓○情○子○墨○搜○羅○上○下○數○千○年○誰○是○宣○文○誰○曹○璧○彤○管○生○輝○
秉○此○南○董○筆○

搔○首○問○天○天○無○語○且○莫○咄○咄○書○空○狂○呼○負○負○公○有○口○不○甘○啞○一○嘯○伸○
女○權○萬○言○著○新○史○再○嘯○蘇○國○魂○言○論○警○當○世○一○嘯○再○嘯○心○未○平○留○此○
好○身○手○七○尺○昂○藏○莫○辜○負○

民國元年四月下浣雙熱吳漢魂題

序一

比者時局瞬變是朝非暮競名諸文士輒就最新之耳目發爲文章以問世坊間行本日至數十種然不失之腐卽失之濫或有好奇而市異者則又誨盜誨淫爲世大詬核之發揚國粹啓導新知之義兩無所衷嗟我中國積弊相承窳陋之習顛撲不破而女界之晦盲殆有甚焉余初痼於舊識絕不喜表彰女子然姊妹行中聰明伶俐十常八九過於余而能文識字佐夫立業者尤指不勝屈余習而見之始恍然於無才是德一語爲男子周內女子之深文決無有能文識字而反致毀滅道德者近十年來女學漸興黑幕之開金身十丈然腐儒陋俗蜚語中傷之或誣爲破家或指爲虧行而力矯流弊之女子又皆岸行一是不校是非悠悠之口橫阻前途甚非女界之福也余默察其機欲少攄聞見以爲保障然意識枯窒涉覽無多每一握管輒兢兢不成書惟以一孔之見傳述故友冀有獵余一得以

盡斯責者筆不生花言非經世良自慙也海虞徐君天嘯爲余文字交秉性沈默不喜爲預言一日袖出女子新史余拜讀一過呼絕妙者再是書編輯之大旨與余意見殆相若而注重女子事業則爲余之所不及者余蓄志久矣逢人輒自道經六七年未能成一字而徐君手纂成冊不聞洩一字於余前訥於言而敏於行余佩徐君余滋自愧矣至其收羅之宏富體例之精深若者發揚若者啓導是女界之圖書府亦女界之過渡筏也兵燹不磨金石可壽於其梓行之日爲綴數語於端時

民國二年四月會稽蔣箸超謹識

序一

海虞徐天嘯予文字交也間嘗與予論史俯仰四千餘載獨具隻眼賞識千百輩巾幗賢豪語予曰往古來今何代無奇女子每足以點綴史乘絢爛發異彩獨恨輕女重男相沿成習修史者每忽於女子一方面或刪而不錄或錄而不詳職是之故而巾幗賢豪名堙沒而不聞者不可以悉數予甚惜焉古今來奇女子對於國家未嘗無事業卽亦未嘗無密切關係苟彙其事實集厥大成蔚厥大觀可成一部莊嚴燦爛優美圓滿之女史天嘯之言如此予以爲奇論則應之曰子能爲中國千百年來女賢豪作一部信史乎恐編纂殊非易易天嘯笑而曰唯唯姑試之迄今甫一年而書成矣以示予予驚異曰此殆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書之名曰神州女子新史上下凡二册上卷自有史以來迄於明下卷自清以迄於革命其體例極完善系以年代表以系統其詞意極雅潔言皆有指事皆有徵然此猶

未足爲是書之特色也其特色固別有在每載一人輒跋以短評每終一代輒跋以結論其格局翻陳出新別開一史乘之生面其特色一至其論斷人物則脫盡前人窠臼而別有新穎之眼光其特色二蓋其全書之柱意抱定兩大見地一則曰發揚民族再則曰唱導女權謂之曰女子新史不亦宜哉上下二册子洋洋二十餘萬言予玩讀竟日乃能舉其詞作而曰此誠破天荒之女子新史也晚近世女學漸興間有一二著述家編纂女史以爲學校教本取以比較天嘯所著便都作陳腐氣不適於共和國民之用適於共和國民之用者當推是書矣是書今出而問世矣猗歟休哉超超元箸出現於書城行見不脛走不翼飛傳誦於全國女學校間也謂予不信試拭目以觀其後

民國二年暮春之月古吳吳雙熱序

神州女子新史

海虞 徐天嘯 編著

序 論

美哉世界……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之世界乎
美哉世界……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之世界乎

予嘗讀西國近數百年史。其可歌可泣。可矜式者不一而足。而其愛國之大英雄。大豪傑。足令人思之。夢之。崇拜之者。不一而足。而其以一女子投身社會中。其一舉一動之或成或敗。皆於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有絕大之關係。如彼其人。又不一而足。斯誠世界之英雄。斯誠世界之女傑。而其旨趣之高尙。其思想之奇特。其主義之獨立。其事業之偉大。抑何若是之轟轟若。是之烈烈。足令世之人。讀其書。生敬愛心。而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而不能已也。

吾乃返而求諸吾國。則見夫吾國之女子。耳目口鼻。其構造無異於彼國也。聲容笑貌。其態度無異於彼國也。而其衣食生活。悉仰給於男子之一主義。則爲世所詬病。而爲西方美人所不解者也。嗚呼。男子與女子。同爲世界之人類。人類之所以高出於物類者。以其有特殊之本能。

耳而○今也○中國之女子○既無高尚之旨趣○又無奇特之思想○既無獨立之主義○又無偉大之事業○廉恥道喪○依賴性成○奈何○奈何○

方○今○世界○日○新○文○明○日○進○先○進○國○種○種○新○知○識○新○學○問○遂○逐○太○平○洋○之○風○潮○而○輸○入○亞○東○女○子○界○上○亦○大○受○其○激○盪○然○足○則○猶○是○其○纖○小○也○體○則○猶○是○其○妖○嬈○也○妝○束○則○猶○是○其○輕○佻○也○衣○服○則○猶○是○其○麗○都○也○香○粉○胭○脂○則○猶○是○其○厚○塗○濃○抹○也○而○陽○剛○陰○柔○天○尊○地○卑○一○派○腐○敗○之○胡○言○猶○日○接○於○耳○而○衣○食○生○活○悉○仰○給○於○男○子○之○一○主○義○猶○固○結○於○胸○中○而○牢○不○可○破○也○嗚○呼○吾○中○國○四○萬○萬○同○胞○女○子○居○其○半○數○於○此○四○萬○萬○半○數○之○中○而○欲○求○一○孝○養○盲○父○侍○不○離○側○如○法○之○『路○衣○慈』○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天○性○友○愛○善○事○其○兄○如○法○之○『罷○賴○茵』○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善○繼○前○志○能○盡○孝○思○如○英○女○王○『維○多○利○亞』○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熱○心○社○會○百○折○不○回○而○卒○思○有○以○遂○其○志○如○法○之○『梅○曉○若』○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一○枝○纖○弱○之○筆○拔○無○數○沉○淪○苦○海○之○奴○隸○俾○得○復○歸○於○人○類○而○後○之○人○嘖嘖稱爲女聖如美之『批茶』○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纖○纖○弱○女○子○投○身○黨○會○中○有○犧○牲○社○會○之○志○如○俄○之○『蘇○斐○雅』○其○人○者○

不可得而欲求一智勇兼全排人之患釋人之難解人之紛亂不惜身家性命而能奏莫大之奇功如法之『貞德』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以纖弱女子愛平等自由之主義臨百難而不疑處萬死而不顧而卒能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世界中如法之『羅蘭夫人』其人者不可得而欲求一有軍國民資格而精神尙武思想愛國毫無一點兒女子柔弱巽蕙之常情如『斯巴達之婦女』者亦百不得一也干不得一也嗚呼二十世紀之時代非女子飛躍之時代乎而吾國之女子猶若是之昏昏焉懵懵焉暮氣沉沉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如大睡而不覺如大醉而不醒間有少數人拔身醉夢之中越出範圍之外求學識倡平權而羣且笑而目之曰此釵而弁者也此不守閨範之女子也嗚呼吾不知其果是何居心而所見之抑何小自待之又何卑耶嗚呼豈吾國之女子果不足有爲乎豈吾國之女子果無完全之能力僅足爲男子之玩物乎豈吾國之女子果不自強自立自立立人而與世界有名之女英豪齊驅並駕而爲世界之大人物乎嗚呼吾書至此吾心碎矣吾羞煞矣吾憤死矣而吾一片疑團萬般感觸數點血淚遂不知不覺於頃刻間共奔赴於腕下而有投筆唏噓拔劍起舞之概吾不知果何爲而然歟

夫天地生人。本無厚薄。豈獨鍾才於男子哉。茫茫大地。何地無才。豈獨生彼美於西方哉。况吾中國爲文明祖國。土地廣漠。人口繁殖。豈他國有路衣慈。吾中國竟無之乎。豈他國有罷賴茵維多利亞。吾中國竟無之乎。豈他國有盧月梅。曉若批茶蘇斐雅。貞德羅蘭夫人。吾中國竟無之乎。思之思之。吾又重思之。吾更大疑之。吾斯之未能信。

吾求之於今之世。而不可多得。吾於是求之於上古時代。而得數人也。吾爲之一喜。吾於是又求之於中古時代。而得數人也。吾又爲之一喜。吾於是一再求之於近古時代。而又得數人也。合上古中古近古三時代之人物。而觀之。有高尙之旨趣者。有之。有奇特之思想者。有之。有獨立之主義者。有之。有偉大之事業者。有之。其生平歷史。有令人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如讀路衣慈史。如讀罷賴茵史。如讀維多利亞史。如讀盧月史。如讀梅曉若史。如讀批茶史。如讀蘇斐雅史。如讀貞德史。如讀羅蘭夫人史。如讀斯巴達之婦女史者。如彼其人。實不一而足。噫嘻。偉大哉。吾中國。偉大哉。吾中國之女國民。非至文明之國。非至文明之女國民。其曷克有此。其曷克有此。吾於是爲之大喜。過望而吾之心。於以稍慰。而吾之羞。於以稍釋。而吾之憤。於以稍平。而吾之氣。焰遂如海。如潮。盆涌而起。而吾之手。足。遂不知不覺。舞蹈而起。而吾生平所。

不即不離之一枝秃筆遂不由不奮躍而起而欲於女子界上稍盡義務也作『中國女子新史』



神州女子新史目次

序論

第一部 上古時代

第一章 太古代 (五節)

第二章 夏商代 (四節)

第三章 周代 (三十節)

第二部 中古時代 (上)

第一章 秦代 (六節)

第二章 兩漢三國時代 (三十四節)

第三章 晉代 (十七節)

第四章 南北朝及隋代 (十五節)

第三部 中古時代 (下)

第一章 唐代 (三十二節)

第二章 五代 (八節)

第三章 宋代 (二十六節)

第四章 元代 (八節)

第四部 近古時代

第一章 明代 (二十四節)

結論

神州女子新史正編

第一部 上古時代

第一章 太古代

第一節 女媧

太古漢族立國於黃河經流之域。時文化未啓。百姓皆穴居野處。男女無別。迨伏羲氏興。女媧氏佐之。始定婚姻之法。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家族制度定矣。

伏羲氏歿。傳十五帝。而神農氏作。女媧者十五帝中之一帝也。以佐伏羲有大功。伏羲歿。女媧遂卽帝位。共工氏不服。女媧一舉而誅之。

女媧既誅共工。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筦。以一天下之音。中國之有音樂。女媧之功也。

女史氏按史記五帝紀載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今鄖陽竹石縣西有女媧山。相傳爲女媧煉石處。此實附會之詞耳。或又曰女媧係男子。並非女子。此說亦非是。

女史氏曰。世何以有史乎。曰。有民族。故世界史者。敘各民族之發達。及其競爭。國史則敘各民族之一民族之發達。及其競爭而已。世界各民族進化之公例。其初。獠獠。無。人羣。無。社會。其後。由種種之經驗。種種之發明。始自禽獸。族居之狀態。進而爲人羣。時代之狀態。復經各種進化之階級。各結合其羣。漸進而爲各民族。各民族復結合其固有之一民族。而排斥其他諸民族。而生存競爭。優劣。強弱之公例。定而歷史亦於以結胎矣。今日者。乃各民族與其他諸民族競爭劇烈之時代也。女史氏當草此史之始。亟欲研求吾民族數千年進化之實迹。而以提倡民族之主義爲惟一之天職。又欲發揮吾民族數千年女界偉大優美之歷史。而以提倡女權之發展爲第二之天職。故於此史之開始。首述伏羲與女媧定婚姻法之歷史也。夫婚姻爲人道之始。而生育問題。尤爲女子對於國家第一應盡之義務。吾中國女媧。佐伏羲。定婚姻之法。而人類遂自此發達。家族之制度。遂自此大定。由家族而有鄉族。由鄉族而有部族。羣而進也。遂成爲全世界惟一無二之偉大一族。是女媧乃開闢中國史之第一人。亦卽剗造女子史之第一人。凡吾漢民族四萬萬同胞男女。皆當父之母之而崇拜之。女子史之託始於女媧。亦女子史可以自豪。自雄。絕大之光榮也。

第二節 附寶及嫫祖

神農氏歿。黃帝軒轅氏興。帝姓公孫。母曰附寶。生帝於軒轅之邱。故曰軒轅氏。西陵氏之女曰嫫祖。帝之元妃也。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瘝之患矣。後世因祀爲先蠶。

女史氏曰。吾中國古代。實業界。上以農桑爲大宗。自神農帝制耕種法。而農學明。自嫫祖妃教育蠶法。而蠶業興。自此吾民無饑寒之患。一變其茹毛飲血。木葉蔽體之狀態。一帝一妃。先農也。先蠶也。崇祀永永。亦吾民族飲水思源。數典不忘其祖之意云。

第三節 帝嚳四妃

軒轅氏歿。少昊金天氏興。金天氏歿。顓頊高陽氏興。高陽氏歿。少昊之孫帝嚳嗣位。是爲高辛氏。

帝元妃曰姜嫄。有邠氏之女。生棄。後受封於邠。周之始祖也。次妃曰簡狄。有女之媵氏。生契。受封於商。商之始祖也。三妃曰慶都。陳鋒氏之女。孕十四月而生堯。四妃曰常儀。媿訾氏之女。生摯。帝歿後。摯嗣位。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是爲陶唐氏。

第四節 娥皇女英

舜之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後居滄汭。年二十以孝聞。堯妻以二女。以觀察其微。舜內行彌篤。二女執婦道。不以天子女驕人。堯乃讓以帝位。是爲有虞氏。

時君聖臣賢。天下大治。故後世稱極盛之世。必曰唐虞。

舜在位二十八年。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女聞之。日夜哭泣。淚灑於竹。竹成斑點。世謂之『湘妃竹』。二女者娥皇女英也。

女史氏曰。吾國古代雖有帝王制度。而貴賤之階級。不分觀於帝堯之二女。可以嫁一平民。而二女又能執婦道。而益信近世熱心之志士。鑒於貴賤階級之懸殊。力求平等主義。能如吾國古代者哉。

第五節 太古代之系統表

女史氏按。太古時代。文字未明。其進化之往迹。實無確史可考。故孔子修史。斷自唐虞。唐虞以後之時代。始爲有史時代。而吾女史乃述及唐虞以前之時代。非敢獨異也。亦以他史有述之者。而女史亦略述之。其述而不作耶。亦以存其疑耳。今將唐虞以前相傳之系統。有史

啓崩三傳而至相爲賊臣寒泥所弑時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逾年而生少康少康生長艱難備嘗辛苦虞君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卒成再造之功爲夏中興之主

女史氏曰夏相之前不聞有弑君之事此帝王世襲之結毒也幸有賢子孫爲之恢復舊河山乃祖有知含笑九京曰當吾血統將絕時竟有千苦萬辛十死九生逃出自竇之后緡爲之延一線脈此中殆有天意存也

第二節

妹喜 (夏之亡國)

夏自少康中興十一傳而至桀淫虐無道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所言皆聽妹喜好聞裂繪聲王發繪裂之以悅其意爲瓊室象廓瑤臺玉牀行虐縱樂政事怠廢國遂以亡。

女史氏曰夏桀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進報父之仇以敗其國孝女俠女兼而備之如此女豪傑古今曾有幾人乎商紂伐有蘇得妲己而商亡周幽伐有褒得褒似而周滅晉獻伐驪戎得驪姬而晉亂妲己能亡商褒似能滅周驪姬能亂晉非蒙恥雪辱極有俠性者能乎

第三節 扶都及妲己 (商之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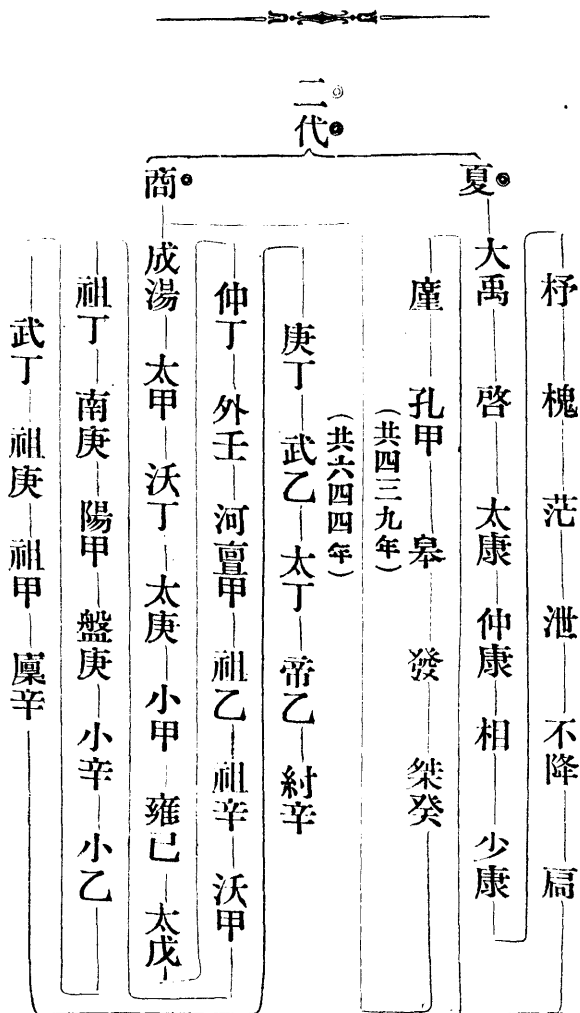
契封於商。十二傳而至癸。其妃扶都生湯。天錫智勇。用集大命。立十八年而革夏命。踐天子位。國號商。

二十八傳而至紂。性汰侈。好酒色。伐有蘇氏。得其美女妲己。嬖之。惟其言是聽。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厚賦斂。行苛政。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法輕威不立。王乃爲銅柱。塗以膏。加熟炭上。使有罪者緣焉。輒墮其中。王與妲己相爲笑樂。名曰炮烙之刑。中國刑罰之慘酷。冠於全球。然未有如炮烙之刑之甚者。其慘酷若是。烏得而不亡。

女史氏曰。自禹傳位於子。若孫而天下遂爲一家之私有物。世襲制度。逐漸牢固。唐虞禪讓之風。不可再覩。夫既私其天下。則不得不行其專制之政體。政體既尙專制。則革命之風潮。自不得不起。故吾謂中國專制之政體。創自夏禹。至始皇而更完全。中國革命之風潮。始自商湯。至後世而更激烈。信乎否乎。

第四節 夏商之系統表

(二 第 表 統 系)



第三章 周代

第一節 太任太似及邑姜 (周之開國)

周自后稷封於部。數十傳而至古公。生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端莊誠一。惟德之行。生子昌。是謂文王。

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似。有聖德。文王治外。太似治內。德政流布。風化大行。太似生子發。性慈和。文王以爲世子。文王歿。發嗣位。遂滅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其弟周公。名曰多材。藝亦聖人也。

武王娶太公望之女。曰邑姜。能修內政。亦賢后也。

女史氏曰。美哉周之世。何多賢德。后哉。季歷有太任。文王有太似。武王有邑姜。周之世。何多賢德。后哉。開國之始。乃一朝風化。攸關此周代之多賢妃。貞婦有由來矣。

第二節 密公母

共王遊於涇上。密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三女爲粲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密公不從。三年。王滅密。

第三節 姜后 (宣王中興)

周至厲王。暴虐無道。宣王繼之。王化復行。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女史氏曰。夏之中興。后緡之功。周之中興。姜后之功。爲后緡難。爲姜后亦難。君主國后德之

賢。否。關。係。於。其。國。之。興。廢。有。若。是。哉。

第四節

褒似 (周之東遷)

宣王晚年亦漸怠於政事。不能有爲。與姜戎戰而敗。在位四十六年而崩。其子宮涅嗣立。是爲幽王。

幽王伐有褒。有褒人獻其女。是爲褒似。褒似美。王嬖之。廢姜后及其太子宜臼。而立褒似爲后。褒似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似乃大笑。烽火者。有警而舉。以號召諸侯者也。後姜后之父申侯。以其女被廢。召犬戎入寇。王舉烽火徵兵。諸侯以爲王戲如前也。兵莫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下。虜褒似。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平王立。避戎難。東徙洛邑。凡二百四十餘年間。是謂『春秋之世』。

女史氏曰。詩云。赫赫宗周。褒似滅之。然褒似非真能滅周。亦幽王自爲所惑耳。使褒似而得事文武之君。亦安知非周南傳裏人哉。

女史氏又曰。春秋爲魯史記之名。孔子因之。而作春秋。左氏又因春秋。而作傳。左氏傳一書。言女子之歷史最詳。貞淫互見。賢否並錄。是時周道雖衰。周禮未改。故鄭衛之間。雖多淫亂。

之聲。而女子之以貞節賢德見者如楚之鄧曼。宋桓之夫人許穆之夫人。僖負羈之妻。介之推之母。宋之共姬。衛靈公之夫人。如彼其人。亦難枚舉。今請就當時之最著者而一一錄之。

第五節

晏娥

(創霸之齊桓及佐霸之管仲)

是時王綱不振。周室衰微。戎狄內侵。諸侯跋扈。齊桓公用管仲。改舊更新。使齊之四民各安其業。國以大治。遂偃起而創霸中原。

公多內嬖。有如夫人六人。歿後。公子爭立。閉錮宮門。四月不葬。有晏娥者。宮女也。不忍其君之暴露。乃踰垣以殉君。自縊於公之側。

女史氏曰。晏娥以素無寵幸之一宮女。而能捐軀殉義。視死如歸。亦不可及哉。彼如夫人者。六人對之。應亦愧死矣。

第六節

齊姜

(晉文之霸)

齊桓失霸。後宋襄公代之。未幾而晉之文公又偃起於河北。更執牛耳於中原。初。公之未得國也。遭驪姬之難。出奔於狄。又自狄適齊。桓公以女妻之。文公安焉。及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知之。趣公行。公不可。姜與公之從者謀。醉而遣之。

女史氏曰。文公出狄奔衛。備嘗艱苦。一旦華居肉食。戀而不去。亦人情之常。第文公雖戀。戀有兒女之情。而齊姜反落落有丈夫之氣。殷勤勸酒。引入醉鄉。與陳婦人飲。南宮萬（宋之力士。弑閔公者）以酒犀革裹之。而歸。宋同其權術。而異其用心。故公之得入晉國。而成霸業。姜亦與有力焉。

第七節

息夫人（楚之滅息）

蔡侯繩譽也。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而納息媯。息媯不言。王問其故。息媯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夫人死後。祠旁有竹。男子伐之。則寸寸裂。女子伐之。則完。人謂之『夫人竹』。

女史氏曰。夫人固烈女子也。所惜者。欠息侯一死耳。然其不言不笑。與世之失節事人。不知羞恥者。未可同語。千載而下。猶留此竹。其心事有難言者矣。竹以夫人名。而竹亦含羞。千古視之。娥皇女英之湘妃竹。竹其有幸。不幸歟。

第八節

蔡人妻

宋女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適人之道。一與之醮。

終身不改。彼無大過。何以得去。終不聽。

女史氏曰。哀哉。哀哉。宋女不幸。不幸。兩言足令人讀之而酸鼻也。壯哉。壯哉。宋女不幸。不幸。兩言足令人讀之而起敬也。凡吾諸姑姊妹之好自由。離婚與吾諸姑姊妹之父母好。強迫其子女離婚者。其各諦聽諸。

第九節

齊頃公之婦人

(齊晉鞍之戰)

晉却至。跛晉侯使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至登。婦人笑於房。卻至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遂有鞍之戰。

女史氏按。唐郭子儀每接賓客。姬妾環侍。惟見盧杞。則悉屏之。蓋杞貌醜而心險。恐姬妾見杞笑之而生禍也。今齊之頃公。既不能屏婦人。以見跛者。反帷婦人。而故使觀之。無事生風。有心挑釁。激成羞惱。遂啓兵戎。嬉笑也。而甚於怒罵矣。

第十節

辟司徒之妻

齊晉鞍之戰。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公由是得免。遂自徐關入。路遇女子。使之避。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我父免矣。可若何。乃奔。公以爲有禮。既而問。

之曰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窀。

第十一節

晉伯宗妻

(晉之三郤)

晉伯宗好直言。三郤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

女史氏曰。商紂以用婦言而身死國亡。伯宗以不用婦言而身死家滅。然伯宗之死。非紂比也。而婦人之言。又豈皆不可用哉。

第十二節

杞梁妻

晉伐齊。齊將杞梁戰死。妻載其喪歸。遇齊頃公。公欲弔之於野。妻曰。殖(梁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弔諸其室。葬畢。妻乃痛哭而死。城爲之崩。

第十三節

晏子之御之妻

(管晏)

齊用管仲而霸。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爲當時之賢大夫。晏子爲齊相時。其御御晏子而過己門。揚揚有自得之意。其妻見而恥之。御者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其妻曰。晏子身爲齊相。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僕御。過里門而揚

揚自得。其意若是。非吾夫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女史氏曰。輿臺走卒賤役也。一人乘車。二人爲之執鞭。乃世界極不平等之事。然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其權利義務。亦世界決不能平等之事。吾獨見夫世之役於人者。往往欣然。自足。甚或因其役己之人。稍有勢力。而狐假虎威。欲驕矜於同等之人者。有之。安得如晏御之妻。而一一責之。

第十四節

徐女

(鄒子產之內治外交)

時晉楚爭霸。鄭介於兩大之間。或和或戰。應敵實難。故被兵者累年。及簡公時。子產執政。內盡心於民事。外修禮於諸侯。終其世。晉楚不敢加兵。

徐吾犯之妹美。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子產使犯請於二子。使女自擇焉。皆許之。子皙卽黑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女史氏曰。禮男女婚嫁。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爲正式結婚。未有男女可自行擇配。而其夫必親自求婚於其婦。如今日泰西之自由結婚者。近來世界交通。吾國爲歐化所薰蒸。舊

禮漸廢。自由結婚。亦間有行之者。而迂闊腐儒。猶竊私議於其後。不知吾國春秋時代。已先有其事。則謂徐女之自擇其夫爲吾國自由結婚之鼻祖。亦何不可之有。

第十五節

莒嫠婦 (齊之伐莒)

齊孫書伐莒于於紀鄆。初莒有婦。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矣。及老。託跡於紀鄆。以所紡之纁。度其城藏之。以待外攻者。欲爲夫報仇。及齊師至。婦以纁投諸城外。孫書知之。使師夜緦而登。鼓譟而進。莒子大懼。啓西門而出。齊師遂入莒。

女史氏曰。莒嫠婦引外族以覆祖國。律以愛國之義。則有罪焉。然後仇亦天下之大義也。此女苦心奇想。不愧爲千古之女俠。後世如龐娥親輩 (三部三章) 非不手及其仇。然所敵止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而與國爲仇。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而與國爲仇。而其事卒濟。彼丈夫而巾幗者。能無愧死奇哉。此女直可與伍大夫並傳千古矣。述伍大夫事。

第十六節

漂陽女子 (伍子胥之奔吳)

楚平王信讒。殺伍子奢。又殺其子伍子尚。子尚之弟伍子胥。出奔吳。王使追之。子胥至漂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中。子胥曰。豈可以託食乎。女子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

已而去。語之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縱瀨水中而死矣。子胥救之不及，及後入吳，破楚歸，乃投千金於瀨水中以報之。

女史氏曰：伍子胥一世之雄，溧陽女子之爲之死，豈亦崇拜英雄之心所驅使耶？然則張儉之望門投止，破家相容，（漢書黨錮傳）是又不足異也已。

第十七節

季芊

（吳之伐楚及申包胥）

子胥奔吳，後導之伐楚，入郢都。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入於雲夢澤中，盜攻之。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未許，乃哭於秦庭，七日夜勺飲不入口。秦伯哀其志，爲出師，大敗吳人。

亂定後，楚子將嫁季芊，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第十八節

越姬及邱妻

（戎之伐蓋）

楚昭王出遊而樂，曰：寡人死，誰從之者？諸姬皆曰：願從。而越姬獨不言。及王薨於軍，諸姬皆不從。越姬曰：向者不從，不欲從王好樂而死也。今王爲國死，敢不從之。遂死。

又戎伐蓋國，成君死之。戎君下令曰：蓋之臣敢有不降而自死者，誅及妻子。蓋將邱子將自殺。

左右救之不得死。乃歸。妻曰：國滅君死，子何以生？妾不願與子同生也。乃自經死。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存蓋國。

女史氏曰：爲國而死，此千古大英雄大豪傑所視爲獨一無二之宗旨也。昭王爲國而死，越姬以昭王爲國而死而亦死，蓋君爲國而死，邱妻以蓋君爲國而死而亦死，人誰不死如二婦者死得其所矣。

第十九節

西子

（秦楚之霸及吳越之爭）

自晉文公失霸後，楚之莊王曾敗晉而雄視南方，而秦之穆公亦嘗稱霸於西戎，與齊桓宋襄晉文世稱爲五霸。自五霸死後，而吳越兩國之爭遂起。

先是越爲吳敗，保守會稽一隅地。王句踐以吳王好色，用范蠡文種之計，求於苧蘿之山，得鬻薪之女曰西施，以獻於吳王。吳王大悅，專事遊樂，不復以越爲事，而句踐遂得生聚教訓，大修兵政，卒滅吳而并其地。

女史氏曰：有施氏以妹喜亡夏，有蘇氏以妲己亡商，亡國之道不一，而女禍之足以滅亡人國，其效至險且速。西子爲古美人，吳王寵之，卒以傾其國，女禍可畏哉。然吳越世仇，而西子

固越產也。忍辱事仇。非俠女子能乎。沼吳之舉。西子實首功焉。種蠡雖善謀。當居末座。

第二十節 吳宮女兵

初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三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大笑。復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欲斬左右隊長。王大駭。下令止之。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女史氏曰：婦人女子。豈皆不足造就軍人之資格哉？孫子之操習女兵。雖出吳王之嘗試。然軍令森嚴。步伐整齊。可以知婦女之亦可作軍人。而吳宮教戰。未必非娘子軍（三部一章）之先聲也。

第二十一節 衛靈公女

衛靈公之女。嫁於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乳母欲還女。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入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行禮三終。使死者不恨。

女史氏按。烈女傳。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行三年之喪。作柏舟之詩。以自誓。此乃古之守貞之女。今觀於此。則衛靈之女。亦一貞女也。桃湯之禮。柏舟之詩。可以並傳。後世守貞之女子。或不幸而未婚。夫死。有奔入夫家。抱其木主。行結婚式者。其苦心孤詣。可悲可敬。安知非聞二女之風。而興起者歟。

第二十二節

漆室處女 (魯之衰亂)

魯漆室處女。不績麻而歎息。隣婦問之。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隣婦笑曰。此國家事。女子何預。女曰。不然。魯君老而子幼。事端起而大禍將赴。兵起郊野。酷及庶人。吾鄉里其能免乎。女史氏按。後魯果大亂。人民屠戮。多死於兵。女之先見。已不可及。而所憂者。爲國而不爲家。在大而不在小。春秋時。何多愛國之女子哉。

第二十三節

文伯母

穆姜者。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退朝。見其母績麻。曰。以馱(文伯名)之家。而主猶績乎。母曰。魯其亡乎。以童子爲卿。而不明大道也。夫人勞則思善。逸則思淫。今汝爲卿。而不知勞。反怪我之勤於女職。吾懼魯之將亡。而恐穆伯之絕祀也。孔子聞而嘉之。

女史氏曰。漆室處女。憂魯之將亂。文伯之母懼魯之將亡。春秋時多愛國之女子。而魯得其二。亦國之幸也。國之光也。

第二十四節

孔母

(孔子之教育)

孔子名丘。其宋人也。父曰叔梁紇。生九女。無子。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鄆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八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生孔子。時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之歲。冬十月庚子日也。

孔子生而好禮。博學多能。主教育。務進化。爲儒家之祖。當時周道衰微。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主張尊君主義。嘗周遊列國。欲大行其道。而道終不行。乃返魯。修訂六經。以示後世。其門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而顏淵曾參尤爲及門之冠。孔子歿後。而時局又一變矣。

第二十五節

緡女

(三家分晉及戰國七雄)

時周室衰微已甚。諸侯不復尊王。北有燕南有楚西有秦。齊田氏代姜氏。而國於東海。晉之大夫韓氏趙氏魏氏亦分晉。而各領其地。世稱爲戰國七雄。

當三家之未分晉也。趙簡子將渡河。舟人醉不起。簡子怒。將殺之。舟人女絹持楫而請曰。妾父以主君將渡不測之淵。故禱神而醉。今殺之。彼醉不知罪。妾請代父操舟。乃鼓楫而歌。風平浪息。簡子大悅。納爲妃。

女史氏曰。奇哉。此女與絳縈之上。書救父。〔三部二章〕木蘭之代父從軍。〔二章六章〕同一孝義。亦不可多得者也。何世之人。知有縈蘭而不復知其前之有絹女也。亟爲錄出之。

第二十六節

孟母

（孟子之學說）

繼孔子而生者有孟子。名軻。鄒人。受業於子思。道既通。遊齊梁諸國間。說時君行仁政。時各國方務宮強之術。聞其說以爲迂闊。莫之信。道卒不行。乃退與門弟子述仲尼之道。作孟子七篇。重民權。輕君主。又倡爲性善之說。與孔子之道相發明。故後世學者並稱曰孔孟。

孟子少時。居於鄒邑。其舍近墓。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舍市傍。又嬉遊爲賈人買賣之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復去。舍學宮傍。乃習俎豆揖讓之禮。遂居之。是爲孟母三遷。

及長。就學歸。母方織。問曰。學何至矣。無以應。母操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如吾斷斯織也。夫學

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成人。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禍害也。孟子懼。且知感動。且夕勤學。遂成大儒。

第二十七節

聶嬰 (聶政之刺俠累)

俠累韓相也。與嚴仲子有隙。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以老母在。辭之。及母卒。政乃爲仲子刺累。因自刺其面。抉其眼。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嬰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而終沒賢弟之名乎。遂死政尸旁。

女史氏曰：政固豪傑士。而其姊亦俠女也。政之所以名施後世者。皆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之也。

第二十八節

王孫賈母 (齊淖齒之亂)

齊淖齒之亂。潛王出走。從者王孫賈失王所在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汝今事王。王走不知其所在。又何歸也。賈乃入市大呼曰：淖齒亂齊國。弑齊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

第二十九節 節乳母 (六國之亡及秦之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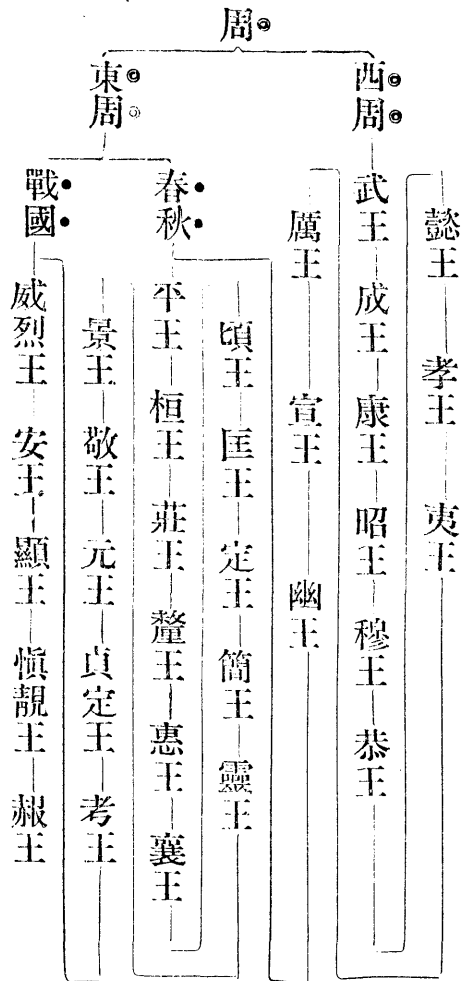
秦自始皇立用白起等以伐三晉遂亡周室又用范雎李斯諸人之策離間敵國君臣出兵東向自近而遠吞滅六國從此而秦遂一統矣。

秦之滅魏也殺魏王盡誅羣公子有少公子爲乳母匿於山中或以告始皇始皇命兵追之因亂箭射其公子乳母以身遮蔽之身中數十矢遂與公子俱死秦王哀之以卿禮葬號曰節乳母。

第三十節 周代之系統表

女史氏按周自武王行封建制度封同姓異姓之有功者爲諸侯以爲國之屏蔽及後王德薄政教不行威權下移由是諸侯之強有力者出而干涉之如五霸如七雄各用其侵略政策以欺侮他國春秋戰國之時代一弱肉強吞之時代也自開國以至亡國雖得八百六十餘年其實則自東遷以後諸侯跋扈王僅虛擁其位耳今將周代傳國之系統列第三表如下。

(三 第 表 統 系)



第二部 中古時代 (上)

第一章 秦代

第一節

范杞梁妻

(秦之改革)

始皇既定天下。因封建之弊。悉廢其制。行郡縣制度。政體專制。刑法酷虐。故中國中央集權之政。制至秦始皇。達完固。而又焚詩書。阬儒生。以愚黔首。銷鋒鏑。殺豪俊。以弱天下之民。時北匈奴爲患。始皇大役民夫。築萬里長城。以拒其南。下有范杞梁者。娶妻三日。卽赴長城之築。及天寒。妻姜氏製衣遠尋其夫。聞夫已死。積骸成邱。莫可辨。姜大哭之。晝夜不絕聲。城忽崩。見白骨數具。姜滴血以驗之。負之而出。潼關力竭不能行。乃置骸於巖下。坐其傍而死。潼關人哀之。因葬其夫婦。立祠以祭之。

第二節

巴寡婦

(秦之內亂)

築城之役。巴蜀郡當役萬人。有寡婦名清者。上書願出家財。募人築附近邊城。以免萬人之役。乃盡出資帛百餘萬。築近城數百里。不費官錢。而民咸不出鄉里。又得工資。而爭效其力。不數

日而城已完固。始皇嘉之，築『懷清臺』以旌其功。

女史氏曰：萬里長城爲吾國古代之偉大建築。北地風沙城垣高峻，當日之大役，民夫有不能勝其勞苦者矣。杞梁夫婦之跋涉萬里，葬身關外，爲土人所哀悼，得千秋之享祀，乃不幸中之大幸。巴寡婦以一女子獨能犧牲家財爲萬人請命，是亦巴郡小民之福也。

始皇沒後，李斯、趙高矯詔廢太子扶蘇而立少子胡亥，是爲二世。信任趙高，嚴刑峻法，民不聊生，國內大亂。

第三節

澤中老嫗

(豪傑亡秦)

始皇以威權統馭全國，大肆其專制之手段。至二世立，年幼性慈，趙高遂乘間愚弄之，作威作福，權傾朝野。故秦自始皇歿後，其專制之威權已不操於君主而旁落散失矣。而又興土木，役民夫，苛政疊出，視之始皇更爲猛厲，物極必反，於是而敢死者出矣。

時則有陳涉、吳廣等奮起於草野而叛秦，山東豪傑響應之，爭殺守令而自立。各奉六國之後而稱王，楚之舊臣項羽亦起兵於楚而西進，大破秦兵於鉅鹿，羽遂爲諸侯上將軍。

沛人劉邦，字季，嘗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道，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

蛇當徑。今爲赤帝子所殺。言訖不見。當項羽之起兵於楚也。劉邦亦起兵於沛。西向攻秦。趙高懼誅。遂弑二世而立子嬰。子嬰立。誅趙高未幾而沛公兵至。灞上子嬰遂出降。

女史氏曰。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大中澤之醉沛公特欲以此斬蛇。劍而斬秦。故假託此老嫗之夜哭。以作此劍勝利之祝詞耳。迷信圖讖乃吾國歷史之污點。赤帝白帝於吾女史乎。何有哉。

第四節 秦代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秦以前之中國。封建亂離之時代也。秦以後之中國。專制腐敗之時代也。始皇并六國。一四海。廢封建而爲郡縣。開千古未有之新制。吾不必謂封建之應廢。亦不必謂郡縣之不善。要之秦之失在於專制之過甚。不在於郡縣之不善。壓力重則拒力大。壓力愈重則拒力愈大。此自古以來世界之專制國所以無不亡之國而亡國之促。未有促於秦者。以其專制之過甚也。嗚呼。爲專制國者可以憬然悟矣。世有疑我言者乎。請閱秦代之系統表。

(系統表第四) — 秦 — 始皇帝 — 二世 — 孺子嬰

第五節

王陵陳嬰之母

(楚漢之爭)

「秦人失鹿天下共逐之。」自此而劉項之分爭起矣。項羽自滅秦之後，自爲西楚霸王，都彭城，封劉邦爲漢王，都巴蜀，共爭天下，相持不下，互有勝負，固不知鹿死誰手也。

初，王陵與漢王同里，常見事之。及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後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陵。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又有陳嬰者，素有才略，衆欲立以爲君。母曰：「汝家先世無大德，舉事必不成。不若擇主而事，事成猶可封侯，不成猶可自免也。」嬰乃從項王起兵，後歸漢，以功封棠邑侯。

女史氏曰：秦之末，天下紛紛，羣雄皆思揭竿而起。此二母者，一則知漢王之終得天下，而戒子事之無二心；一則知舉事之不成，而勸子事人以成功。其識不亦高哉！

第六節

虞姬

(項王之失敗)

項王自都彭城，以巴蜀關中形勝之地讓之漢王。此項王失敗之一絕大原因也。漢王得巴蜀關中，以爲根據地，用蕭相爲相，以張良爲謀臣，而授兵權於韓信，拔趙降燕，更進而滅齊。當是時，彭越有梁，英布有九江，漢王使人說之以抗楚。故項王雖英武善戰，破滎陽，成皋，而終不能

入關中。

楚漢相爭四年後項王以不忍人民之苦戰欲與漢王一決雌雄漢王不允項王乃又與漢王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解兵東歸漢王佯許之用張良陳平之計乘楚兵之東歸而襲擊之。

時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殘妾何聊生』(或云此歌後人所作)項王聞之淚數行下謂曰善事漢王美人曰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請先君死遂自刎。

於是項王乃乘其駿馬潰圍南出至東城僅二十八從騎漢將追之者數千人於是項王乃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百人其雄武有如此者後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王笑曰羽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

美人死後。慕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女史氏曰。項王爲不世出之英物。起兵八載。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史記本紀萬餘言。皆鐵血之歷史也。是書義取別裁。不可悉述。述其與女子界上有關係者。垓下末路。不渡烏江。此乃眞英雄之眞面目。不欲乞憐於人耳。女史氏於秦漢間之人物。思之夢之。而崇拜之者。惟一項王。功在垂成。一旦付諸流水。千古英雄。皆當同聲一哭。司馬遷作史記。列項王於本紀。此遷之眼光最高處。亦史記之所以爲良史也。女史氏讀史記。最愛讀項羽本紀。最愛讀項羽本紀之最後一段。以悲壯之筆。寫悲壯之史。淋漓痛快。令人一讀一擊。節誠吾國史界中不可多得之歷史也。虞姬以絕色美女子。輕生仗義。歌聲初歇。血劍忽飛。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如項王者。斯不愧爲虞姬之王。如虞姬者。斯不愧爲項王之姬。英雄兒女。不當如是耶。彼田橫之死。田橫稱王海島。漢王召之。不屈而死。及田橫之客之殉田橫。田橫之客聞田橫死。一時盡死。無一降者。安知非聞虞項之風而興起也歟。

第二章 兩漢三國時代

第一節 漂母 (漢之一統)

項王既自刎楚地悉定漢王遂卽皇帝位是爲漢高祖時功臣中如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皆得安其舊封高祖慮其叛已而一統之業不固乃於五六年間漸次夷滅之蓋欲私有天下以建專制政府者其手段必殘忍者也

韓信淮陰人漢三傑之一連百萬之兵戰必勝攻必取拔燕趙破齊楚漢之得天下信之功居多然功愈多而高祖之疑忌益深而信死矣臨死歎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臣固當烹

初信微時家貧嘗寄食亭長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怒而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哀而飯之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而信終誌之不忘功成後過淮陰投千金於水以報之

女史氏曰信固一世之雄然其未得志之時被逐於亭長之妻受辱於少年之胯風塵狼狽白眼橫遭而漂母以一老女子具識人慧眼憐之惜之哀之飯之宜信之感入骨髓而欲重

之隨波逐流
尚書：未履
車既乘九不
戒余當預
之聖

報之也。信之千金報漂母。與伍胥之千金報漂女同一大丈夫功成快意事。然母豈望報之人。其「豈望報乎」一語。安知非以信之爲人過於望報。故隱以諷戒之乎。惜乎信徒知母之恩而未解母之意。功成而不再釣魚。結局遂終於烹狗臨死一歎。信其有餘痛乎。嗚呼。淮陰死矣。千古英雄豪傑。到此生死關頭。往往戀戀於富貴利祿。而因以亡身。豈獨一淮陰哉。母之識見。眞高出尋常萬萬。吾願捐數萬黃金鑄漂母銅像。朝陳花果。暮爇芸香。世有淮陰其人乎。盍同來一拜之。

第二節 呂后之亂

漢高帝歿。子惠帝立。多病不能朝。於是大權遂歸呂后。呂后名雉。高祖之后。性殘忍。復妬忌。嘗令永巷囚戚夫人。使之舂。後因斷其手足。去眼。燻耳。飲以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戚夫人者高祖之姬也。

及惠帝歿。后臨朝稱制。盡封諸呂爲王。欲傾漢室。乃未幾而后死。劉氏諸王舉兵圖恢復。陳平周勃等應之。悉誅諸呂。迎立文帝。史稱爲呂氏之亂。

女史氏曰。高祖以泗上一亭長。與項王共起而逐秦鹿。用三傑。定三秦。五年而成帝業。然威

加海內而不能制。一呂雉坏土未乾，蕭牆變起，使平勃不肯交，謹諸呂不皆產祿，則天下豈劉氏有哉？且呂后一殘妬婦，人初爲項王所虜而不能死，酈其食，宮中出入中篝，遺羞以此種無恥婦人而爲開國母。后臨朝稱制，私寵外家，則王莽之篡（見後）在開國時已預伏之矣。視之項王烏江末路，虞美人自刎帳中，其薰蕕爲何如哉？

第三節

緹縈

（文景之治）

文帝爲人慈仁節儉，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意有五女無子，臨行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其少女緹縈傷父言，乃隨父西上，上書文帝，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其意，赦之爲除肉刑，故文帝之時，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及帝崩，子景帝亦賢，國家富庶，故言漢治者必稱文景。」

第四節

伏生女孫

（漢代文學之盛）

自秦始皇焚書後，尙書殘缺不完，諸儒無知之者。文帝時有老儒伏生，年九十餘，知尙書而言詞，佶偃手不能書，伏生有女孫，年十三，知祖父之語而能書，帝命伏生於前殿說詩書，女在旁錄之，書成授帝，大賜金帛，而尙書一經遂傳於後世，女其尙書之功，臣哉。

秦法禁挾書。漢初稍除其禁。然當時學者尊尙黃老之學。至武帝立。甚好儒術。親策賢良。罷黃老百家之言。一宗孔子。於是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諸賢相繼而起。而儒學大振。帝兄河間獻王又好古學。多得先秦遺書。故經術文章至是稱盛。

第五節

夜郎女子

(武帝之征討)

武帝雖好儒術。而亦酷嗜武事。南越、東越、朝鮮及西南諸夷皆討平。其地爲漢之郡縣。又欲滅匈奴。以雪高祖之羞。(高祖爲匈奴圍于白登)屢遣衛青、霍去病等出塞征討之。青等度大漠窮追匈奴。悉定東方之地。

帝又令中郎將唐蒙將兵入夜郎國。夜郎聽約。乃置犍爲郡。

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而視之。得一男。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後爲武帝所殺。而封其三子爲侯。三子死。配食其父。今夜郎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第六節

雋不疑母

(張騫之通西域及霍光之輔政)

匈奴之西有大宛、月氏、身毒諸國。總稱西域。帝欲通之。以斷匈奴右臂。乃命張騫往探之。騫兩

至西域備嘗艱苦西域既通匈奴之勢益孤至元帝時遂亡於漢

漢武帝爲秦始皇以後之英主惜專事征討不能爲民開生利之源故財用不給卒致大困及武帝沒子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奉遺詔輔政專務休養民力之計民困稍甦

時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否活幾何人若多所平反則母喜笑異於當時或無所平反則怒不爲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第七節

楊敞妻

(昌邑之廢)

昭帝崩無子昌邑王入嗣游戲無道霍光欲廢之而立宣帝乃往丞相楊敞家議廢立敞老而懦聞議戰慄不發一言而退入室其妻促之出曰廢昏立明何等大事而畏縮如此明日議成而被滅矣敞乃出定策立宣帝以功封平通侯宣帝勵精圖治郡守之有治效者輒賜書獎勵故漢代多良吏而以是時爲盛

女史氏曰此女膽識勝敞十倍臨大事而不懼處大事而能決非具絕大之才識者不辦以此等女子而以老弱無能之楊敞爲之夫能無媿死後世宦途中人亦有內爲政者往往醜聲外揚名譽喪失蓋楊敞多而敞妻不可遇也

第八節 嚴延年母

漢代雖多良吏而亦有以河南太守斷獄殺人血流成池者則嚴延年其人是延年適殺人母從東方來見之怒曰人倫至重奈何殘酷至此殆不免矣遂不入延年府中後歲餘延年果被殺人莫不賢智其母

女史氏曰中國刑法素稱殘酷而延年之血池尤達極點母見之而大怒母其古代之慈善家乎惜乎延年不能聽母之言而不免於殺視之雋不疑聽母之言而成爲良吏其仁暴爲何如哉賢哉二母皆以慈善爲懷蓋女子心腸視男子多慈一點豈獨二母也哉

第九節 馮婕妤 (宣帝之服屬西域)

宣帝承武帝之志用兵塞外烏桓鄯善莎車車師諸國先後內附及趙充國討先零設西域都護府鎮天山南北三十六國于是葱嶺以西皆屬於漢而號令直頒西域矣帝歿後元帝立有馮婕妤者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不已倍敬重焉

第十節 班婕妤

元帝崩成帝卽位。班婕妤有寵。帝嘗遊後庭。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幸之妾。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女史氏曰。漢代多賢婕妤。而以班婕妤爲尤賢。後庭侍駕。不肯同輦。然以此等婕妤而與之同輦。何異名臣在側哉。

第十一節 桓少君

桓少君。鮑宣之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貴而適貧賤。吾不敢當。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事巾櫛。惟命是從。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邦人稱之。後哀帝時。宣官司隸校尉。

第十二節 平帝王后 (王莽之篡及光武之中興)

漢自成帝以來。外戚王氏久專國政。至王莽。遂有篡漢之心。飾爲儉約。又交結賢士。虛心相待。以收名譽。及平帝卽位。莽又納女爲后。自號宰衡。

時士夫之無恥者多上書頌其功德莽益無忌憚遂弑平帝立孺子嬰自稱假皇帝因篡立國號新。

自莽篡漢後平帝后常稱病不朝時漢宗室劉元稱更始帝起兵討莽劉秀亦與其兄續起兵與更始合大破莽兵於昆陽更始兵遂進攻長安火起將及掖庭后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其父篡漢其女乃爲漢而死在莽常納女之初固意料所不及也。

未幾莽被誅而更始帝亦爲赤眉賊所殺秀用鄧禹馮異等降服諸賊卽帝位於洛陽是爲東漢光武帝。

女史氏曰前漢時代太后之有權者自呂后而後如薄太后竇太后王太后傅太后等皆以女主臨朝故外戚之擅權者其勢甚盛然能永保其權位而不遭夷族之慘者亦寥寥數人耳外戚之擅權盛故漢之待外戚亦酷而擅權之外戚又以漢之待外戚也酷懼其家族之夷滅激成傾奪漢室之想亦勢所必然也顧二百餘年間外戚之擅威權者亦空有傾奪漢室之想而其事終不成卽如王莽之已成其事而漢室之不絕如線終得復其原位者何也一由於高祖得國之初封同姓子弟於要地一旦朝姓有事宗室之強有力者得復復仇之

義。號。召。四。方。勤。王。之。師。不。難。雲。集。一。由。於。漢。政。之。害。民。者。少。王。莽。雖。有。欺。人。之。手。段。而。一。時。所。改。革。之。政。令。多。不。便。於。民。故。人。民。之。思。漢。者。多。而。劉。氏。諸。王。得。因。勢。而。利。導。之。也。

第十三節

張帛曹娥及張婦

初。張。貞。娶。黃。氏。女。名。帛。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湮。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

孝。女。曹。娥。上。虞。曹。盱。之。女。盱。爲。巫。祝。能。按。節。徵。歌。婆。娑。樂。神。五。月。迎。伍。君。〔卽。伍。子。胥〕。逆。濤。而。上。溺。死。不。得。屍。時。娥。年。十。四。招。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而。出。今。世。所。傳。『曹。娥。碑』。卽。其。事。也。

又。東。海。婦。張。氏。已。寡。孝。養。其。姑。姑。憐。其。少。認。己。爲。累。而。不。得。嫁。也。乃。自。經。死。姑。有。女。告。婦。殺。姑。官。不。察。而。處。以。極。刑。東。海。大。旱。三。年。後。知。婦。以。孝。寃。死。乃。自。祭。其。墓。未。畢。而。大。雨。

女。氏。史。曰。之。三。女。者。一。孝。於。父。一。孝。於。姑。而。一。義。於。夫。孝。與。義。一。也。乃。前。漢。時。代。之。賢。女。女。史。氏。不。忍。沒。之。附。錄。於。東。漢。史。之。前。

第十四節

明德馬后

〔馬。援。平。交。趾。及。佛。教。之。入。中。國〕

光武既卽位。專事內治。不復言武事。惟遣馬援平交趾之亂。援初事隗囂。見囂不足爲。乃更事光武。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尸還。安能死兒女之手。時交趾有亂。帝使援討平之。西域有內附者。帝輒謝絕之。

光武歿後。明帝卽位。遣使至印度求佛經。又命聘僧徒建白馬寺於洛陽。使譚譯佛經。是爲佛教入中國之始。

明帝后馬氏。援之女。賢明好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明帝之致治。頗賴后內助。然性謙謹。不敢以家私干政事。章帝卽位。尊爲太后。愈戒飭以盛滿爲憂。故諸馬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及章帝寵竇后。諸竇貴盛。傾馬氏。再開外戚預政之端。

第十五節

曹大家

(班超鎮定西域)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之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

明帝時。命諸將大討北匈奴。又遣班超招諭西域諸國。以殺匈奴之勢。明帝歿。北匈奴誘諸國

破漢軍。章帝乃授兵於班超，使鎮定之。超用以夷攻夷之法，招致烏孫，使破大月氏。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

超，昭之次兄也。時久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家讀作姑）。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昭之長兄班固，嘗爲竇憲典文章。竇憲者，竇后之兄，恃外戚之勢，專權恣肆。後以謀逆受誅，固亦坐逮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畢，帝詔昭就東觀藏書樓踵而成之。今漢書八表、天文志皆昭所續也。

昭又作『女誡』七章，今傳於世。年七十餘卒。太后爲之素服舉哀。

女史氏曰：班姬之才，古今罕有其匹。而宮中恩遇之隆，亦所未有。八表、天文志、洋洋數千言，非特有功於漢史，亦吾國史學界之偉女子也。卓哉班姬！才空千古，非謝道韞（晉人）輩所能望其項背。後世如宋若昭（唐人），庶乎近之。

第十六節 和熹、鄧后（宦官之禍）

和熹、鄧后，功臣鄧禹之孫女也。和帝崩后，與兄鄧騭立殤帝。未一年而殤帝崩，安帝卽位。鄧太

后臨朝以鄧騭爲大將軍。

時水旱十載。四夷內侵。太后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稔。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

女史氏曰。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不接公卿。任用閹人。以通命兩宮。從此而宦官之權。遂益重。故后雖賢明。而寵用外戚。任用宦官。視明德馬后之謙謹。實遜一籌矣。

第十七節

李固女

(外戚之禍)

自鄧太后以來。如安思閹后。順烈梁后。皆以太后臨朝。稱制。梁冀爲梁后之兄。冲帝崩而質帝立。冀專權跋扈。益無顧忌。遂弑帝而立桓帝。桓帝與宦官定議。發兵圍冀第。冀自殺。梁氏皆棄市。

當梁冀弑質帝時。李固以議立嗣忤冀。固知不免於禍。遣其三子李燮歸鄉里。燮姊文姬。賢而有智。見燮歸。默然獨悲。及難作。收固三子。文姬乃以燮屬其父之門生王成。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保。後冀誅。求固後。燮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動人。靈帝時。

燮拜安平相。

女史氏曰：李固之有後，其女文姬爲之也。

第十八節 樂羊子妻

樂羊子，漢儒也。嘗尋師遊學，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積尺成匹。今夫子學業未成而歸，何異斷斯織？」羊子感其言，還復終業。七年不返。妻躬養其姑，無時不至。後盜有欲犯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刃而出，仰天而歎，遂自刎而死。太守聞之，以禮葬，號曰貞義，捕殺盜。

女史氏曰：昔孟母斷織以戒其子，而孟子卒成大賢。樂羊子妻乃斷織以戒其夫，而羊子卒成大儒。一爲母教，一爲妻教。歷史上母教多而妻教少，羊子妻賢矣哉。

第十九節 趙苞母 (鮮卑之入寇)

桓帝崩，無子。章帝玄孫入嗣，是爲靈帝。時鮮卑入寇，劫趙苞之母，載以攻遼西郡。苞是時爲遼西太守，出戰見母，悲號痛哭。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賊悉摧破。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

地間哉。遂嘔血而死。

女史氏曰。趙苞。忠臣也。孝子也。而苞自謂非忠非孝。女史氏則以苞之自責而斷之曰。真忠臣。真孝子也。忠孝不可兩全。於不可兩全之間。而欲求兩全之道。甚覺其難。苞之所遇。天特設此難局。以厄之耳。昔項王置太公（高祖父）於鼎上。以要挾高祖。高祖見之。反激之曰。我杯羹。夫高祖所處之地位。與苞同。而實不同。苞事人者也。高祖則與項王共爭天下者也。犧牲其父。以取天下。忍心害理。莫高祖若矣。幸也。項王有情。太公倖免。使項王而亦如鮮卑之殺苞母。則高祖將嘔血死乎。抑真分食父肉乎。忍哉。高祖有愧趙苞多矣。

第二十節

范滂母

（黨錮之禍）

漢末國內大亂。大權悉歸宦寺。朝野志士。爭尚氣節。競指斥之。於是激成黨禍。靈帝時。捕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餘人。下獄考死。妻子徙邊。從此而正人君子。一網打盡矣。范滂以直節死。其母曰。汝爲忠臣。我爲忠臣之母。又何憾焉。

女史氏按。後宋蘇軾母程氏。嘗讀范滂傳。而嘉歎之。軾曰。兒欲爲范滂。太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爲范滂。我豈不能爲滂之母乎。嗚呼。有是母。宜有是子。二母。其千古之知己乎。

第二十一節 皇甫夫人（袁紹之誅宦官及董卓之亂）

靈帝崩。皇子辨立。何太后之兄何進執政。袁紹勸進誅宦官。然紹等無謀。密召董卓於河東。令擁兵京師。卓未至。宦官已知其謀。先殺進。紹復盡誅宦官。及董卓至。擅作威福。陰懷異志。廢帝辨而立獻帝。從此政權遂落於董卓之手。漢業不復振。於是袁紹、孫堅、曹操等羣雄皆以誅董卓爲名相繼而起矣。

時皇甫規之夫人善作文。能草書。美容色。規卒時。年猶盛。董卓聞其美。欲娶之。夫人知不免。乃詣卓門。以義說之。卓不允。乃責罵之曰：『我大臣妻。義不受辱。汝羌胡雜種。嘗隸我夫帳。今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怒。懸其首於車上。亂箠擊之。罵不絕口而死。

女史氏曰：賢哉夫人。壯哉夫人。烈哉夫人。至今讀其罵卓之言。詞嚴義正。猶覺凜凜有生氣也。自古以來。如董卓其人者。何可勝道。安得夫人也。而一一罵之。

第二十二節 龐娥親

龐子消妻娥親。趙君成之女也。君成爲同邑李壽所殺。有子三人。皆欲報復。不幸俱死。壽喜曰：吾無憂矣。娥親自傷父仇。不報陰市名。刀書夜哀酸。

壽爲人凶豪。有徐氏婦。恐娥親不能制。每諫止之。娥親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不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泣長歎曰。『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也。』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

一日遇壽於都亭之間。便下車扣壽馬。奮力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溝中。被創未死。而刃已折。壽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推其額。右搯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壽所佩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顏色不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曰。『讎殺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益厲。終不肯去。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尉知其難奪。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共表之上。稱其義烈。刊石立碑。顯其門閭。

女史氏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此鬚眉男兒之事也。而娥親以一女子。念父辱之酷痛。感仇人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視荆卿之刺秦王爲何如耶。荆卿名軻。戰國時人。爲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而死。而其雪亡父之怨。釋三弟之憾。則視伍大夫爲尤烈矣。

第二十三節

姜敘母及趙昂妻

(漢末羣雄)

漢末羣雄崛起天下大亂。馬超率羌胡擊冀州。刺史韋康死之時。姜敘擁兵屯歷城。冀州參軍楊阜欲爲韋康報仇。往見敘及其母。以義動之。敘未答。其母慨然曰：「咄！伯奕（敘字）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阜字）哉！人誰無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矣。往矣！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合謀。用計破超。盡殺其妻子。超又襲歷城得敘母。罵不絕口。超怒殺之。當趙昂之與姜敘攻冀州也。昂之子趙月質於超。昂未決。妻王異厲聲謂昂曰：「雪君父之人。恥喪元不足爲重。現一子哉！」昂議遂決。後昂爲參軍。居冀。馬超攻之。異佐昂守備。脫所佩環及黼黻以賞戰士。昂嘗九出奇計。異輒參焉。

女史氏曰：姜敘有母。趙昂有妻。壯哉二婦。其千古女界中之錚錚者耶。而其見義明。遇事決。則雖鬚眉男兒中。此等人亦不可多得尙已。

第二十四節

曹后

(曹操破羣雄及曹丕之篡立)

時曹操以討諸賊有功。乃舉兵挾獻帝以號令天下。自後權勢益盛。擒呂布。滅袁術。破袁紹。有

併吞天下之志。又納其女爲獻帝后。然操雖有篡志。尙憚人言。未敢遽稱帝。及死。其子不遂。僞帝禪位。國號魏。是爲魏文帝。

當魏受禪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次。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擲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敢仰視。魏氏旣立。以后爲山陽夫人。

女史氏曰。西漢之亡。亡於王莽。東漢之亡。亡於曹操。當莽與操之未篡立也。皆納其女爲帝后。其設計也。同而莽女與操女則皆心存漢室。不是其父之行爲亦奇矣哉。

第二十五節

孫策母

(孫氏據江東)

孫策之父。堅以擊敗董卓知名。策時家居。年僅十歲。已知交結賢士。周瑜與策同年。深契之。及堅死。策得父餘兵。討平江東。其弟權繼之。遂僭稱吳王。

先是孫策取廬州後。又徇豫章。功曹魏騰忤策。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女史氏曰。孫氏之兄弟濟美。得王江東。吳夫人之家庭教育。有以養成之也。

第二十六節 二喬 (周瑜)

周瑜嘗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取大喬而以小喬妻瑜策從容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辛苦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二女皆聰慧尤喜讀兵書明方正學(名孝儒死建文者)題二喬觀書圖詩有『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誦關雎』之句其意似譏之

女史氏曰二喬觀書盡人知之而不知其所讀尤喜兵書而吾正以其喜讀兵書也而尤奇之策瑜爲當世之雄然吾安知非閨閣有良師斯用兵如斯神速乎羅蘭夫人喜讀『愛國英雄傳』千古傳爲美談如二喬者其中國之羅蘭夫人乎正學之譏未免太腐

第二十七節 孫夫人 (赤壁之戰及劉備之帝蜀)

涿郡劉備漢裔也有大志與關羽張飛相友善後又得名士諸葛亮深任之始領徐州與操相角遂及操兵下荊州窮迫備亮勸備求援於孫權權遣周瑜與備合兵大破操於赤壁下已而曹丕篡漢稱帝亮因勸備稱帝以延漢祚是爲蜀漢昭烈皇帝

時魏都洛陽領江北十一州蜀漢都成都領梁益二州吳都建業領江南四州號稱『三國』初備破曹後孫權以妹妻之是爲孫夫人夫人通權略好武藝有諸兄風侍婢皆佩刀劍環立

於前備每入心常凜凜。

女史氏曰：二喬好讀兵書。夫人又好武藝。三國時，何多英雄。婦人哉。劉備以當世英雄，慣經血戰，而獨凜凜於侍婢之佩刀。其果娘子軍勝於百萬曹兵耶？後先帝伐吳，殂於白帝城。夫人望江痛哭，投水而死。夫備固漢裔，夫人爲之死，死得其所矣。而夫人爲備而死，夫人之於備，亦云主矣。孫權晚年，猶失節於曹魏，而夫人以一女子，竟能一死報劉。則夫人固巾幗而丈夫者，鄙哉！孫權恨未能以諸葛亮所遺司馬懿之巾幗以遺之。

第二十八節

孫翊妻徐氏

吳孫翊爲丹陽太守，爲嬖覽戴員所孫翊妻徐氏美，覽欲取之。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

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外，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戴員亦爲餘人所殺。徐氏乃還纓，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女史氏曰。智哉徐氏。勇哉徐氏。節哉徐氏。烈哉徐氏。合智勇節烈四大德於一身者。三代以來。吾未見有如此之完人也。

第二十九節

李衡妻習氏

(吳之內亂)

吳孫權死。後亮嗣位。爲孫琳所廢。而立其兄休。是爲景帝。

初李衡素以事侵休。其妻諫之不從。及休立。衡謂妻習氏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習氏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可自詣獄。表列前失。如此當逆見優禮。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

第三十節

辛憲英

(魏之內亂)

魏主芳時。司馬懿與曹爽同輔政。懿忌爽。襲殺之。自專國政。

當懿之閉城門將誅曹爽也。魯芝聞變將出。呼荀敞欲與俱。敞猶豫未決。謀於其姊辛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人云將不利於國家。憲英曰。以我度之。太傅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毋殆就。爽才非太傅比也。敞又欲不出。憲英勸之乃出。事後歎曰。我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女史氏曰。憲英之才識。勝乃兄十倍。誰謂巾幗無英雄哉。

第三十一節 夏侯令女

曹文叔。曹爽之弟也。早卒無子。其妻夏侯令女居常依爽。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以自誓。及爽敗。其家又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又欲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大驚。謂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何自苦乃爾。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女史氏曰。夫死不嫁。此中國女子最優美最完全最純粹之特性也。令女之截耳斷鼻。令女之不幸而令女。且不以爲不幸。而以爲大幸也。司馬懿一代奸雄。心術險狠。手段凶殘。而令女之義。足以服之。此其所以爲令女也歟。

第三十二節

王經母

(吳蜀之亡及晉之一統)

蜀漢昭烈帝崩後。丞相諸葛亮奉遺詔輔後主嗣位。通好於吳。使共拒魏。亮有興漢之志。乃討平南夷。以免內顧之憂。遂上表請出師伐魏。嘗六出祁山。司馬懿畏之如虎。不敢出。亮以巾幗遺之。

司馬懿死後其子師與昭相繼執政皆有篡魏之心魏主芳廢後髦嗣位謀誅昭而反爲昭所弑并收尙書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遂含笑而受刑

女史氏按是時蜀漢諸葛亮已死姜維代之自負才武亦屢伐魏司馬昭患之乘蜀政內亂滅之蜀漢遂亡夫亮爲三代下第一流人物諸葛不死蜀漢不亡然諸葛決不能長生則蜀漢亦決不能不亡卽長生矣而武侯亦不敢自必曰蜀清必能不亡蓋五月渡瀘六出祁山武侯亦不過曰少盡人事而已

司馬昭自弑髦後自封晉王及子炎嗣受魏禪國號晉聞吳王皓荒淫無度乃用羊祜謀取吳時吳有名將陸抗未敢加兵及抗卒晉遂滅吳而統一天下自漢末中國分裂至是始復一統

第三十三節

兩漢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前漢亡於外戚光武帝中興後鑒於前失漸抑制之迨嗣君庸弱外戚之權復盛其後外戚又皆由宦官以進其女宦官本侍奉奔走之人刀鋸之刑餘耳外戚旣借重於此等人則不能輕視而抑制之由是外戚宦官互相結合互相牽制外戚之外又多一宦官之

禍而政。府既不能制。外戚反欲利用。此宦官以爲防。外戚之具。以鞏固其專制。政治之基。而宦官又終不可恃。漢事遂不可問矣。故後漢之末。朝政日非。威權旁落。外戚宦官爭播弄之。高節之士。皆潔然引去。而橫議於草野。宦官恨之切齒。目爲黨人。而禁錮荼毒之。由是而國家之精神。盡漢祚亦因之而斬矣。故兩漢之時代。女史氏敢斷言曰。外戚宦官權力消長之時代。耳。當日之所謂帝主者。舍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外。皆不過虛擁帝號。如木偶泥人。一切政權。非操之於外戚。卽操之於宦官。而攬其總權者。則多女后也。今將兩漢相傳之系統列表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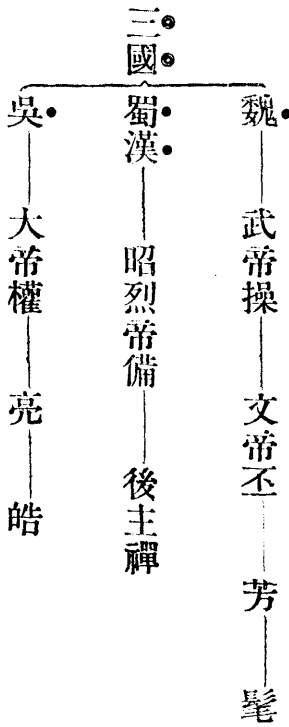
(五 第 表 統 系)



第三十四節 三國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東漢之末羣雄崛起曹操欲以詐力驅羣雄藉致一統之基業而劉備孫權等並起而爭之操之全勝之勢因而大挫蓋是時國家雖已分裂民心未忘漢室操欲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劉備得以漢裔之名義壓倒之孫權得以江東之兵力牽制之故終操之世未敢實行篡立迨其子曹丕稱帝嗣君不武政權又落於司馬氏之手而遂移其祚嗚呼操固一世之雄自比文王而以篡立之事待之於是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其計亦奸險極矣而孰知司馬氏之卽以其道還治其人耶阿瞞有知當曰仲達可兒輸他一著

(六第表統系)



第三章 晉代

第一節 賈后及八王之亂

晉武帝平吳。以爲天下無事。盡撤兵備。鑿魏之孤立而亡。乃封其親族子弟於要地。以爲王室之屏障。然以詐力取天下者。終不能深服人心。以專制治天下者。每不能制其家族。故終晉之世。禍亂時作。而賈后及八王之亂。卽起於帝歿之後。是亦武帝所不及料也。

初。皇太子衷。性不慧。武帝爲納賈充女爲妃。妃名南風。多權術。太子嬖而畏之。武帝歿。太子嗣位。妃爲皇后。遂專政焉。

后淫悍好殺。弑太后楊氏及太子遹。晉宗室趙王倫憤之。舉兵殺后。因廢帝而自立。而宗室諸王。又假復帝位爲名。共討殺倫。凡十六年間。骨肉相殘。前後八人。史稱爲八王之亂。

女史氏曰。漢之初有呂后專權。而漢祚幾移。晉之初有賈后專權。而晉室幾危。呂后是侵奪其子。惠帝之權。賈后是侵奪其夫。惠帝之權。而兩惠帝之所以喪失其權。不能恢復者。雖由於其母。其妻之強悍。亦兩惠帝一幼一嫠。有以致之也。嗚呼。漢高。晉武。皆能取天下。以傳之子孫。而終不能使其子孫之必賢。坏土未乾。家庭變起。九京有知。不瞑目矣。

第二節 鄭妻

鄭妻孫氏。曹氏其繼室也。武帝時。妻爲司空。其子鄭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恐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顏色焉。

初。孫氏瘞於黎陽。及妻死。議者以爲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也。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兒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焉。

第三節 綠珠

綠珠。姓梁。博白人。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美而豔。善歌舞。崇館之金谷園中。自製明君歌。教之。又製懊惱曲。贈焉。孫秀聞其美。求之不得。乃譖崇於趙王倫。族之。崇時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女史氏曰。御府所祕古來丹青。以曹不興之『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謝雉之『烈女貞節圖』爲第二。雉。西晉時人。而所謂烈女者。卽指綠珠。則綠珠之事。在當時已流布丹青矣。夫綠珠之死。不可謂不烈。所可惜者。爲石崇耳。樓頭躍下。其猶投閣之揚雄乎。雄事王莽。千古紅顏。須知自愛。不宜輕伴錢奴也。

第四節 李秀

李毅者，邦人也。爲寧州刺史。時歲飢，五苓夷強盛，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固守其城。城中食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女史氏曰：勇哉李秀！其女界之張巡乎（見唐代）

第五節 劉娥、劉英（五胡之亂及西晉之亡）

當是時，朝野士夫多宗尙老莊之學，專事清談，殆無一人憂及國事者。而五胡之亂遂作。先是，匈奴人劉淵見晉室不靖，思復匈奴故業，自稱漢王。於是羯人石勒、氏人李雄、鮮卑人慕容廆、羌酋姚弋仲等皆乘機竊發，海內大亂。已而淵稱帝於平陽，及死，其子劉聰立，使石勒爲將，攻長安，懷愍二帝先後陷於劉聰，而西晉遂亡。

劉娥字麗華，性聰慧，晝營女工，夜誦詩書，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漢劉聰召拜爲后，將起謁儀殿，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聰怒，將斬之。后密勅停刑，手疏自責，而請赦元達。聰覽表，變色，謂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媿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娥姊英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治過於娥初與娥同拜左貴嬪。

第六節 愍懷太子之妃

愍懷太子之妃王氏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而拒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誓不爲逆奴所辱屬遂害之。

女史氏曰惠風拒屬之言與皇甫夫人之罵董卓同一詞嚴義正足令逆奴喪膽嗚呼如惠風者斯不媿爲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矣而當時竟有以天子之后一再失節於逆奴而稱其爲開基之聖主者。

第七節 羊后

初惠帝羊后屢爲諸王所廢立劉曜陷洛陽虜納之及劉聰卒而劉曜稱帝問后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同語彼貴爲天子一婦一子及身三耳尙不能庇妾爾時實不欲生以爲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寵之復以爲后。

女史氏曰。羊氏以一朝天子之后。失節於虜。而不以爲恥。且詆惠帝爲亡國暗夫。而譽劉曜爲開基聖主。其事其人。錄之足以汚我女史。而今竟不嫌其汚。而錄之者。所以爲世之爲羊氏者。戒。并以爲專制國之君主者。戒。彼帝制自爲者。當其盛時。擁最高之位。享無上之權。其富貴足以涵蓋一世。及後王不武威權下移。不旋踵而國滅身死。妻妾改嫁。其子若孫。有欲爲丐夫而不得者。嗚呼。雄風安在。末路如斯。當初惟我獨尊。到底爲人作嫁。治亂興亡。古今一例。豈獨司馬一家然哉。

第八節 梁緯許延之妻

當劉曜攻陷西都時。進兵涇陽。獲將軍梁緯。殺之。緯妻辛氏。有殊色。曜欲妻之。辛氏據地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乞卽就死。曜曰。貞女也。聽自殺。以禮葬之。

又許延妻杜氏。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驥所害。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大罵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甯當久活哉。我杜家女。豈爲賊妻耶。驥怒殺之。

女史氏曰。辛氏之抗拒劉曜。其言正而婉。杜氏之抗拒李驥。其言正而激。然其不願苟活。一

死。殉。義。則。一。也。

第九節

荀灌

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會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幼有奇節。時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之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竟達覽所。乞師。又爲荀書。求救於周訪。訪卽遣子帥兵。與石覽共往救援。會乃遁去。城賴以全。灌之力也。

女史氏曰。荀灌挾一片義勇之氣。從人馬躡躡之中。衝圍而出。乞師於石覽。求救於周訪。東馳西驟。跋涉山河。固古來之奇女子也。而援師一至。杜會遁去。安老父於垂危。生城民於將死。是又古來之第一孝女子。第一俠女子。彼木蘭之代父從軍。安知非聞荀灌之風而後起也歟。

第十節

朱序母

(晉室東遷及淝水之戰)

懷愍二帝被擄。後元帝卽位於建康。保有江南之地。是謂東晉。晉室之良臣多南渡。王導勸帝優禮賢士。克已勵節。一時賴以治安。故導有江左管夷吾之譽。繼王導而起者有謝安。亦東晉

之人才也。秦王苻堅嘗起兵攻晉，安使謝元、謝石等禦之於淝水，逆擊而破之。時朱序爲梁州刺史，秦兵攻城，序母韓氏聞其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率百餘婢及城中女子，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世謂之『夫人城』。

女史氏曰：夫人之才識，眞有不可思議者。美哉！夫人城美哉！夫人城凡鬚眉男兒過此，皆當退避三舍。

第十一節 謝道韞及劉臻妻

王凝之妻謝道韞，謝安其叔父也。聰識有才辯。安嘗內集，俄而下雪，安問曰：『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傳誦一時。後王氏爲孫恩所害，道韞舉措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已而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道韞風韻高逸，敍致清雅。劉柳嘗曰：『瞻察其顏色，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之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有濟尼者，往來二家，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新玉映，自是閨中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甚富，並傳於世。時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辨，善屬文，嘗於正旦獻『椒花頌』。

女史氏曰。晉之世。何才女之多也。謝女詠絮之才。劉妻椒花之頌。至今香閣中。猶傳爲韻事。而時則復有以廷尉之弟。太守之妻。操一枝生花筆。而倡一種簪花格。爲一代名書家之親炙師者。則衛夫人是。

第十二節 衛夫人

夫人名鑠。字茂漪。展之女弟。李矩之妻也。工隸書。尤善規矩真草。如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嘗著『筆陣圖』。袁昂評其書法。如『簪花美女』。王羲之幼學書。及年十二。學功日進。嘗師事夫人。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子見用筆訣也。他日必蔽吾書名。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矣。

女史氏曰。論兩晉之善書者。必曰王右軍。蘭亭一序。千古奉爲墨寶。豈知右軍當日亦嘗執贄北面。從簪花座下。拜過裙釵耶。

第十三節 陶侃之母 (東晉之外患內亂)

當是時。中原淪喪。外族內侵。如漢趙。後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夏。成。南燕。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等國。皆各據一方。稱王道。帝而晉室諸臣之有權力者。又皆有覬覦帝室之心。不能專力。

中原建恢復之業。雖有陶侃祖逖溫嶠等熱心時事。不顧身家。而大局已糜爛。不可收拾。故終晉之世。偏安江左。而疆土日蹙也。

陶侃家素貧。其母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者。一日天大雪。范逵留宿其家。湛氏自剉其所臥新薦。以給其馬。又密截已髮。賣與隣人。以供肴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而侃終以功名顯焉。

第十四節

何無忌之母 (劉裕之討桓元)

晉代外患之劇烈。爲上古所未有。東遷以後。加以內亂交作。王敦蘇峻等相繼叛反。晉室遂一蹶不振。以至於亡。

時有桓溫者。亦王敦蘇峻一流也。破秦滅蜀後。威名大振。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未幾卒。其子桓元自負門第。舉兵反。卒篡帝位。時劉裕以討諸賊有功。鎮京江。與何無忌謀誅元。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其弟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常思報復。卒不遂。及劉裕與無忌定計討元。劉氏察知之大喜。乃說桓元當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第十五節

陶潛妻

(東晉之亡及宋魏之並時)

劉裕既誅桓元後。又滅西燕。後秦權勢日盛。遂自封宋王。尋受晉禪。國號宋。是爲武帝。晉臣悉降。惟潯陽陶潛。以先世曾爲晉輔。恥臣之。屢徵不就。妻崔氏亦與同志。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能安勤苦。

女史氏按潛字淵明。號靖節先生。陶侃之孫也。吁。如先生者。斯不愧爲陶侃之孫。如崔氏者。斯不愧爲先生之妻矣。

時西秦國勢亦大挫。而江北諸地均爲羣雄所割據。迨拓跋氏起。兵盛樂。剪滅羣雄。國勢日強。自長江以北。遠至塞外。皆屬之。故是時天下分爲南北。宋居江南。曰南朝。魏居江北。曰北朝。魏拓跋氏之國號也。

第十六節

晉代之婦女

女史氏曰。兩晉時代之人才。遠不逮三國。清談廢務。浮文妨要。豈當時之風尙使然耶。五胡亂華以後。遂令中原土地淪喪於外族。斯誠吾中國千古以來未有之奇恥。而當日之所謂卓卓宰輔者。方且以風流自命。陶情絲竹。佚志琴棋。吁。袞袞諸公。恢恢大度。豈果甘作小朝。

廷。而。不。知。羞。恥。耶。百。餘。年。間。欲。求。一。以。國。事。爲。懷。有。丈。夫。氣。者。舍。聞。雞。起。舞。之。祖。逖。渡。江。擊。楫。之。陶。侃。灑。淚。登。舟。之。溫。嶠。數。人。外。竟。難。其。選。也。而。女。子。之。以。義。烈。武。德。著。者。如。李。秀。之。破。夷。惠。風。之。罵。賊。苟。灌。之。乞。師。朱。序。母。之。御。秦。兵。陶。潛。妻。之。不。忘。故。國。皆。忠。肝。義。膽。俠。骨。慈。腸。洵。足。爲。吾。女。界。光。洵。足。爲。吾。中。國。之。女。界。上。一。洗。其。柔。弱。無。能。依。賴。成。性。之。恥。其。生。平。之。歷。史。已。略。述。於。前。矣。吾。女。界。不。可。爲。無。人。矣。而。此。外。賢。德。之。女。子。更。有。紀。不。勝。紀。者。再。略。述。其。一。二。罔。女。史。氏。應。盡。之。天。職。亦。女。史。氏。無。窮。之。快。活。也。

(一)
(鍾郝)

王渾之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繇之曾孫女。數歲卽能屬文。及長。聰慧宏雅。博覽紀籍。美容止。善嘯咏。禮義法度。爲中表所則。渾弟湛娶東海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亦不以貴凌郝。故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而後世稱婦人之治家。有禮法者。必曰鍾郝。

(一)
(張茂妻)

張茂之妻陸氏。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

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罪。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太僕。

女史氏曰：張茂不能討沈充，而其妻能討之。追贈太僕，得死後之榮光，茂亦何幸而有是妻哉。

(一) (皇甫嬪)

皇甫謐，字士安，早喪父母，寡嬪撫之。謐初不好學，嬪泣曰：吾家世凋零，子復不好學，吾死羞見汝伯似於地下矣。謐亦感泣，勤學不輟，遂成大儒。

(一) (鄧攸妻)

鄧攸字伯道，與妻避難山中，負己子與弟子，無食力竭，勢難兩存，妻曰：己子可再生，亡叔止此一子，不可棄也。攸乃棄己子而留姪，鄧綏。

女史氏曰：皇甫嬪撫姪而成人，鄧攸妻棄子而留姪，世之爲人，嬪母者皆當以之爲法。

(一) (張夫人)

當秦王苻堅之將寇江左也，羣臣切諫不從，所幸張夫人明辨有才識，亦上疏切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遂興兵，果大敗。

女史氏曰。軍旅之事。亦婦人所當預。何也不觀李秀荀灌之事乎。而苻堅之言。若此其敗也。亦宜。

(一) (宣文君)

時周官殘缺。遂失其學。江左士大夫。皆尙清談。儒學不振久矣。而秦苻堅獨欲訪問古學。太常韋逞之母。年已八十餘矣。世習周禮。秦王聞之。封爲宣文君。命陞堂講解周官六典。生儒環繞聽講者百餘人。而周官之學。遂明於世。

女史氏曰。尙書以伏生女而傳。周官以宣文君而明。閨門才女。亦聖門功臣。而今各經傳授之系統。中絕無二人。姓。字。何哉。

(一) (蘇蕙)

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如迴文璇璣圖。以寄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淒婉。

女史氏按一說滔鎮襄陽。携寵姬趙陽臺往。蘇氏織錦成迴文。以寄滔。遂情好如初。(廻文。廣八才。五彩相宣。凡八百四十字。得詩三百首)如前之說。則蘇氏不免於思。如後之說。則蘇氏不免

於怨。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而吾之所以錄蘇氏者。不取其事。取其心思之巧也。八寸方錦。繡詩三百。以如此之靈心妙手。而使之任今日刺繡之女教員。必能於中國女子界上。獨樹一五色旗幟。

(一) (段氏)

劉伯玉之妻段氏。性妬。伯玉讀洛神賦(見文選)曰。娶婦若此。吾無憾矣。段氏曰。奈何以水神美而輕我。是夜遂自沉於淵水而死。後其地爲『妬婦津』。

女史氏曰。妬。至於此。亦云奇絕。吾於此有觀止之歎矣。妬婦津一名直可。與夫人城並傳千古。而後世之妬婦。抑何多耶。其果飲妬婦津之水。而爲其所染歟。

(一) (荷登妻)

荷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終以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甯不照鑒。尊怒殺之。

(一) (慕容垂妻)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爲凡人妻。妹亦曰。我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後元妃歸垂。而季妃歸范陽王德。卒如其志。

女史氏曰。爲凡人妻。爲庸夫婦。此世界上第一恨事。千古多少失意之女子。當同聲一哭。

(一) (段豐妻)

慕容德之女。有才慧。善書史。年十四。適段豐。豐爲人所譖殺。德欲以氏改嫁。壽光王餘熾氏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克日成禮。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觀之甚喜。經再宿。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夜密書其裙帶曰。死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

女史氏曰。晉政衰微。風節掃地。而慕容氏輩獨能懸梁自盡。視死如歸。豈非庸中佼佼者哉。

(一) (虞潭母)

虞潭早孤。母孫氏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慧。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卽日訓以忠義。故得

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守南康。杜弢搆逆。潭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饋戰士。遂克捷。

(一) (尹虞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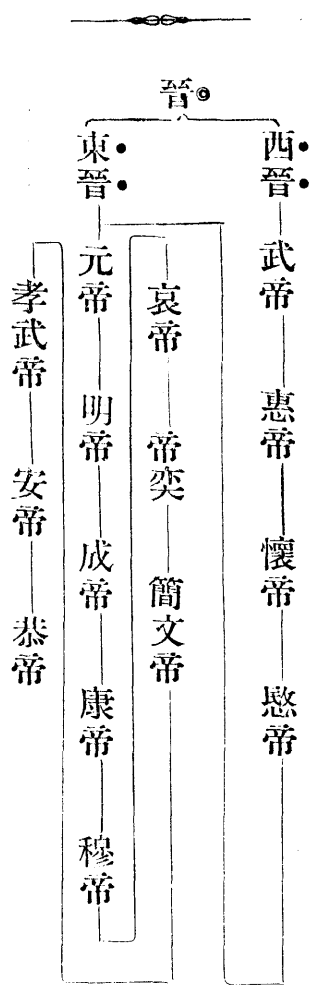
又杜弢搆逆時。始興太守尹虞。亦起兵討之。戰敗。虞有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二女曰。吾父二千石。終不爲賊辱。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第十七節 晉代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司馬氏受禪於曹魏。而授其禪於其臣劉裕。其得國也。以權力與詐力。強取之。其失國也。非甘心授禪於劉裕。亦由於劉裕之強迫而已。夫以強權得國者。終必以權力之喪失。而致失其國。此興亡之替代。亦因果之循環。蓋專制國之君主。雖有萬世帝王之妄思想。而天演界之公例。決無萬古不滅之專制國。或數百年而亡。或數十年而亡。均視其權力之消長而定。可斷言也。故專制政府。無推倒之一日。卽國家無永久之和平。人民無和平之幸福。茫茫禹甸。變亂相循。一血肉交戰之場耳。女史述史至此。上觀下察。不禁痛哭流涕。於專制之流毒。而有無限之祝望。無端迴繞於筆間。讀我女史者。亦有所感乎。今將兩晉之系

統列表於後

(七第表統系)



第十八節

晉代割據諸國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晉代共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然此十五帝中能保有帝權者不過三人。此一百五十六年中。能治安無事者不過二三十年。自懷愍二帝北徙後。外族之侵略日甚一日。晉不過保有江南一隅之地。名爲帝國。已失其統治權。僅有此朝不保暮之小朝廷。以苟延殘喘而已。今將當日割據諸國之系統列一略表於下。以備讀史者之參考焉。

漢 <small>趙即前</small>	國名	國	祖	種族	所據地	今	地	被滅國	傳世	紀年
劉淵										
匈奴										
平陽										
山西平陽府										
後趙石勒										
六										
二六										

(八 第 表 統 系)

後燕	前燕	西涼	北涼	南涼	後涼	前涼	西秦	後秦	前秦	後趙	成
慕容垂	慕容皝	李暠	沮渠蒙遜	秃髮烏孤	呂光	張軌	伏乞國仁	姚萇	苻健	石勒	李雄
鮮卑	鮮卑	漢	匈奴	鮮卑	氏	漢	鮮卑	羌	氏	羯	氏
中山	龍城	敦煌	張掖	廉州	姑臧	姑臧	苑川	長安	長安	鄴	成都
直隸定州	直隸承德府	甘肅安西府	甘肅甘州府	甘肅西甯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蘭州府	陝西西安府	陝西西安府	直隸盛德府	四川成都府
馮跋	秦苻堅	北涼	魏太武	西秦	後秦	秦苻堅	赫連定	劉裕	後秦	冉閔	東晉桓溫
五	二	二	二	三	四	九	四	三	六	七	五
二六	三四	二二	四四	一八	一八	七五	四七	六三	四四	三四	四四

南燕	慕容德	鮮卑	廣固	山東青州府	劉裕	二	一三
西燕	慕容冲	鮮卑	平陽	山西平陽府	後燕	五	一〇
北燕	馮跋	漢	和龍	直隸盛德府	魏太武	二	二八
大夏	赫連勃勃	匈奴	統萬	甘肅甯夏府	魏太武	三	二五

第四章 南北朝及隋代

第一節

魏馮太后 (齊之篡宋及魏孝文之治)

東晉以來天下分裂。至南北朝時代紛亂之勢益甚。宋自劉裕得國。傳至文帝。其後暴君相承。以殺戮宗室爲事。至帝昺。狂暴尤甚。尋爲將軍蕭道成所弑。篡其位。是爲齊高帝。初宋明帝時。北朝魏孝文帝卽位。馮太后專政。后猜忌多智。并有所幸李奕。孝文性至孝。事之能承顏順志。后忌其英敏。欲廢之。盛寒閉空室。絕其食三日。因大臣固諫。乃止。帝初無恨意。又有宦者譖帝於后。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及后崩。帝哀毀過禮。亦不追問譖之者。帝勵精圖治。日夕不倦。史稱其時有太平之風。

第二節

魏胡太后 (魏之內亂及梁之篡齊)

齊高帝既篡。宋數傳而爲蕭鸞所篡。其子寶卷無道。屢誅大臣。所愛潘貴妃。名玉兒。帝嘗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步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奢縱無節。蕭衍遂起兵篡之。是爲梁武帝。時北朝魏孝文帝已崩。宣武帝立。魏政寢衰。及宣武帝崩。太子翊立。是爲孝明帝。年六歲。母胡氏爲太后。臨朝。清河王懌。美風儀。后悅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後孝明漸長。后自以所

爲不謹。務爲壅蔽。母子嫌隙日深。尋爲后所酖死。高歡勸都督爾朱榮以清君側爲名。舉兵至洛陽。迎立孝莊帝。執后而沈之河。

女史氏曰。孝文之孝。固不可多得。而馮后雖餓帝杖帝。諸般虐待。而終未酖之。此馮后之所。以尙得令終。而胡后遂不免沉河之慘耶。

第三節 房愛親妻

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皆當時名士。景伯後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

貝州人列子。不孝。更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崔氏。崔氏令景伯召其母。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令其子侍立堂下。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又旬餘。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

第四節 楊氏

楊氏者。苻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姻親皆求利潤。惟楊獨否。姊每遺以衣服。多不受。與之奴婢。亦不肯受。常衣布衣。自執勞事。承祖每見其寒苦。使人乘車迎之。則勵志

不起。使人強舉於車上。乃大哭曰。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

女史氏按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而楊氏竟以衣裳敝陋而免。甘貧賤。而却富貴。卽以貧賤而免禍。患癡姨到底不癡也。

第五節

魏孟太妃及劉氏

(侯景之亂及魏梁構兵)

印度佛敎自漢明帝時入中國。至梁時而極盛。武帝又酷信之。布衣長齋。常捨身寺院。至末年乃有侯景之亂。景本東魏之叛臣。以地來降於梁。已而梁主與東魏和。景疑懼而反。陷建康。囚梁主。梁主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死。

初梁與東魏未和之時。兩國屢興兵相攻。魏揚州刺史王澄。日率衆攻梁。將軍姜慶眞乘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澄母太妃孟氏。鉅鹿人也。勒兵守陴。激厲將士。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城賴以全。而時則又有以梓潼太守之妻。而代其夫權軍國事。以却強寇者。則苟金龍之妻劉氏是。金龍領關城戍。主會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用計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城中絕水。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

貯之。於是人心益固。而梁兵終退去。

女史氏曰。慶眞之襲。與高景之叛。同一局面也。而澄之母。龍之妻。均能措置自若。轉危爲安。非有魄力。有智慧。有才識者。不能是二婦者。乃女中之韓范腹中。皆有數萬甲兵者也。彼梁夫人之擊鼓退金兵。何足爲異。吾獨異乎。當時之梁將堂鬚眉男子。豈果無一人可以羸彼巾幗耶。吁。巾幗之中。到底大有人在。寄語普天下鬚眉男子。幸勿藐視彼巾幗也。請復述木蘭事。

第六節

木蘭

木蘭者。商邱人。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木蘭乃從容進言於父曰。妾雖兒女。然略知武事。願代父從征。乃洗脂粉。去環珮。改作男子裝。告辭而去。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也。

女史氏按一說。木蘭姓花。父名弧。北魏時人。要之。木蘭乃奇女子。俠女子也。以伶仃孤苦之身。跋涉於萬里之外。視縵縈之上。書陪其艱苦。而其勇往直前之氣。概足以睥睨一世。其人事膾炙人口久矣。乃吾女史上空前絕後之大人。物而何必拘拘於蕭梁元魏而論木蘭哉。

第七節

女學士

(陳之篡梁及後主之荒淫)

梁武帝歿後。子簡文帝立。侯景復弑之。陳霸先乃起兵討景。殺之。尋受梁禪。國號陳。是爲陳武帝。

數傳而至宣帝。宣帝崩。太子叔寶立。叔寶耽淫樂。所寵張貴妃。名麗華。聰慧有神采。叔寶起三高閣。飾以珠玉。間以珠翠。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妃居『望仙』。複道往來。又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江聰雖爲宰輔。不親政務。與妃嬪狎客。日夕酣歌。使諸貴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自此政刑墮紊。文武解體矣。

第八節

楊堅女

(隋之統一南北)

魏自南遷之後。漸失其勇武之本。來一變而爲奢侈文弱之俗。國勢遂衰。分爲東西。後東魏奪於北齊。西魏奪於後周。已而北齊又爲後周所併。

周主斌卽位。立楊堅女爲后。政歸楊氏。及斌殂而闡立。堅矯遺詔以己輔政。尋受其禪。是爲隋文帝。自五胡亂華。至是中國人始主北方。

文帝得國後。遂遣將伐陳。韓擒虎入建康。叔寶從宮人千餘人出景陽殿。自投於井中。既而軍人窺井。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隋軍俘之而歸。井卽『景陽井』。後人名爲『辱井』。

女史氏按。自晉元年以來。江左相承者五代。凡二百餘年。始爲隋文帝所并。漢土復歸於一。

第九節 洗夫人

譙國夫人洗氏。馮寶之妻。馮僕之母也。幼賢明。多籌略。善用兵。初寶爲高涼太守。高州刺史李遷仕謀反。遣杜平虜將兵逼南康。洗氏用計破之。

陳高祖時。寶卒。僕爲陽春守。歐陽紘誘僕欲與同反。僕遣使告夫人。夫人曰。吾兩世忠貞。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紘徒潰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

陳亡後。拒守南康。隋文帝遣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夫人集首領數十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兵出迎。蓋是時僕已死也。

後番禺夷王仲宣反。圍韋洗夫人。遣孫馮盎帥衆援洗。會裴矩擊斬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綿繖。引轂騎。詔使裴矩巡撫二十餘州。矩承制還朝。夫人乃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

高州刺史贈寶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其便宜行事。

女史氏按夫人本蠻酋之女。諸蠻素服其信義。故嶺南有變。得夫人以鎮之。則不戰而自平矣。雖諸葛武侯之服南蠻。亦不是過。

第十節 王舜

王舜。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夫婦所害。舜時年七歲。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仇之志。長忻不爲備。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納。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至使父仇不報。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仇。汝意如何。二妹皆垂首涕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死。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之。特原其辜。

女史氏曰。孝哉。王舜。其龐娥親後第一人哉。

第十一節

宣華夫人

(隋煬帝之荒淫)

宣華夫人。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陳亡後。選入宮。文帝疾。夫人侍出更衣。爲太子廣所逼。拒之得免。文帝怪其顏色有異。問之。夫人泣曰。太子無禮。文帝恚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俄而暴崩。太子遣使齎黃金盒緘封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爲鳩毒，發之，乃同心結也。恚而却坐，不肯拜。諸宮人逼之，乃拜。是夜遂爲太子所承。太子何人？煬帝也。

女史氏曰：煬帝之荒淫無道，人人知之。茲姑勿論，而夫人以陳帝之女，陳亡而不能死，猶可也。爲煬帝所逼，而又不能死，是夫人乃一貪生苟活之蠢婦人，拒之得免，恚而卻坐，乃一點羞恥心，偶然發現，惜其旋即消滅耳。錄之以戒世之首鼠兩端，猶豫不決而失其貞節者。

第十二節

吳鋒仙（煬帝之虐政）

隋文帝之暴崩，實爲煬帝所弑。卽位以後，淫侈暴亂，復好大喜功，營宮殿，開運河，以供南北巡遊之便。自長安達江南，置離宮四十餘所。

有宮妃吳鋒仙者，善畫長蛾眉。由是宮嬪御皆倣之。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綠』，出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獨鋒仙得賜眞者。帝每倚簾顧之，曰：『古人云：秀色可餐，如鋒仙者，眞可療飢矣。』

第十三節

紅拂（煬帝之征討及唐室之興）

帝又增築長城，加之好事，遠征高麗，不服。帝三次用兵討之，卒無功。死者相枕，舉國騷動矣。

既帝大肆淫虐而相國楊素又奢縱李靖微時嘗謁見之有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帶帽者扣門而入脫去衣帽則一美女子也自言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願託喬木耳靖遂與之俱適太原時太原留守李淵奉命防突厥戰敗有罪靖遂與淵子世民勸淵舉兵又得突厥之援拔長安立恭帝卒受其禪是爲唐高祖

女史氏曰楊素尸居餘氣本不足以托身而深夜叩門絲蘿願訂與卓文君之奔司馬相如(漢人)相似然李文靜乃一代人物其謁見楊素時一微賤書生耳而紅拂無端邂逅一見傾心識英雄於不得已之時拂眞慧眼哉是拂之從李乃崇拜英雄之心所爲與卓文君相似而實異也

第十四節

朱貴兒 (隋之亡國)

煬帝時幸江都見中原有亂亦不自安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蓋亦自知不免矣遂無心北歸欲保江都時從駕多關中人以思歸故謀亂宇文化及夜引兵入宮宮人奔散獨宮女朱貴兒罵曰皇上以天寒賜汝等

以衣帛。曾幾何時。乃敢謀逆耶。化及等欲縊帝。貴兒以身蔽之。化及乃先殺貴兒。然後弑帝。女史氏曰。煬帝一生專事淫樂。吳絳仙蠶。寵幸無比。而宮中變起。以身蔽之者。惟一朱貴兒。貴兒其不可及哉。

化及弑帝後。遂自立爲王。王世充亦自稱鄭帝。互相攻伐。或侵及唐。唐高祖乃遣世民等討平之。河南北地悉定。未幾諸國皆亡。而唐遂一統。唐取天下。世民之功也。世民者。卽後威服外國之唐太宗也。

第十五節

南北朝及隋代之系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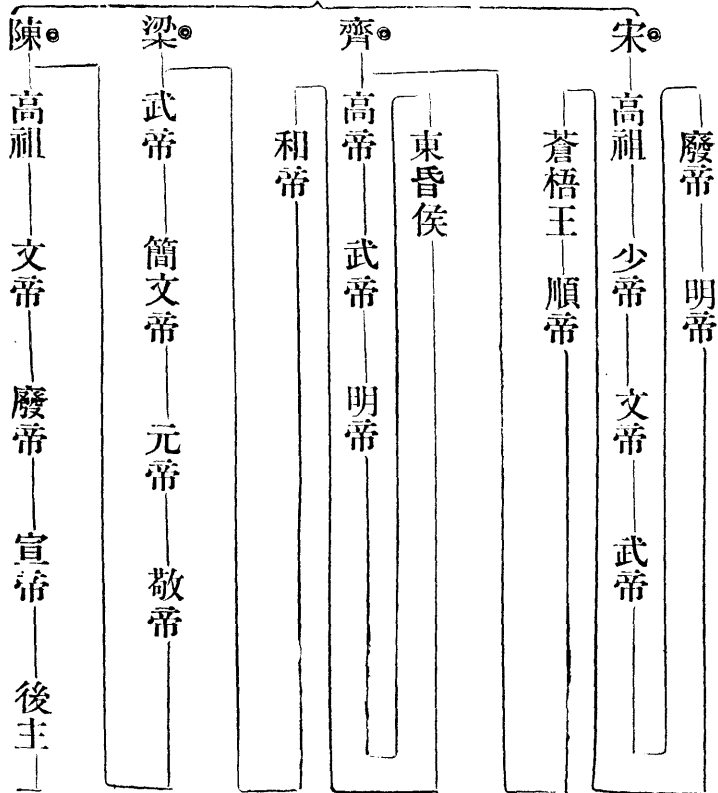
女史氏曰。自劉宋得國以後。與拓跋魏南北分治。迄於隋之混一。南北凡百餘年間。其紛亂之勢。更甚於東晉時代。南朝自宋而齊。而梁。而陳。北朝自魏而東魏。西魏。而北齊。北周。篡奪之事。層見疊出。而所謂國主者。每不能久安。其位復不能長保。其國或三。四十年。而其主易姓矣。或二。三十年。而其國分裂矣。或僅十餘年。而國易主。國分裂矣。蓋徒恃一時之威權。而侵奪人國者。而他人亦循此成例。用其故智。恃同等之威權。或他種之威權。以侵奪其國。此吾國歷代所以有興亡之交替。南北朝其一例耳。隋文帝有混一南北之才。滅陳以後。國內

小。康。惜。其。嗣。主。不。賢。大。行。虐。政。終。為。唐。高。祖。所。滅。耳。今。將。南。北。朝。及。隋。代。之。系。統。列。簡。單。之。表。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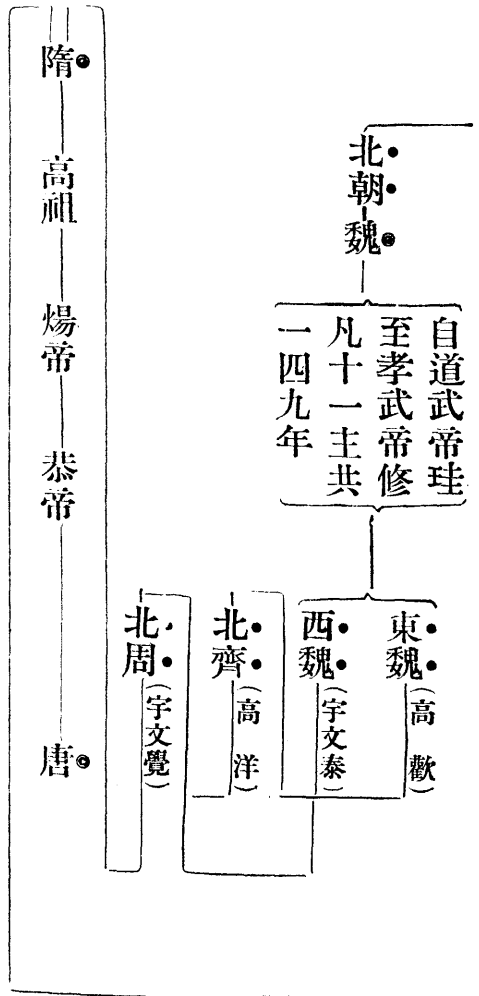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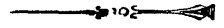
表 系 統)

南。北。朝。

南。朝。



第九 (九)



第三部 中古時代 (下)

第一章 唐代

第一節 寶后

唐高祖寶皇后毅之女。幼時毅嘗謂妻曰：此女大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者許之。射者皆不中。高祖最後射，二矢各中一目，遂歸之。

第二節 平陽公主

高祖女平陽公主，下嫁柴紹。及紹從高祖起兵晉陽，公主自長安奔鄜，發家資，招南山亡命數百人，以應帝。復遣家奴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略地至整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

帝渡河時，紹以百騎從南山來，主亦以精兵與秦王世民會於渭水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人稱爲『娘子軍』。

女史氏曰：乃父建國，女作元勳，乃歷代建國史上所未有者。凌煙閣功臣當以公主爲首。

偉哉。娘子軍。世間多少鬚眉男子。皆將拜倒轅門外矣。

第三節

長孫后

(貞觀之治)

高祖既定天下。以秦王世民有功。欲立爲太子。世民固辭。乃立建成爲太子。建成及其弟元吉。忌世民功高望重。欲害之。世民密奏其事。遂殺建成。元吉并納元吉之妃楊氏。瀆倫傷化。唐室宮闈之亂。實自此始。幸卽位以後。用房玄齡杜如晦等。同修內政。廣興學校。天下謳歌太平。史稱爲『貞觀之治』。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商略政治。因而獻替裨益良多。訓諸子以謙儉爲先后。得疾。太子請大赦。度人入道。后以生死有命。不許。及病篤。與上訣。勿以外戚處權要。勿以邱壘勞費天下。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嘗採自古婦女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第四節

房元齡母

房元齡幼時。從文中子王通學。諸同學皆一時之傑。嘗過齡家。其母從屏後觀之。曰。皆鄉相之器也。吾兒有友如此。吾何患乎。後房與友杜如晦薛元敬等。皆仕太宗爲相。母之慧眼。誠不可

及哉。

第五節

魏徵之妻 (太宗之納諫)

太宗善納諫。自知己爲羣臣所憚。常溫顏接入。導之使言。魏徵最善諫。多所裨益。徵有膽略。善伺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顏。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之懷中。徵故奏事久。鷄竟死懷中。

及徵卒。帝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歿。朕亡一鏡矣。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第六節

柳氏

太宗嘗以二豔姬賜任瓊。其妻柳氏性妬。欲爛二姬髮。使禿。太宗聞之。賜柳氏以醢酒。飲之立死。不妬不須飲。柳氏曰。誠不如死。乞飲盡。太宗顧謂瓊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令二姬別宅安置。

女史氏曰。此種妬婦。其天性使然耶。使以此顛撲不破之性。而用之於正。亦一烈婦人也。

第七節

徐惠 (唐初之兵威)

太宗善用兵。討平東西突厥。國威大振。契丹吐蕃等數十國。皆朝貢於唐。又討平吐谷渾。薛延陀。虜天竺王。已而三韓（卽弁韓。馬韓。辰韓）相攻。高麗尤無禮於唐。帝大怒。親征之。無大功。貞觀末。帝欲再征高麗。妃徐惠上書諫。帝不可。窮兵伐遠國。以勞萬乘而耗中國之民力。上善其言而止。

至高宗卽位。高麗百濟始爲唐所滅。復遣兵西征。遠及嶺賓波斯諸國。東西之路。自此交通。於是唐之兵威。遠及四方。置都護府於邊陲要地。而統治之。漢族之聲勢。未有如唐代之盛者。

第八節 王后

太宗才人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女也。高宗時。已削髮爲尼。會高宗后王氏與蕭淑妃爭寵。密令武氏蓄髮。勸高宗納之。旣入宮。武氏巧慧多權術。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昭儀。后與淑妃皆失寵。高宗欲廢后。而以武氏爲后。褚遂良以人倫攸關。力爭之。不聽。貶殺遂良。

初。武氏生女。后憐而美之。后出。武氏潛扼殺之。上至。武氏陽歡笑。發被觀之。則女已死。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我女。武氏因泣。數其罪。后亦無以自明。上由是

廢立之志遂決。故后之被廢。雖曰武后爲之。亦后之自貽伊戚也。

第九節 武后之亂

武后性明敏。涉獵文史。高宗苦風眩。不能視事。或使后決之。能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俾帝稱天皇。后稱天后。時人謂之『二聖』。

中宗卽位。尊爲太后。僅二月。爲后所廢。而立其弟睿宗。臨朝稱制。隱有篡唐之心。盡滅唐宗室。追王武氏祖考。自名嬰。號聖神皇帝。改國號曰周。時年已六十有七矣。

后淫亂好殺。恐人心不服。乃重法以張己威。用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刑罰之殘酷。古無其比。然知人善任。狄仁傑等爲當時名相。故國政不紊。

太平公主嘗薦張昌宗易之兄弟於后。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后。二張年少。美豐姿。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后年老。政事多委之二張。勢傾朝野。武三思武承嗣等。皆候於門庭。爭執鞭轡也。

仁傑陰思復唐。薦用張柬之代己爲相。後后疾病。柬之等率羽林將軍李多祚興兵討內亂。殺二張。迎立中宗。未幾。后亦死。

女史氏曰。武后之歷史。穢亂之歷史也。然後雖淫亂而性明敏。善權術。其才足以濟其惡。非呂雉輩所能望其項背。后其女界之曹操歟。

第十節 狄仁傑之姨

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姨。居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修祀甚謹。嘗經雪後休暇。因候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其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慚而退。

第十一節 崔元璋母

崔元璋亦武后時之宰相也。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聞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曰。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不知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故元璋之以清謹見稱。實遵母教而然也。

第十二節 韋后之亂

初中宗之被廢於武后也。欲自殺。妃韋氏嘗止之。中宗與私誓曰。異時幸復重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復位後。妃復爲皇后。干預政事。一如武后在高宗朝。后有淫行。帝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崇訓。三思以是得入宮禁。帝使后與之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得后寵。譖殺張柬之等五人。

人有上言皇后淫行者。帝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乃進毒而弑之。立殤。帝自攝國政。睿宗之子。隆基發羽林軍討殺后。奉立睿宗。

第十三節 安樂公主

安樂公主。中宗之愛女。適武崇訓。負勢驕橫。賣官鬻獄。宰相以下。多出其門。當韋后謀弑中宗時。公主亦欲后臨朝稱制。以己爲皇太女。故亦與謀也。

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宗訓死後。遂以延秀尙也。及隆基起兵討亂時。公主亦被殺。

第十四節

太平公主

(睿宗之傳位)

太平公主。中宗之妹。雖淫亂酷肖其母。而才略頗優。張柬之之誅二張。隆基之誅韋后。公主亦與有力也。故睿宗卽位。甚德公主。公主勢甚權重。帝常與議政事。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隆基英武。欲易之。賴姚崇宋璟等感悟帝意。太子得無變。然姚宋由是被貶矣。

未幾。帝傳位於隆基。是爲玄宗。自爲上皇。仍總大政。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文武半附之。尋欲陰謀廢立。玄宗與近臣定計。收太平之黨。盡殺之。太平亦賜死。上皇自是不預政。

第十五節

開元宮人

(開元之治)

玄宗初政。姚崇宋璟張九齡諸人相繼爲相。故開元之治。比隆於貞觀。自武后內亂。四夷多叛。帝於沿邊要地。置十節度使。使備之。國威復振。

時賜邊軍纊衣。製自宮中。有軍士於袍中得一詩曰。『沙場征戰客。寒夜苦爲眠。戰袍輕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棉。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軍士以詩白於帥。帥以上聞。玄宗命徧示後宮。曰。作者勿隱。吾不罪汝。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憫之。以嫁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

女史氏曰。唐宮女韓采蘋。紅葉題詩。竟成佳偶。此事可並傳矣。雖袍中藏句。情露於詞。守貞。

者。必。不。若。是。而。深。宮。閉。置。寂。寞。簾。櫺。此。情。此。景。實。有。難。堪。君。子。有。原。之。者。也。此。亦。人。世。間。一。大。缺。恨。事。安。得。玄。宗。其。人。而。一。與。之。結。今。生。緣。

第十六節 武惠妃

玄宗在位日久。漸生驕侈。及李林甫爲相。專事迎合。帝又不悟。卒養成安史之亂。

林甫爲人。柔佞多狡術。深結宦者及妃嬪家。以迎合上意。初武后之從孫曰武惠妃。帝嬖之。甚信其讒。而欲廢太子瑛。張九齡力諫。帝不悅。坐事罷去。而以林甫代之。朝政遂不可問矣。

武惠妃卒後。帝納楊氏爲貴妃。號太真。寵遇無比。舉族皆貴盛。從兄楊釗以善樗蒲得幸。賜名國忠。楊氏者。實帝子壽王之妃。帝聞其美。爲壽王別取而納之。

女史氏曰。新臺一詩。遺臭千古。不圖於此。而復覩一衛宣公。吾於此。不得不責太宗之有以作之。俑也。

第十七節 嬌陳

時有名妓曰嬌陳者。爲士子所奔走。柳齊物爲睦州刺史。嘗因講集。至京師。見嬌陳而悅之。嬌陳戲曰。第中有錦帳三千重。卽奉事終身。翌日。柳竟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

遂如約入柳氏之門。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重。帝聞其名。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奪也。許其歸。

女史氏曰。嬌陳事見趙燐因話錄。以風塵中人。爲貴游家妾。而不貪妃嬪之位。涕泣固辭。亦可謂賢矣。此事知者鮮。故亟錄出之。

第十八節

楊太眞（安史之亂）

初營州雜胡安祿山。以驍勇聞。體肥大腹垂過膝。傾巧善事人。厚賂帝之左右。左右譽之。帝以爲賢。以爲平盧范陽兩節度使。尋又賜爵爲王。

至是祿山入朝。請爲貴妃兒。祿山生日。賜與甚厚。後三日。召入宮。妃以錦繡爲大襪。裸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歡笑聲。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毫無顧忌。帝不疑。反許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祿山素懷異志。既領三鎮。益輕唐。

會李林甫卒。楊國忠爲相。與祿山有隙。祿山遂反。大發部兵。進陷東京。自稱燕帝。河北皆從。賊惟平原太守顏真卿。與其兄常山太守杲卿。皆起兵討賊。屢挫其鋒。衆始起兵討之。已而杲卿

爲賊所執。罵不絕口而死。

賊將史思明。又擊敗官軍。由潼關西陷長安。國忠勸帝幸蜀。道次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以爲禍由楊氏兄妹。遂殺國忠等。并逼帝縊殺貴妃。以洩衆憤。然後發。

第十九節 梅妃

梅妃姓江氏。年九歲。能誦二南。〔詩經周南召南篇〕。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選侍明皇。大見寵幸。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後楊妃擅寵後宮。遷妃於上陽宮。上念之。適夷使貢珍珠。上以一斛珠賜妃。妃不受。以詩答謝曰。『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命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女史氏曰。寵移貶去。寂寞宮庭。讀一斛珠詞。其心事有難言者。然馬嵬賜死。君王掩袂。此情此景。更有不堪設想者。寄語梅妃。勿復怏怏。

第二十節

張巡妾

〔肅宗之卽位及兩京之收復〕

玄宗之奔蜀也。父老遮道挽留。帝命太子亨慰撫之。父老遂強留太子。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

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用李泌爲謀主共圖恢復泌京兆人幼以才敏聞肅宗在東宮時與泌爲布衣交。

會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郭子儀等乘機大破之遂收復兩京先是賊犯河南欲圖南下張巡許遠起兵睢陽以扼之與賊死戰城兵一萬僅餘四百終無叛者城中食盡食馬盡羅雀掘鼠而食之雀鼠又盡括城中婦人老弱食之巡之愛妾先殺以食士後城陷巡遠皆被執罵賊而死睢陽爲江淮之保障時江淮以南之得免兵患者實巡遠之功也。

已而史思明殺安慶緒而自立李光弼擊敗之賊勢大沮未幾史思明又爲其子朝義所殺賊將復殺朝義以降亂始定自兵起至是凡八年。

第二十一節

張良娣 (宦者之禍)

唐代宦官自玄宗以來漸用事肅宗時李輔國專權帝不能制然宦官之專權往往與宮人之有寵者內外爲姦轉國爲人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後良娣果爲皇后而輔國竟得掌禁兵相爲表裏譖殺建寧王談矯詔遷上皇(即玄宗)於西內而朝政日非矣未幾輔國又與后有隙適肅宗有疾后令太子殺輔國太子不可而輔國已聞其謀夜勒兵入

宮。幽。后。明。日。帝。崩。輔。國。遂。弒。后。然。後。引。太。子。立。之。是。爲。代。宗。代。宗。立。畏。輔。國。尊。爲。尙。父。由。是。而。宦。官。之。勢。益。橫。

第二十二節

昇平公主

(郭子儀之勳業)

時外侮日迫。吐蕃常入寇。至長安。帝倉皇出走。賴郭子儀入援。吐蕃始引去。子儀功高望重。後雖不預朝政。夷夏皆服其威名。唐室以其身爲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代宗禮重之。讒間不行。後德宗立。尊爲尙父。

子儀之子曖。尙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吾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帝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帝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聲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第二十三節

奉天寶氏二女

(建中之亂)

唐自元宗。置十節度使於邊陲。要地國威。雖得復振。而節度使。得掌土地財賦。甲兵之權。故勢力日甚。遂爲唐之大患。安史亂後。朝廷欲無事。賊將降者。多授以節度使。而諸鎮之逐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旋爲節度。由是驕悍益甚。多視其職爲世襲。不復奉朝廷命令矣。

德宗時欲削其權。河北諸鎮乃約淮西同叛。帝發涇原等道兵討之。道過京師。朝廷犒之甚薄。亦作亂。奉朱泚爲王。稱秦帝。帝出奔奉天。

時奉天盜賊縱橫。劫掠村落間。竇氏二女皆有姿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十六。匿巖穴間。爲賊所曳出。驅迫以前。臨壑谷深百尺。其姊曰。吾甯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妹從之。折其一足。破面流血。賊乃舍之而去。帝聞而旌之。

第二十四節 李侃之妻

當李希烈之陷汴州也。將襲陳項。城令李侃欲逃。夫人楊氏曰。寇至當守。力屈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士可守也。乃召吏民而諭以死守之義。衆皆感泣。乃諭以賞罰之例。遂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夫人自炊以享士。會侃中流矢退還。夫人曰。君不在。誰爲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感動復登城。賊乃引去。城賴以全。

第二十五節 趙元楷之妻 (陸贄及李晟)

趙元楷之妻崔氏。當河北大亂。夫婦避兵。崔被執而免其夫。賊欲辱之。崔執刀以拒之。賊怒。亂箭射之而死。

帝奔奉天。後陸贄勸帝下詔自罪。諸鎮讀之皆感泣。多有乞降者。惟帝信用盧杞。李懷光以破朱泚有功。與杞有隙。遂反。與泚連兵。賊勢益熾。幸李晟率諸軍克復長安。其亂始定。

第二十六節

潘孟陽母

(藩鎮之禍)

唐代藩鎮專事姑息。以致養成禍階。致有建中之禍。及憲宗卽位。頗剛明果斷。欲矯其弊。杜黃裳。裴度。諸名相。又贊成之。故力主用兵。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反。帝專任裴度。以兵事。度將李愬。終擒元濟。平之。又討李師道等。斬之。諸鎮大懼。皆納土請降。故憲宗元和時。號爲中興。惜晚年驕侈。而又信用宦官。朝政漸非。及穆宗時。河北再叛。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當杜黃裳之未相也。與潘孟陽同爲丞郎。孟陽之母。懼孟陽以無才居高位。得禍。嘗令徧招深熟者至其家。夫人垂簾觀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時黃裳亦在座。夫人問曰。末座糝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宰相。

第二十七節

李景讓母

李景讓之母。姓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後景讓爲浙西觀察使。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時有牙將。將恠意。景讓杖斃之。軍中忿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面

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
安。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
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女史氏曰。賢哉此母。使唐之藩鎮。而皆有此母。或皆得此母。一一升堂而訓教之。則唐何有
藩鎮之禍哉。

第二十八節

孟才人 (宦官之禍)

自代宗以來。宦官之勢益橫。憲宗雖英武。而卒爲陳宏志所弑。穆敬二宗。皆爲宦官所立。而敬
宗又爲劉克明所弑。至文宗卽位之初。頗能勵精求治。去奢崇儉。而制於宦官。竟不能有爲。嘗
泣下沾襟。除之無策。至文宗死。而武宗之立。又出於宦官之手。武宗卒。而宦官又立其叔父。是
爲宣宗。

孟才人者。以笙歌有寵於武宗。當帝疾篤。謂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
此就縊。上憫然。才人又曰。妾嘗藝歌。願對上一歌。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
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氣已絕矣。

女史氏曰。烈者才。胸中節義久已分明。向床前而歌曲。欲稍解其胸中之憤。乃一曲未終。而三字竟作斷腸聲。豈才人之初志哉。

第二十九節

歧陽公主

(牛李黨)

歧陽公主。憲宗之長女。有賢行。議郎杜悰尙之。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法度。二十餘年。人未嘗絲毫指爲驕貴。始至杜家。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自置寒儉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宣宗爲憲宗之子。實武宗之叔父也。卽位後。聽納規諫。重惜爵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宣宗年號)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初。李德裕與李宗閔。牛僧儒各立黨。援互相傾軋。自穆宗以來。兩黨攻擊更甚。朝廷亦無如之。何文宗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之歎。及宣宗乃斥去之。二人皆死於外黨爭始息。

第三十節

朱延壽之妻

(黃巢之亂)

唐之末世。內而宦官。外而藩鎮。互相維繫。驕橫益甚。懿宗僖宗兩朝。又專事姑息。專事聚斂。加以水旱相繼。所在盜起。黃巢尤猖獗。陷長安。僖宗出奔。賴沙陀人李克用將兵入援。巢始伏誅。

其黨朱溫降唐。賜名全忠。忌克用之功。襲破之。由是兩人互相仇視。昭宗嗣位。密召朱全忠誅宦官。然宦官雖被誅。而全忠之勢遂益強。

楊行密之妻朱延壽之姊也。行密與延壽有怨。乃與其妻謀詐爲目疾。欲以軍事委延壽。遣使召之。比至。執而斬之。時延壽爲壽州節度。當赴召時。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不以皎然之軀。爲仇人所辱。遂赴井而死。

第三十一節

唐代婦女

(唐之滅亡)

朱全忠自誅宦官後。勢益甚。隱蕃異志。僞昭宗東遷洛陽。李茂貞王建等起兵討之。全忠懼。又忌昭宗有英氣。遂弑之。更立昭宣帝。未幾篡立國號。梁。

女史氏曰。唐之一代。女子之以武德著者。罕有其人。而殉節死義者。亦復不少。茲再錄數人於後。

(一) (鄭義宗妻)

鄭義宗妻。姓盧氏。略述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

奔竄。惟姑在室。盧氏冒白刃往侍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盧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

(二) (李畬母)

李畬之母。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計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車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吏。自言狀。諸御史聞之。皆有慚色。

(三) (長安婦)

長安婦陳氏。有仇人欲殺其夫。乃劫其父去。迫使女殺其夫。女慮從之則傷父。不從之則傷父。乃曰。吾夫每沐髮。則散髮而臥於堂。吾令其沐髮。而開門以待汝。乃歸醉其夫。臥於樓。自沐髮。臥於堂。開門待仇。仇至。誤殺婦以去。父與夫皆獲全。

(四) (侯敏妻)

初武后時。來俊臣恃寵強甚。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姦黨先遭。君可敬而避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及俊臣敗。誅其

黨流嶺南。敏竟得免。

(五) (柳公綽妻)

柳公綽之妻韓氏。相國韓休之曾孫女也。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笑。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將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辛苦。

(六) (宋柔五女)

宋柔貝州人有五女。若昭若華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才尤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傳世。德宗時。盧龍節度使李抱貞表其才。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皆稱旨。帝每與羣臣。賡和。五女皆預也。屢蒙賞賚。姊妹俱承恩幸。獨若昭願獨居禁中。不希上寵。常以漢代曹大姑自評。帝嘉其志。拜內職。官尙書。掌六宮文學。職與外尙書等兼教諸皇子及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卒。贈梁國夫人。有詩文若干集。并所著『女論語』。行於世。

女史氏曰。大姑以後。婦女之才德兼備者。當以宋若昭爲第一。宋氏五女皆善屬文。而若昭尤賢。若昭其馬氏之白眉歟。

(七) (賈直言妻)

賈直言之妻董氏。直言以直諫謫嶺南。謂之曰。吾此去生死未可知。汝年少不宜獨居。可自爲計。董氏乃以錦束髮。令直言手書封之。誓曰。非夫至不解。二十年而直言歸。親解其髮。一時傳爲奇事。

(八) (劉將軍)

初後魏時有楊大眼者。武伎絕倫。戰功居最。妻潘氏頗善騎射。至於戰攻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此事膾炙人口。不圖於唐代中復覩一『劉將軍』將軍姓劉氏。滁州刺史許勅之妻也。時國內不安。所在亂起。劉氏願從征討。使勅代奏。上嘉其志。號曰『劉將軍』。

劉氏於當時頗立戰功。戎裝乘馬。一如潘氏。在後魏時。後封彭城郡君。其牒文曰。『滁州刺史許勅之妻劉氏。英才天授。貞節日彰。專命良夫。討除叛卒。遽陳丹赤。固願同征。手驅組練之羣。遠攻城壘。身脆綺羅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餘。六韜可試。豈獨家之肥也。實爲邦之媛兮。夫旣冠。其銀鐙婦宜榮乎石窳。』

女史氏按此事知之者鮮。特表出之。庶劉將軍姓氏不泯。而女界史上又增一特色也。夫吾中國自古代以來。其名傳青史之孝女。俠女。烈女。貞女。賢女。奇女。固已不乏其人。洵足爲吾女史光。然有所謂女嬋娟也。有所謂女學士也。有所謂女校書也。種種可羞。可鄙。可惡。之名目。亦復不少。而女子之以將軍名者。則惟魏之潘夫人。唐之劉夫人。舍此而外。則泯然無聞。是固吾女界之羞也。然猶有此二夫人。是亦吾女界之榮也。『潘將軍』。『劉將軍』。女界上有此超絕古今。空絕前後之一美名。夫亦可以爲吾女嬋娟女學士女校書。種種可羞。可鄙。可憎。可惡之諸名目。一洗其恥。一吐其氣矣。

(九) (關盼盼)

張建封鎮武甯。有愛妓曰關盼盼。善屬文。妙歌舞。張歿不嫁。居『燕子樓』十餘年。白居易贈以詩。有『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之句。蓋責其不能從死也。盼盼見詩。泣曰。妾非不能死。恐人謂我公重色。有妾從死。玷公清範耳。乃作詩以答之。曰。自守空房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解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遂不食而死。噫。此中亦有人在耶。

(十) (潯陽妓)

唐代詩文遠勝於六朝。文則如韓愈、柳子厚輩。夫既盡人而知之矣。卽詩人中之有名者。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諸人。或以清麗勝。或以工雅勝。或以雄健勝。各有專長。然以有所感觸而發者爲多。今請述其一事以證之。

白居易左遷九江司馬之明年。嘗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聲。問其人。則本長安娼家女。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居易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泊憔悴。轉徙於江湖間。居易出官二年。本怡然自樂。及聞賈婦言。爲所感。反覺有謫遷意。因爲長歌以贈之。命之曰『琵琶行』。

女史氏曰。青衫落魄。紅顏薄命。同一淪落。居易之聞言自傷。吾不之怪。吾獨怪夫婦人而。以色事人者。夫婦人而以色事人。終有色衰之一日。寄語世人。早登彼岸。讀『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之句。世之爲潯陽妓者。可以悟矣。故述潯陽妓。不然。此何等事。而又筆之於此乎。

第三十二節 唐代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凡一朝之興。必鑒於前朝。所以致亡之弊。而力矯之。其所以如此者。欲爲長治久

安萬世一系之計也。迨其後嗣君庸弱。往往不能遵守祖宗之遺法。而國遂因此而亡。唐之初起。定府兵之制。不以握兵之重權付之將帥。置內侍之官。不以行政之大權委之宦官。亦有鑒於前朝失敗之原因。而力矯其弊。其立法不可謂為不嚴。亦不可謂為不善矣。然禍之發也。往往發於人之所不及防。太宗殺其弟元吉。而納其妃。遂養成宮闈之亂。玄宗置節度使于邊地。委以兵權。用李林甫為宰相。信任宦官。遂養成藩鎮與宦官之亂。故唐之一代。自太宗以後。亂之以武氏。繼之以韋氏。其立國之精神。已被損削殆盡。自玄宗以後。內則宦官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互相聯結。朝廷命令不行。統治主權盡失。二百餘年間。雖無周赧漢獻庸愚之君主。雖有房杜姚宋等賢良之臣。子亦不能鞏固國基於久安長治。綿延國統於萬世一系。其致亂之原因。雖甚複雜。然得一言以蔽之曰。專制政體之不良。有以致之耳。今將其傳國之系統列表如下。

(十第表統系)



第二章 五代

第一節

鄭遨之妻

(五季之分裂及梁唐之爭)

自唐末大亂天下分裂絕無統一之主惟擇其建國中原據地較大者爲主要自梁以來迄於宋興五十三年間前後凡五易國中國史上稱其時爲五代。

朱溫篡唐後晉王李克用數與之爭未能得志及卒子存勗嗣位年十七有勇略遂親帥大師破梁吳蜀諸國皆勸存勗稱帝是謂後唐莊宗。

已而北方戍兵作亂莊宗遣李嗣源討之軍士劫嗣源入城與亂兵相合左右讒嗣源有叛志嗣源遂疑懼而反引兵而南莊宗往與爭之途爲伶人所弑嗣源遂還洛陽稱帝是爲明宗明宗留心政治兵革稍用百姓稍安。

有鄭遨者少好學唐昭宗時舉進士不第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歸遨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由是歸隱之志益堅及明宗卽位以左拾遺徵之不起賜號逍遙先生。

第二節

劉知遠之夫人

(後唐之亡及晉漢之興亡)

明宗歿而閔帝立。在位四年。從珂廢之而自立。石敬瑭者。明宗之壻。當明宗疑懼未決時。敬瑭力勸之反。及從珂卽位。敬瑭與之有隙。遂反。稱臣於契丹。借其援。且請約割地。契丹主大喜。自將兵滅後唐。立敬瑭爲晉帝。遂遵割地之約。割中國北部于契丹。既而出帝嗣位。與契丹主有隙。契丹遂大舉南下。擒出帝而去。時劉知遠鎮河東。軍勢頗盛。隱有自立之心。故按兵不救。及晉亡。契丹北去。知遠遂入大梁。稱帝。國號漢。

知遠之還至晉陽也。議索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亂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之。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第三節 李肅之妻

時李肅爲左驍衛上將軍。趙思綰嘗求爲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爲必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後思綰竟據長安而反。肅在城中。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因說其歸朝。思綰乃請降於漢。

女史氏日。肅固賢者。然舉動太激烈。是不可與有爲。而足以殺身者。其妻固才識俱全者。肅爲之。夫不亦媿乎。使肅而無此妻。女史氏知其必不能免禍。

第四節

周行逢之妻

(周之篡漢及契丹之勃興)

知遠稱帝一年而殂。子隱帝卽位。後郭威輔政。隱帝忌其能得衆心。使出鎮於外。羣謀殺之。郭威懼。欲入朝自訴其寃。隱帝拒之。爲亂兵所殺。衆推郭威爲帝。是爲後周太祖。在位三年。善政相望。庶幾五代之令主矣。

初契丹主善用兵。盡并突厥故地。國勢日盛。自石敬瑭以契丹力得國。遂以父禮事之。至出帝與契丹不協。契丹大舉入寇。改國號曰遼。意欲君臨中國。然蔑視漢族。縱胡騎四出剽掠。於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遼主始知中國之難制。未幾北去。而劉知遠入大梁稱帝。

自郭威篡漢後。知遠之弟劉崇亦稱帝於河東。史稱北漢。屢與遼人伐周。及郭威死。世宗以妻兄之子入嗣。嘗親冒矢石。大破漢軍。而又北敗遼人。盡平關南地。

時武平節度使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其妻鄧氏性剛決。善治生。常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至村墅營宅以居。歲時衣青裙。遂不復歸。行逢屢遣人迎。

之鄧氏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一旦禍至。村墅間易爲逃匿耳。行逢爲之少損。

第五節 章母及余妻

時中國之地四分五裂。與南北朝同一局面。中原方戰爭不息。而江淮楚蜀閩廣之間。割據者復星羅棋布。至周世宗立。始有統一之志。

初閩帥章氏之才。將王建封。嘗犯罪當誅。章母因帥醉私縱之。逃入南唐。後爲將。攻建州。城將下。建封使人以令箭插母之門。曰。主將將屠城。插此箭者免。且用以報母恩也。母還其箭曰。吾不忍闔城盡死。而吾家獨全也。願與城俱盡。建封義之。及城下一。城皆免。故章氏世顯於閩中。又余洪妻鄭氏。爲王建封所獲。獻於主帥查汝徽。徽悅其色。欲納之。鄭氏責之曰。王師弔伐。褒忠旌節。以揚風化。建封行伍。尙不汙節義。君元帥也。奈何身爲禍首耶。徽大慚。訪其夫而歸之。

第六節 王凝之妻

王凝家青齊間。爲虢州司戶參軍。已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店。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卽引斧自劈其掌。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第七節 劉仁瞻之夫人（周世宗之征討及宋之篡周）

世宗有統一之志。屢遣師攻南唐。時劉仁瞻爲南唐清淮節度使。鎮壽州。屢請出戰。南唐主李景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及李景降。周仁瞻猶堅守不下。世宗使景作書召之。仁瞻子崇諫。幸其久病。私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周廷構救之不許。乃使人求教於夫人。夫人曰。吾非不愛崇諫。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殺之。將士皆感泣。願以死守。仁瞻病甚。不知人。副將乃詐爲仁瞻書。以城降周。而仁瞻卽於是日死。世宗聞而嗟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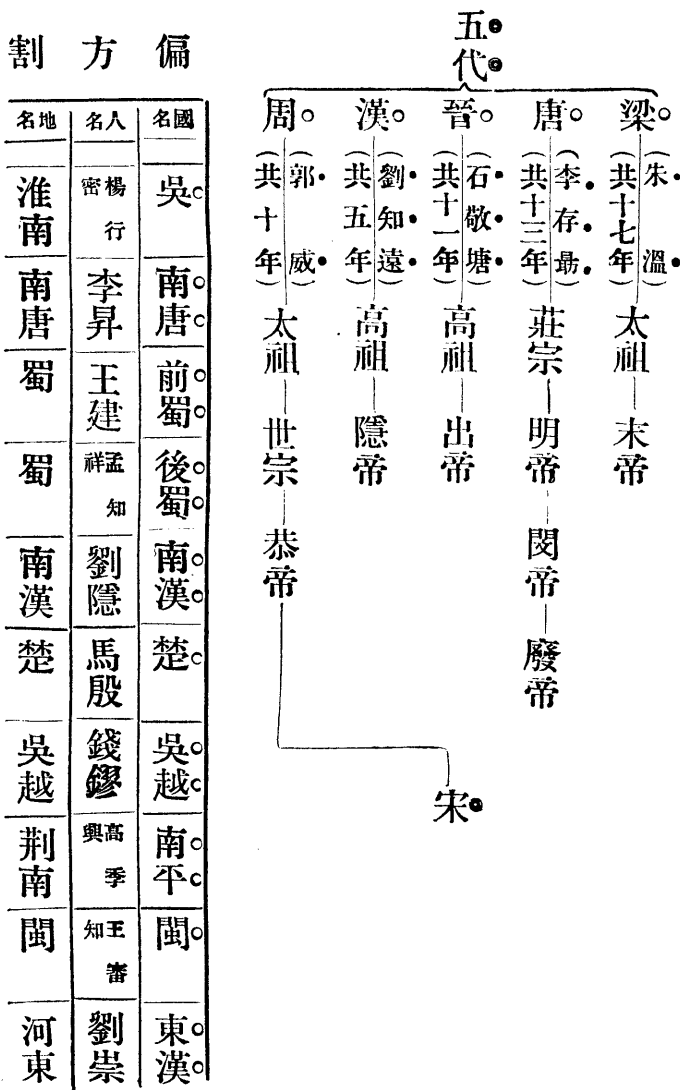
世宗滅南唐後。方欲有爲。而中道崩殂。恭帝甫立。會陳橋兵變。而檢點果作天子矣。初世宗嘗於囊中得大簡。題曰檢點作天子。至是趙匡胤爲殿前都檢點。率師禦北漢。次陳橋驛。爲將士所擁立。遂受周禪。是爲宋太祖。

第八節 五代及割據諸國系統表

女史氏曰。自唐亡以後。天下益亂。而藩鎮中之強有力者。莫不思帝制自爲。其部下將卒。莫不望其主將之成帝業。爲己身之富貴計。故數十年中。五易其國主。然此所謂國主者。非有

統。一。之。主。權。今。將。其。相。傳。之。系。統。及。當。時。割。據。諸。國。之。大。概。列。表。如。下。讀。者。可。知。當。時。紛。亂。之。狀。態。矣。

(一 十 第 表 統 系)



據 諸 國

年紀	世傳	滅被
三四	四	南唐
三九	四	宋
二三	二	唐
三三	二	宋
六三	五	宋
三五	六	南唐
七七	五	宋
四九	五	宋
三九	六	南唐
三〇	三	宋

第三章 宋代

第一節 杜太后 (太祖之改革)

宋太祖以節度使爲軍人所推戴。得國以後。用趙普之言。以文臣爲節度使。盡收其兵權。歸諸朝廷。前代藩鎮之弊。至是盡去。帝頗能留心內治。故是時天下稍安。第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杜太后遺命。舍德昭而傳位太宗。

初杜太后有疾。太祖侍。太后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至此。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光義。光義傳弟光美。光美死。傳汝子德昭。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乃命普爲誓書。藏之金匱。

第二節 大長公主 (太宗之政績)

及太宗立。聽趙普一誤。豈容再誤之言。卒背金匱之盟。且使德昭自裁。廷美憂卒。其視太祖有慚德矣。趙普小人反覆。無常。開國元勳。當之有媿色矣。

帝雖背盟。而能用寇準。李沆。張濟。賢呂端。呂蒙正諸賢。故政事修明。國賴以安。當是時。獨契丹入寇。邊境未安。至眞宗時。遂有澶淵之役。

天長公主者。太宗之女也。幼不好美。未嘗出閨闈。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以觀其志。公主獨無所取。下嫁李遵勗。能盡婦道。一洗公主下嫁之習。後遵勗卒。主居喪衰麻。未嘗去身。除服後。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力辭之。善筆札。喜圖史。能爲詩歌。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我以速悔。卒諡獻穆。

第三節

遼太后 (澶淵之役)

太宗以來。宋遼之交。漸破。連帝用兵。至眞宗卽位後。遼聖宗母蕭太后臨朝。后頗英武。習知兵事。大舉南下。深入內地。圍澶州。后親御戎行。指揮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宋之諸臣。大懼。多請帝出奔。以避其鋒。獨寇準勸帝親征。帝納其策。乃幸澶淵。旣渡河。遠近望見車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遼軍氣奪。乃遣使和議。帝亦厭於兵事。許之。納兄弟之約。歲贈銀絹於邊。始各罷兵。是謂澶淵之盟。

事平後。帝侈心漸生。王欽若勸帝封禪。丁謂亦贊成之。雖賢如王旦。亦不敢有所異同。於是勞民事神。水旱交作。所幸者其嗣主之賢耳。

第四節

劉太后 (宋夏之交涉)

仁宗立。劉太后臨朝。嘗命臣下採擇前代文字。可以輔佐政治者。以備百官家覽。臣僚皆敬服。曰：今世之任似也。后固賢后。帝亦賢主。故自明道二年新政之後。敬天勤民。慎刑薄歛。時西夏李元昊甚強。屢寇宋西邊。帝命范仲淹、韓琦分道禦之。二人有將才。邊師畏服。元昊遂遣使議和。

女史氏按宋自有夏禍以來。國力日疲。遼人乘機求關南地。帝遣富弼如遼議之。弼長於使才。反覆辯論。力拒割地之約。遼主知弼不能屈。乃與宋和。噫。當今之世。使有富弼其人者。在則邊境之要地。何至紛紛讓割於人哉。

第五節

郭后

(范仲淹諸賢)

仁宗郭后嘗與美人尚氏楊氏忿爭。誤批帝頰。呂夷簡請帝廢之。孔道輔、范仲淹等皆力爭之。俱得罪。歐陽修作書以詆諸不諫者。亦坐貶。仁宗本賢君也。惟郭后之廢。諸賢之貶。爲白璧微瑕。

范仲淹才兼文武。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及入相。欲大有作爲。卒以謗毀過甚。不得行其志。

第六節 歐陽母

帝後察歐陽修等以無罪而被斥。復召用之。非勤於改過者耶。第夏竦大奸。帝欲用以爲相。諸諫官羣起而攻之。竦大怒。與其黨共作論。指諫官爲朋黨。歐陽修恐。因是而興大獄。乃作朋黨論。辯之以釋帝疑。始得無事。故慶曆時雖有黨議。賢者仍滿於朝。修之功也。

第七節 曹后

仁宗曹后。性慈儉。重穀糶。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尤善飛白書。英宗立。尊爲皇太后。英宗感疾。請后權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與諸大臣決國事。未嘗出己意。及帝疾愈。卽命撤簾還政。

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時王安石當國。變亂舊法。后嘗乘間語帝。請罷青苗諸法。帝爲之悚。然欲止。復爲安石所持。不能罷。

第八節

高太后

(王安石之行新法)

神宗年少。有大志。欲滅夏及遼。大張國威。知用兵宜以理財爲先。聞王安石善於理財。故擢用。

之安石爲人好學泥古帝誤用之變更法制引羣邪逐正人立新法啓邊釁民怨日甚外患日熾遣高遵裕伐夏潰於靈州帝聞之終夜不寐繞榻而行帝其有悔心耶然已無及矣幸哲宗嗣位宣仁高太后臨朝大革其弊一時稱治

高太后英宗后也神宗尊爲太后屢欲爲高氏營大第后終不許及神宗崩而哲宗立羣臣請后權同聽政驛召司馬光呂公著爲相又起文彥博於既老罷新法黜蔡確斥宋用臣等常抑制外氏有漢明德馬后風臨改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人以爲『女中堯舜』及后崩而國事又一變矣

第九節

神宗乳媪

(紹聖之禍)

宋用臣等被斥時祈神宗乳媪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遊說乎汝尙欲如曩時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我卽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司馬光爲相盡除新法力反安石之所爲引用諸名臣同心輔政及高太后崩光已卒哲宗卽召用蔡京等京等目諸賢爲朋黨流之于嶺南是爲紹聖之禍引用章惇曾布蔡卞諸羣小復行新法號曰『紹述』

第十節

程母

(洛蜀朔三黨之爭)

先是司馬光歿後。程頤蘇軾等雖皆賢者。然以宗旨不合。竟分『洛蜀朔三黨』。洛黨以頤爲首。蜀黨以軾爲首。朔黨以劉摯劉安世爲首。互相傾軋。故熙豐(神宗年號)舊黨遂乘而攻之。而紹聖之禍。遂作。雖帝之不明。蔡京等之奸邪。有以中傷之。然亦諸君子自相攻擊之有以與人攻擊也。

程頤母侯氏。教子方嚴。雖小過。必請於父而責正之。常曰。父不知子之過。皆母溺愛而隱蔽之也。故教子則嚴而有禮。至待僕妾。則恕而有恩。未嘗笞扑之。世之爲人母者。能法程母。則得之矣。

第十一節

尹母

同時有尹焯者。母陳氏。教之曰。學之未至。如耕而不穫。不可輒也。紹聖初。焯應進士試。時禁二程(程頤程顥)之學。焯不對而出。歸告母。母曰。吾願從菽水之養。不願汝以仕養也。程頤聞而歎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焯後爲大儒。號和靖先生。

第十二節

向太后

(蔡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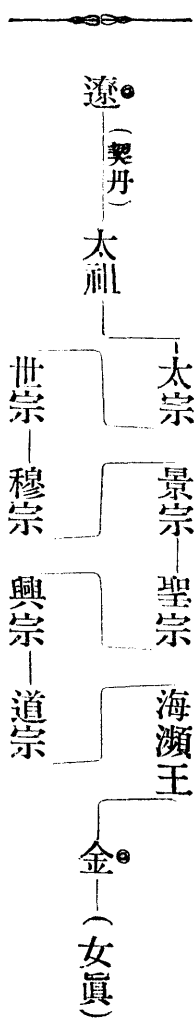
自紹聖之禍。元祐諸臣皆退。而安石之燄復熾。至徽宗卽位後。向太后臨朝。首以韓忠彥爲相。復元祐諸臣官。蔡燁等皆以罪免。再罷新政。朝政又爲之一變。已而向后崩。徽宗又惑於蔡京等羣宵之言。盡復新法。然京非真欲行安石之法。不過托名於此。以自網利。又專以奢侈道帝。遂致中外騷然。未幾而『靖康之禍』作。

第十三節

遼之婦女 (遼之亡及金之勃興)

先是遼自耶律德光以來。地廣兵強。世爲宋患。女真以萬人起海上。素服屬於遼。及阿骨打起。沉毅有大志。遂叛遼。稱帝。國號金。遼主親征之。阿骨打一舉而滅之。

(二十第表統系)



女史氏按右表爲遼之系統。遼自太祖以來。共傳九主。歷二百十六年而滅於金。間嘗考其史。而得賢后悍婦數人。其事亦有足以懲勸後人者。女史氏亦不忍沒之。錄之於下。

(一) 太祖后

太祖后述律氏多智而忍。太祖崩，太宗立，后悉召將帥等之妻，謂之曰：「吾今爲寡婦，汝等豈宜有夫，因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從先帝於地下。』」

女史氏曰：述律氏殘忍忌妬，傷心害理，眞想入非非，可謂空前絕後者矣。

(一) 世宗后

太祖崩而世宗立，其后蕭氏，世宗爲察割所弑，后乘步輦直詣弑所，請畢收殮，明日察割遂復弑，后隔日遇害。

女史氏曰：后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

(二) 聖宗后

世宗被弑後，穆宗以太宗子入嗣，在位十八年，而景宗立，景宗死，其子聖宗立，后蕭氏頗有巧思，嘗以草莖爲殿式，令工匠造三殿，又造九龍輅，行山谷間，人望之以爲神仙。

女史氏曰：后其古代之製造家乎。

(一) 興宗后

聖宗死，興宗立，其后亦蕭氏，仁慈淑謹，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以賜貧瘠者，亦賢。

矣哉。

(一) 耶律常哥

道宗時國政不修俗尚奢侈耶律常哥者太師適魯之妹操行修潔能詩文嘗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薄賦輕徭』欲治遠則先朝廷欲率下則先正身』後之爲君者皆當奉爲座右銘也。

(二) 蕭意辛

蕭意辛爲胡獨公主之女下嫁耶律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後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被誣當流烏古部上以意辛爲公主之女欲絕婚意辛力辭帝感而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帝嘉其節召舉家還

第十四節

毛惜惜 (靖康之難)

當金之未滅遼也徽宗用宦者童貫聯金攻遼之計遣使如金定約及金滅遼後遽變前約少與宋所得遼地未幾又大舉入寇徽宗不能支傳位欽宗聽宰相李邦彥等之言割重鎮贈金

帛求利於金。金亦恐有他變。許之。宋人恃利。議不設備。金人遂乘之。長驅直入。陷汴京。執二帝。北去。更立張邦昌爲帝。

毛惜惜。淮之營妓也。李全降金後。率師攻淮。淮帥遂降金。大宴賓客。召惜惜歌。以侑酒。數召而後至。俯首不歌。帥曰。吾向令汝歌。今不歌何也。惜惜大聲曰。朝廷以重兵付汝。一旦降賊。汝亦賊也。我雖官妓。豈爲賊歌者耶。帥怒殺之。

女史氏曰。約金伐遼。宋固失策。而金人南來。時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圍城中止。有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賣國。其不爲遼續者。幾何哉。

第十五節

梁夫人 (宋之南渡)

康王者。欽宗之弟。當二帝北去時。帝在河南。遂立爲宋帝。邦昌恐宋人不附己。乃迎奉之。帝性懦怯。有李綱。李澤諸名臣。而不能。用。而納汪伯彥。黃潛。善避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於是奸臣秦檜。窺帝之隱。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輩文武協力。共圖恢復。而金牌之召。莫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冤。嗚呼。帝真甘爲小朝廷而不恥者耶。

初金兵犯宋。韓世忠率舟師逆戰於江。宋兵少却。世忠妾梁夫人乃登金山。親執桴擊鼓。以勵將士。遂大破金兀朮於江中。獲俘甚衆。

女史氏曰。韓王夫人乃白氏。梁夫人爲韓王之妾。以王功大。故亦得封夫人。後世止知有梁夫人。而不知夫人乃韓王之妾。此固不必爲夫人諱。而吾且以此而益愛夫人也。夫秦檜之主和。汪黃之創議。奴顏婢膝。稱父稱臣。是亦中國史上之一大奇恥。而毛惜惜既捐軀以罵賊。梁夫人復擊鼓以從戎。慷慨英烈。乃出自粉黛叢中。亦足爲吾漢於女界吐氣矣。

第十六節

金徒單太后 (宋金之交涉)

金主亮以篡弑得國。淫穢好殺。無復人理。遷都於燕。欲滅宋而混一中國。嫡母徒單太后嘗諫亮。怒殺之。以威衆。大舉入犯。至采石。方謀渡江。爲宋將虞允文所破。金軍皆怨亮。弑之。世宗立。遂罷師。通好於宋。

時宋孝宗在位。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嘗興師北伐。迭復州郡。已而以苻離一潰。復遣使議和。自是兩國無事者數十年。而中興之機。亦於是乎絕。

第十七節

金世宗后

初金主亮時世宗爲濟南尹其后烏林答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歸世宗後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敍甚得婦道亮淫穢非常宗婦多爲所汚嘗使人召后后自知不免乃召府中臣僕家人等諭之戒之甚剴切衆皆泣下后遂行從行者防護甚謹行至良鄉防之稍緩后乘間卽自殺後世宗卽位追策爲皇后念后之德竟終身不立后

女史氏按世宗固一賢主而亦其時宋之孝宗亦爲南宋令主故是時金人輕宋之心亦稍異前日。

第十八節

李后

(僞學之禁及韓侂胄之被誅)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而傳位光宗自居重華宮爲壽皇光宗后李氏性悍妬嘗憤壽皇詰問制帝不往朝壽皇疾又不許帝問疾及壽皇崩帝稱疾不出不敢行喪禮後將禫祭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建議內禪乃與韓侂胄迎立甯宗

女史氏曰先宗以天子以男子而受制於悍后不敢盡禮於壽皇李后誠悍如帝者亦太無丈夫氣矣

侂胄恃定策功驕橫無狀大儒朱熹以汝愚之薦得立朝卽論侂胄之罪侂胄大怒遂汝愚及

熹等并籍記其同志五十九人。目之爲『僞學』。嚴禁其仕進。而侂冑勢益強。是時金方有邊患。侂冑定議伐金。戰又不利。金人大舉入寇。陷宋地。宋人大懼。遂函侂冑首以謝金人。女史氏曰。侂冑小人。本足誅戮。然其建議伐金。非不壯義。惟以其徼功啓釁。斯不善耳。迨金師南來。而衮衮諸公。舍函首謝罪外。竟別無長策。以禦敵。噫。宋可謂無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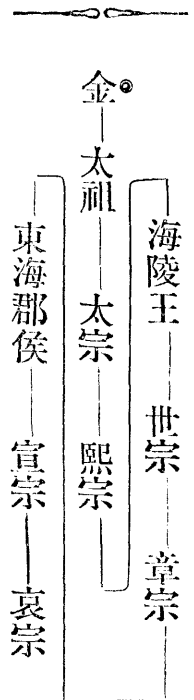
第十九節

韓希孟

(蒙古之勃興及金夏之亡)

侂冑既被誅。而史彌遠復起。與太子不協。甯宗崩。彌遠矯詔廢之。擁立理宗。理宗卽位。始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全。名人賢士。排斥殆盡。是時蒙古方強。降夏伐金。并有中亞細亞地。其屬地且跨有歐亞。後蒙古太宗立。本父之遺志。必欲滅金。遣使如宋。假地且訂兩國夾攻之約。理宗大喜。出師應之。金主力不能支。自縊死。而金遂亡。於是宋與蒙古接壤。卒爲亡國之大患。女史氏按金之先出韃鞨氏。傳十主。共百二十年。今將其傳世之系統列表於下。

(三十第表統系)



後宋與蒙古有隙。蒙古主怒宋渝盟。屢舉兵南下。嘗至岳陽。有韓氏女名希孟者。爲卒所得。將獻之主將。女知不免。遂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裙帶中有詩云。『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委大禍。失身戎馬間。甯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噫。何其淒絕而悲壯。一至於此耶。

第二十節

告變之女嬪

(賈似道之誤國)

時賈似道專政。國益衰亂。理宗姪度宗。以似道有定策功。甚德之。稱之曰師臣。賜第西湖之葛嶺。時襄樊爲國屏蔽。蒙古圍之已三年矣。似道壅不上聞。帝忽問之。似道驚問告者。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遂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敢言者。

女史氏曰。襄樊爲國之屏蔽。三年被圍。此何等事。乃似道不言之。邊臣不言之。朝臣又不言之。而言之者。乃出自一女嬪。女嬪言之。是猶不足怪。女嬪言之。而竟爲似道所寃死。國事至此。尙可問乎。

似道於葛嶺間作『半閒堂』。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鬥蟋蟀。自是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

第二十一節

徐元娘 (元之南犯)

初蒙古有內亂。一時無外征之餘力。至憲宗立。又用兵西方。漸次平定。至世祖立。改國號曰元。遂南犯。時襄陽久困。呂文煥告急於朝。似道壅不以聞。及樊城陷。而都城遂不可守矣。

恭帝立二年。元兵進陷臨安。以帝及皇太子全氏等北去。太學生從之者百餘人。獨徐應鑣不從。乃與其子琦、崧及女元娘共誓焚死。子女皆樂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率子女具酒食祀飛而祝之曰：『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又賦詩以自誓。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縱火自焚。爲諸僕所救。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翌日得其尸祠旁井中。皆僵立。瞳目面如生。

女史氏曰：應鑣爲國而死。固節義士也。而其子其女皆爲應鑣而死。實亦爲國而死也。而時則又有以夫婦而成雙節義者。

第二十二節

趙昂發夫婦

當元兵渡江時。池州守棄城走。都統復出降。通判趙昂發知事不可爲。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我守土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妾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

不能爲忠臣婦耶。昂發笑曰：「此非婦人所能也。」雍氏曰：「妾請先君死。」昂發笑而止之。明日，元兵薄城，昂發夫婦冠帶而出。大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同縊死於從容堂。

及元兵入城，問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元將伯顏如堂中觀之，嘆息久之，爲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女史氏曰：節義不必求雙，而今竟成雙矣。斯真節義之無雙者。雖暴如豺，很如狼之人，亦當禮而敬之。伯顏何人，觀之歎息何足異焉。吁！漢族豈無人哉。

第二十三節

陳文龍母

又陳文龍能文章，負氣節，知軍興，化城破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偪耶。」卒不屈。及械送杭州，不食而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葬之，噫！宋何多賢哉！」

第二十四節

楊太妃

（諸賢之起兵及宋之亡）

恭帝北去後，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更立端宗於福州，力圖恢復。然卒無功。帝卽位三年而

崩於嶺南。陸秀夫等志不忘宋。更立帝昺。遷於崖山。元遣張宏範襲攻之。天祥在外被擒。後不屈而死。世傑之兵亦潰。秀夫亦知事不可爲。乃負帝赴海而死。宋遂亡。

當端宗時。羣臣請楊太妃垂簾聽政。太妃有賢德。與羣臣語。猶自稱曰奴。及帝昺時。太妃仍同聽政。及帝昺赴海死。妃撫膺大慟曰。『我忍死問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而死。

女史氏曰。當日之時勢雖去。而汪立信沿江之計。文天祥四鎮之謀。未嘗不可有爲也。惜乎前阻於賈似道。後惑於陳宜中。致令宋三百二十年之社稷。竟湮沒於洪濤巨浪之中。而元竟得以蒙古族入主中夏。其果天之不欲存趙氏歟。不然。何漢族之不強也。

第二十五節 宋代婦女

女史氏曰。有宋一代。最多賢德后。當宵小在位。朝政紊亂。時往往賴賢后以正朝綱。故兩宋時代。太后不時臨朝而終無女主之禍。如漢呂雉。武唐墨者。蓋以宋多賢德后。而鮮失德后也。迨社稷已傾。君爲國死。而猶有一楊太妃撫膺大慟投海殉國。甘葬身於魚腹之中。而不願偷生爲外族奴隸。其愛國思想有足多者。夫以母儀天下之人。而能忠正臨朝。捐軀死國。

則世之人之重德行重節義而以生命爲輕也亦宜矣此宋之所以多貞德之女子乎今請略述於下。

(一) 顧德謙之妻

顧德謙妻張氏。夢神明示以明日當爲雷擊死。曉聞雷聲甚巨。恐驚其姑。乃出屋跪桑下。以待死。聞空中有神語曰。是孝婦也。當延其壽三十年。

(一) 陳孝婦

陳氏嫁未旬日。夫忽行戍邊。託妻養其姑。及夫死不歸。父勸其嫁。陳氏曰。豈有受夫託養其親。已許而背之者乎。欲自殺。父懼而止。陳氏力作養姑五十餘年。喪葬成禮。朝廷賜金旌之。號曰孝婦。

(一) 包繆妻

包拯爲御史大夫。風節嚴厲。後爲龍圖閣直學士。故人皆謂爲包龍圖。包繆者。拯之子。早亡。惟遺一孤兒。拯夫婦疑其妻崔氏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氏蓬首垢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

孤子亦卒。母呂氏自荊州來，欲誘崔以嫁之。崔又以死自誓，母懼而舍之。既，鄉人上其事於朝，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於烽火，而表臺巋然獨存。號曰『節婦臺』。

(一) 張孝女

張孝女，羅江人。其母楊氏寡居。一日有事他出，及歸，則其典庫乙雍死，莫知殺者。典刑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故殺乙以滅口。命石軍劾治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私。遂逮女考掠，無實。吏乃重用其刑。女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乞於獄吏，得見母。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將死，死將訟寃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縣官李志甯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寢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兆，非殺人者，姓袁耶？有門卒言女饋食者曰：『袁大使吏執而問之，乙果爲袁所殺。』曰：『適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氏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乃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一) 陳安節妻

雒縣人王氏，節操行爲，爲鄉人所敬。年十八歸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王氏

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耳。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則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孫咸篤學有聞。

(一) 謝泌妻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適謝家。事姑甚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遁。姑疾篤不能去。侯氏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甯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侯却之。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甯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里人賢之。

女史氏曰。王氏能養其姑。侯氏又能養其子。此二婦者。固能孝能節。而其力作。自給。并能養人。視世之仰給男子之婦人。何啻霄壤。二婦其無依賴性。而能獨立生活者歟。賢矣哉。

(二) 曾晏

曾氏婦晏。江北甯化人。夫死。子幼。守節不嫁。宋理宗時。元兵入寇。官及守兵皆逃。晏乃助資糧。

勸土豪結砦募兵以拒賊。賊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率諸婢自爲一砦。賊攻愈急。晏乃散其家財。解其手飾。悉給田丁。曰：『與其淪於他族。毋寧濟我同宗。』於是鄉里咸感激。思奮遠近附之。晏自榷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未幾。賊皆退去。帝聞。詔封爲晏恭人。

女史氏曰：婦女之能兵事者。如朱序母孟太妃。劉夫人。洗夫人。花夫人。平陽公主等。亦不乏其人。而曾晏之結砦安民。以少敵衆。以弱敵強。亦足爲歷史生色。夫宋自南渡以來。外族憑陵。中原擾攘。而元人內犯時。晏恭人以一女子獨能結砦拒敵。黃牛山上之鼓聲。未知與金山上之鼓聲孰爲洪亮。

(一) 王貞婦

德祐時。元兵入浙東。王貞婦與舅姑及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婦乃佯謂曰：『若以我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者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過嶧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稍懈。嚙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元

至治中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祠山嶺上易其名曰『清風巔』

(一) 譚氏

趙宋宗室被譚氏吉安人元破吉安時趙遁去譚抱嬰兒隨其舅姑避兵文廟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欲汚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譚氏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孰若從舅姑而死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廡兩楹間爲婦人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炎其狀益顯

(一) 謝枋得之母及妻

謝枋得母桂氏其妻則李氏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後事舅姑奉祭祀待賓客皆有禮恭帝北去時枋得起兵恢復兵敗逃入閩中李氏携其二子匿貴溪山中采草木而食後元兵踪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氏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自經死於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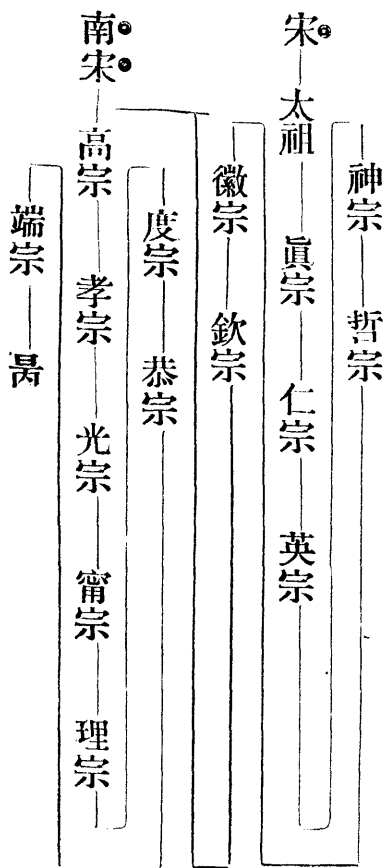
枋得母尤賢達自枋得被建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第二十六節 兩宋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外族內犯。何代無之。趙宋以前。外族內犯之禍。莫甚於晉。然五胡亂華。雖爲中國史上空前之國恥。而究其結果。不遇擾亂。北方之治安。長江以南。未盡爲胡騎所蹂躪。非無一片乾淨土也。故吾國立國以來。數千年間之外禍。未有如宋代之甚者。宋太祖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無漢高唐宗之虛聲。無秦皇漢武之雄才。既不足以取信於外。復不足以用威於遠。故立國未幾。契女丹真相繼內犯。割地求和。稱弟稱臣。終結成徽欽北去。康王南渡之惡果。然當日宋雖偏安。而有臣如岳武穆輩。金人聞之心膽俱落。苟予以信任之心。非終無恢復之望。惜乎賊臣誤國。忠臣冤死。而燕雲十六州終非我有。宋事遂不可爲矣。迨女真失敗。蒙古崛起。南宋諸君。臣偷安苟且。并此朝不保暮之小朝廷。亦不知所以保全之道。致令趙宋三百餘年之社稷。大漢數千餘年之古國。一旦而入於異族之手。從此而中國史上特添一亡國之紀念。悲哉痛哉。抑尤有可痛者。蒙古南犯。恭帝北去。後陸秀夫文天祥等志不忘宋。力圖恢復。立帝昺於崖山。爲趙氏延一線之宗祀。是舉也。關係於宋之存亡者。小關係於中國之存亡者。大而漢賊張宏範率師襲攻秀夫等。力屈負帝赴海死。而宋遂亡。而中

國遂亡。嗚呼。吾中國之痛莫甚於宋明之亡。國大好。江山淪於異族。而當時必有一二漢奸爲之效力。作走狗爲異族之功臣。爲祖國之賊。種是最可痛心者也。『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鏘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讀陳白沙先生崖山弔古詩。吾皆欲裂而淚欲枯矣。紀兩宋之系統表。書此以誌感。

(四十第表統系)



第四章 元代

第一節 世祖后 (元之統一及改革)

元自太祖起，幹離河傳四世而至世祖，遂滅宋而統一中國。招致漢人劉秉忠、許衡等，有才學者，改定官制，於是內外諸政多參用中國之舊規模，稍具惟胡漢之界，仍嚴各司長官，多用蒙古人。故終元之世，漢人無執政者，是固以外族而入主夏中者之手段不足獨爲世祖責也。世祖后宏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尤善於女工，勤儉而有節，當世祖滅宋後，宋幼主入朝，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問之，后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及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后奏屢帝乞令回江，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

女史氏曰：自古無千歲之國，非無國也，無千歲之專制國也。實則國也者，依據土地、人民之原素而成，立存在土地，不滅、人民不死，而國未有不存在者。自專制之君主，強舉其國爲一家之國，爲一姓之國，由是而國主易姓一次，卽其國存亡一度。實則國主易姓而國之土地、國之人民，未嘗有變，則卽謂國未嘗亡，亦無不可。然此說也，非所論於宋元遞嬗之時代。蓋中國者，吾漢民族之中國也；中國史者，吾漢民族之歷史也；中國而易其主，使所易之主而

亦爲吾漢民族如商之代夏周之代商秦之代周漢之代秦則謂夏商周秦未嘗亡國也可不然如宋之衰亡元人以蒙古族而入主中國是一國之統治權已操於外族之手土地則失而已人民則奴而已立國之精神已失謂之未亡烏乎可哉幸也外族入主往往岐視他族蒙人既以異族待漢人漢人亦以異族視蒙人種族之界不融乃吾中國吾民族復盛之機豈蒙人之福哉

第二節

成宗太后

(海都之亂及元代版圖之廣)

世祖崩後其孫鐵木耳卽位是爲成宗初太宗之孫海都以不得立常抱不平之心及世祖卽位海都愈不服隱蓄異志後自稱蒙古大汗舉兵進偪和林世祖大驚遣海山討之互有勝負及成宗立海都復大舉入寇爲海山所破走死其子率餘衆降西北邊始得無事女史氏按世祖在時常隆高麗征日本陷安南服緬甸南洋諸國皆入貢故元代之領土奄有東亞版圖之廣古今罕有

海山本成宗之兄子自擊海都後功烈頗著故成宗崩後海山遂入繼是爲武宗

成宗太后宏吉刺氏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其賢德其弟嘗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若欲

求官耶。汝自爲之。勿以累我也。

第三節

張麗嬪

(傳統之紛爭及順帝之荒淫)

武宗立後。慨然欲創制改法。至元大德之政。稍變更矣。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者。厥惟仁宗。

元自成宗以來。帝位相傳之際。必起紛爭。仁宗爲武宗之弟。當武宗傳位。約以次傳於其子。和世球。仁宗卽位後。聽丞相特們爾德之言。竟背前約而立己子。是爲英宗。迨英宗爲鉄失所弑。成宗兄子也孫鐵木耳。遂以友庶入繼。是爲泰定帝。泰定殂。而和世球卽位。爲明宗。未及一年。而爲弟圖帖木耳所襲。是爲文宗。後又傳位於甯宗。甯宗者。明宗之次子。在位二月而殂。後傳位於其兄。是爲順帝。

順帝荒淫無度。有麗嬪張阿元。帝甚嬖之。張性機敏。爲帝製繡絲紋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帝披裘曳履。冠方士所進春陽一線巾。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飢。遨遊台島間。與金仙羽客爲侶。視弃天下如土塊耳。

第四節

張義婦

(元室分裂之原因)

元自海都之亂而伊蘭欽察等國又相率效尤連年用兵國力日疲遂以財用不裕濫發紙幣失信於民以致物價騰貴歷朝權相復行暴政加以喇嘛僧徒恃勢橫行大爲民害國人怨憤元室之分裂實基於此

鄒平張義婦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甯未幾死成所張往取其骨行四十日而至福甯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於童語言動無異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言發得之持其骨祝之曰爾果妾夫耶入口當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歸給錢使葬仍旌其門而復其役

第五節

潘妙圓 (元之內亂及漢族起兵)

初察罕與孛羅有隙治兵相攻已而察罕被殺其子擴廓代領其衆時元太子當國亦與孛羅有隙乃命擴廓討之戰不利諸附太子者盡爲孛羅所殺後太子復命擴廓攻孛羅孛羅遂逐太子自專朝政荒淫無度順帝討誅之盡以兵權付擴廓中外翕然太子與擴廓後復以爭權故有隙互相攻擊而順帝復溺於娛樂荒淫益甚於是天下騷然漢人中之不服蒙古者遂並起而思逐之矣

時○則○有○韓○林○兒○有○徐○壽○輝○有○陳○友○諒○有○方○國○珍○有○明○玉○珍○有○張○士○誠○或○稱○帝○或○稱○王○揭○竿○起○義○豪○傑○風○從○其○亦○元○祚○之○應○斬○歟○
有○潘○妙○圓○者○山○陰○人○與○夫○徐○允○讓○避○難○於○山○中○允○讓○爲○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給○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恨○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而○死○

第六節 王烈婦

臨○海○民○妻○王○氏○色○美○兵○亂○殺○其○夫○驅○婦○過○嵎○縣○清○風○嶺○王○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馬○上○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魂○知○是○幾○時○回○兩○行○怒○淚○垂○頻○滴○一○對○愁○眉○鎖○不○開○遙○望○家○山○何○處○是○存○亡○二○字○實○哀○哉○』○題○畢○遂○投○詩○而○死○後○人○哀○之○刊○其○詩○於○石○上○

女○史○氏○按○清○風○嶺○卽○青○楓○嶺○以○宋○王○貞○婦○得○名○宋○之○末○旣○有○此○王○貞○婦○元○之○末○復○有○此○王○烈○婦○石○上○書○名○與○石○上○題○詩○同○一○馨○烈○清○風○嶺○旣○爲○二○婦○投○崖○之○所○此○清○風○嶺○之○所○以○不○朽○歟○

第七節 朱元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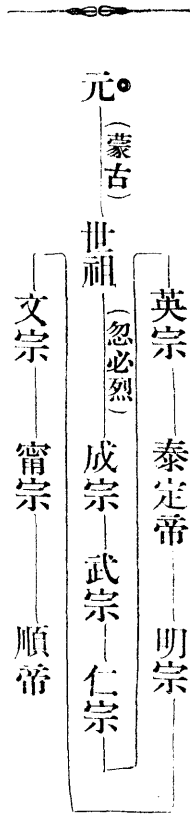
濠○人○朱○元○璋○素○有○大○志○父○曰○世○珍○母○陳○氏○兒○時○苦○多○病○欲○度○爲○僧○母○不○欲○年○十○七○父○母○相○繼○歿○

乃遵先人之志託身皇覺寺爲僧逾月寺僧等乏食俱散而元璋亦從郭子興起兵於濠未幾子興卒元璋代領其衆都金陵稱吳王討平漢吳諸國時元室方內亂無暇南顧元璋先遣將略定南方乃遣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渡河而北長驅直入元都而城門夜開順帝北去元璋遂卽位是爲明太祖

第八節 元之系統表

女史氏按自宋亡後八十餘年間元以蒙古族而入主中國而中國亡至明太祖以漢人而復主中國而中國興此中國史上之大紀念也然則吾中國女子史上烏可不留一元之系統表以作中國興亡之紀念哉

(五十一第表統系)



第四部 近古時代

第一章 明代

第一節

馬后

(明之統一及改革)

明太祖以淮右一布衣慨然有恢復中國之志。義旂所至。靡不向風。一舉平漢。再戰滅吳。三駕而元主遠遁。凡一切割據偏安者。剗削殆盡。卽位以後。惟元之梁王據雲南。未下。太祖一舉而討平之。至是而中原之地始復一統。是亦漢族之光也。

女史氏按自蒙古入主中國以來。漢族人民皆爲所鉗制。胡服胡言。充塞道路。政治風俗。非復漢唐之舊矣。然吾漢族四萬萬同胞。豈果無一人無奴隸性質哉。亦無如何耳。及太祖卽位。乃改制度。廢胡服。河山還我。開有明一統之隆。基制度。更張存大漢。舊時之面目。故太祖者。於有明爲開基之始祖。於大漢爲光復之功臣。凡我漢族。皆有血氣。皆有人心。皆當置一太祖之影像於腦經中。而毋得一刻忘者也。則太祖不死矣。則漢族不死矣。

太祖后馬氏習知兵事。在軍手緝衣履。以給將士。嘗勸太祖以不殺人爲本性儉。既貴常服澣

濯衣。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常輔以仁慈。勸太祖保全功臣。諸臣多所寬宥者。然則中宮之助。其關係豈淺鮮哉。

第二節 葛月娥

葛月娥。西域人。幼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大義。適蕪湖葛通甫。事上撫下一。秉禮法。諸婦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明年。陳友諒自上游而下。長似盧氏曰。太平有城廓。且嚴兵守。可恃。使月娥率諸婦往避之。未幾寇至。月娥歎曰。我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耶。抱幼女赴水死。

第三節 女秀才

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有萬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中舉女秀才。以疾還鄉。女史氏按遼史。邢簡妻陳氏。通經義。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此不過相似之名耳。不謂明初。乃實有女秀才也。

第四節 諸士吉之女

洪武中。諸士吉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士吉有女曰娥。時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冤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

斃事乃聞。勸之僅戍一兒。娥傷重竟卒。里人肖像曹娥廟。

女史氏曰：漢有曹娥，明有諸娥，其孝性之誠篤，何相似之甚也。曹年十四，諸年僅八歲，是諸又難於曹也。是諸又奇於曹也。千秋雙孝，銅像巍巍，二娥其不死矣。

第五節 丁錦孥

時又有以山東僉事坐法而死者，則唐方是也。其妻丁錦孥，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丁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沉，乃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女史氏曰：美哉此水，豈果無名，豈果欲待夫人而名之歟？『夫人潭』三字，直可歟。『夫人城』、『清風嶺』同稱千古矣。

第六節 戴德彝之嫂

（燕藩之亂）

太祖以宋元孤立而亡，懲其失，再行封建，以爲帝室輔。且使邊境諸王得專征伐，法非不善。惟帝性猜忌，誅戮功臣，雖以馬后之仁慈，亦僅挽救於萬一。於是諸王無所忌憚，至帝崩後，而燕

藩之亂遂作。

建文帝初立。慮諸王強大。謀抑制之。燕王棣。帝之叔父。鎮北邊。夙有重望。遂不自安而叛。以誅奸臣爲名。迭破官軍。帝遣鐵鉉等擊破之。燕王不得已。遁還燕。以待時會。已而宦官有怨帝者。密以京師空虛告之。燕王乃大舉兵南下。號曰『靖難』。陷金陵。帝不知所終。棣自稱帝。是爲成祖。殘忍好殺。諸附建文者。皆夷其族。方孝孺忠於建文。成祖召使草登極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四字。成祖大怒。夷十族。時練子甯。鐵鉉等皆不屈而死。

當金陵攻陷時。戴德彜亦被執。不屈而死。其嫂項氏。奉化人。居家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避。并藏德彜二子於山中。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女史氏曰。智哉此婦。俠哉此婦。豈僅戴氏之功。臣亦爲建文之忠臣。方孝孺諸人。忠義之氣。旣已掀天揭地。而野田草露之間。復有此等女子。吁。死建文者。不可謂無人矣。

第七節 姚廣孝之姊

又有姚廣孝者。初爲僧。及靖難兵起。廣孝亦預也。其姊聞之。曰。和尚慈悲。乃如是耶。旣貴還鄉。

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至貧家爲？不納。」易僧服往。姊出見之。廣孝連下拜。姊曰：「安用許多拜耶？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个好人。言畢，遂入戶，不復出見。

第八節

徐后

成祖后徐氏，中山王徐達之女也。博學好文，嘗著『內訓』二十篇，以教宮壺。遇命婦入，則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今諸命婦可不思有以翼贊乎？」又曰：「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無窮矣。」及疾劇，帝臨問，后曰：「天下雖定，然民生尙未大體恤，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矣。」又囑帝曰：「願無驕蓄外家。」語畢而崩。女史氏按：帝性殘酷，誅戮忠臣，慘刻殊甚，而卽位以後，獨能修德行仁，任賢去佞，實后內助之美焉。其諭命婦之言，而以國與民爲重，君與臣爲輕，非具大識見大慧眼者，不能道隻字。臨崩之際，又以無寵外家，諄諄告帝，其明德馬后之心，歟。至於以翼贊夫主之義，諭諸命婦，蓋卽男子平權之眞理。中國之女子，半皆不能盡此翼贊之義務，而徒日靳靳於衣服饋食之瑣事，以后此言藥之最良。

第九節

胡廣之女

（明初兵威）

初元引遁北方。降稱韃靼。然常思南犯。成祖屢親征之。窮追至土拉河。元裔多內附。帝有大志。又用兵安南。收其地爲郡縣。於是明之兵威遠震南洋。

時胡廣與解縉俱侍文淵閣。成祖曰：二人少同業。任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廣遂以女許字縉。子禎亮。後縉以讒死。家戍邊。廣欲改嫁其女。女以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可背之耶。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還。女歸之。

第十節

胡后

(洪熙宣德之治)

成祖卒於師。仁宗立。卽出賢士夏元吉於獄。咨以國事。洪熙之政美不勝書。惜甫期宴駕。而成祖次子高煦忽反。幸宣宗卽位。聽楊榮親征之請。得討平之。宣宗在位。任賢去佞。昭武欽文。故宣德之政不減洪熙。惟胡后之廢。戴綸之死。不無遺憾焉。初胡后無子。孫貴妃生子。后請讓位。居別宮。帝遂立貴妃爲皇后。

第十一節

張太后

(土木之變及于謙)

英宗初立。任用楊士奇楊溥等。天下乂安。張太后之功也。及太后崩。而生殺之權盡歸王振。遂致內治不修。邊疆不靖。而明室因以多事矣。

女史氏按王振一宦官耳。太祖鑒於前代之失，嘗嚴禁中官預政。及成祖以宦官力得篡立，甚德之。而中官遂得預政。至王振用事，而遂有土木之變。

初，瓦剌爲蒙古之一部，素附明。及也先爲相，兵勢甚強，遂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師次土木，敵四面圍之。帝乘馬突圍不得出也。先遂擁帝北去。幸郕王監國于謙等遂立以爲帝。以定人心。是爲景帝。羣臣多議南遷以避寇。于謙恐陷南宋覆轍，力沮其謀。明室復安。謙忘身憂國，景帝亦深任之也。先數入犯，卒不得逞，遂奉還英宗。

第十二節

慈谿王氏女（英宗之復位）

英宗之還也，景帝恐常讓位，頗不懌。于謙雖從容解釋，而讒間之言猶復日進。遂使兩宮不協，而事端又起。

會景帝病，徐有功、石亨輩遂擁英宗復位，并誣謙謀反，殺之。籍其家。海內冤之。英宗自復位後，頗知悔過。及憲宗立，而復任宦官，壅塞言路。劉吉、萬安相繼爲相，而天下復騷然矣。

初，慈谿王氏女聘於陳，未嫁而夫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入門卽侍湯藥。未幾夫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爲無名？」姑又使二女從容諷

之女不答。截髮毀容。姑終欲強之。窘辱萬狀。二女陵之若婢。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爲婢亦甘也。」夜寢。二女牀下。受溼得僵疾。女自幸曰：「吾知免矣。」鞠從子梅爲嗣。教之成人。至憲宗時。領鄉薦。卒昌其家。

第十三節

石門丐婦

(劉瑾之用事)

憲宗崩而孝宗立。君明臣良。百事咸舉。宏治十八年間。庶幾稍治。及武宗立而朝政又一變矣。武宗好逸樂。以四方章奏付太監劉瑾。瑾乃大得勢。有議己者。輒斥逐之。於是國政大紊。所在盜起。時湖大飢。有一婦從其姑與夫。走崇德石門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市人爭挑之。不應。與之食。不願誘以財。亦不願。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俟姑與夫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高橋上躍入水中死。

第十四節

楊繼盛之妻

(王守仁之擒宸濠及嚴嵩之用事)

宗室諸王以誅瑾爲名。舉兵反。幸得就擒。瑾亦伏誅。未幾而宸濠又反。賴王守仁起兵南贛。始就擒縛。而帝又假捕濠餘黨之名。出巡南京。久駐其地。及崩。傳位世宗。

世宗立。任用嚴嵩父子。黨惡橫行。忠良戮辱。時俺答屢寇邊。朝臣或主用兵。嵩主乞和。讒殺諸

主用兵者。俺答益驕橫。大爲明患。楊繼盛憤甚。上疏劾嵩。詞甚切直。嵩怒。下之獄。杖之。有遺繼盛。蚌跔膽者。曰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椒山自有膽也。繼盛之妻。上書請代夫死。嵩抑之。繼盛卒。寃死。

第十五節

劉氏二女

(倭寇之患)

元之時。日本內亂。財用不足。其失業游民。漸入中國。至以半商半劫爲業。是爲倭寇。明太祖嘗遣使至日本。使禁之。至世宗時。其禁稍弛。日本諸侯國。各自通於明。從事貿易。內地奸民。屢給日本人。日本人多怨者。其不逞之徒。乃乘機率衆。頻寇沿海。內地奸民。復爲之嚮導。勢益猖獗。興化劉氏二女。與里中婦。同爲倭所得。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諸繫女。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家女也。肯汙賊耶。倭笑慰之。作款曲狀。女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旣又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欲強犯之。女亦赴火死。同時死者四十有九人。女史氏按。自有倭寇以來。江浙諸省。連年蒙其害。世宗盡力討之。後得俞大猷。戚繼光等大破倭寇。殲之於平海衛。(卽興化)其患始息。

第十六節

鄭貴妃

(明與日本之交涉)

明初高麗之相李氏篡立。自附於明。請國號。乃受封朝鮮國王。同時復通使於日本。嗣以倭寇之亂。擾及朝鮮。朝日之交。遂絕。及日本豐臣秀吉起。欲張威於國外。乃促朝鮮入聘。并借道寇明朝。朝鮮不允。遂起兵伐之。朝鮮不能支。告急於明。明神宗以倭寇之故。夙惡日本。先遣遼陽之兵赴援。爲所敗。更發大兵繼之。又不利。乃遣使議和。時日本亦以糧盡欲休兵。始允受明封。及入貢。已而明定條約。未盡合秀吉意。秀吉怒。復起兵陷朝鮮。會秀吉病死。軍士多思歸。明師乘機逐之。事始定。

時外患既盛。內妖又作。初有匿名書於各署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尋又有狂人持梃闖入太子宮。擊傷門者。及執而訊問。語涉貴妃弟國泰。帝大怒。罷國泰。史稱『挺擊之案』。

第十七節

李選侍 (東林黨及三大案)

明制百官布衣皆得上書神宗時。無錫名士顧憲成等。以不滿於朝政。上書言事。及被斥逐。憲成歸里。就東林書院聚徒講學。朝野名士多附之。講學之餘。往往議及朝政。『東林黨』之名。震於海內。執政諸人懼甚。亦互相結托。以自固。痛詆東林諸人。遂成『東林黨』及『攻東林黨』。二派競相攻擊。及神宗崩後。而三案事起。二黨之傾軋更烈。

初神宗時有挺擊之案。二黨各持一。是互相及對。至光宗卽位。李選侍寵幸無比。未幾而光宗疾。有李可灼者。進紅丸。帝服之。俄崩。選侍擁立熹宗。於是攻東林黨。證可灼無惡意。東林黨爭其有罪。是爲『紅丸之案』。時選侍猶恃寵居乾清宮。楊漣左光斗等恐其干政。移之于別宮。而攻東林者。又咎其無禮。是爲『移宮之案』。

女史氏按三案之起。二黨各主一說。迨魏忠賢起。作『三朝要典』。翻三案以陷東林諸人。爲一綱打盡之計。而大禍始作。

第十八節

客氏

(魏忠賢之弄權)

太監魏忠賢素無賴。與熹宗之乳母客氏通。日導帝以淫樂。遂得信任。時葉向高爲相。引川東林諸人以排斥異己者。衆正盈朝。忠賢尙憚之。已而漸驕恣。楊漣乃上書劾其大罪。繼奏者不下百餘疏。帝俱不聽。忠賢遂益無忌憚。屢興大獄。而楊漣左光斗諸人。忠賢皆誣以罪。慘殺之。由是內外大權盡歸忠賢。

熹宗無人君之度。好親斧鋸。故忠賢得代答章奏。益肆威福。客氏復爲之內主。以致流毒海內。朝政大紊。至懷宗立。忠賢雖伏誅。而流寇內起。外患頻來。明事遂不可問矣。

第十九節 流寇起釁於婦人

初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車至來甚速羽健不及豫防恚甚遷怒於駙遞倡爲裁駙夫之說駙遞一裁凡倚此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且自神宗以來以國用不給遣太監四出開鑛任非其人大爲民害西北諸省又連遇凶歲於是流寇大起李自成遂得召集之轉掠諸省勢甚猖獗

女史氏按明季流寇流毒宗邦覆滅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於衽席可不愼歟

第二十節 秦良玉

懷宗天資英毅本可有爲而當時在廷諸人皆無禦敵之策遂致流寇益形猖獗出沒川省攻陷州郡專事劫掠小民不勝其苦矣

有秦良玉者本重慶儒家女嫁馬千乘千乘爲石柱宣撫使卒於任無子良玉代領其衆爲人饒膽識善騎射並通詞翰儀度閑雅而馭下嚴峻時值明季荒亂草寇乘間竊發良玉親率土兵數千名削木爲挺所至立功平定數郡時號『白桿兵』賊不敢逼

及張獻忠陷全蜀良玉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於兵吾以孱弱婦人蒙甲冑二十

年。今。不。幸。至。此。肯。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肆。行。殺。掠。獨。無。敢。至。石。柱。者。懷。宗。聞。之。製。詩。旌。之。詩。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女史氏曰。明末流寇之猖獗。古所未有。然李自成以一人橫行於天下。不數年間。秦晉楚豫之間。蹂躪殆徧。豈果有蓋世之英勇。遇人之才略哉。其所以猖獗至此者。則以在廷無禦敵之人耳。誦『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有不勝低徊長歎者矣。而良玉以一女子。獨能帥師勤王。保護數郡。足以愧煞鬚眉矣。自有良玉而麒麟閣上。又添一韻事。自有良玉而女子史上。又多一榮光。良玉其不可及哉。

第二十一節

懷宗及周皇后長公主魏宮人費宮人等之殉國

崇禎之十七年。李自成竟直犯都城。諸臣有勸帝南遷者。帝不從。及問以戰守之策。皆默然不能發一言。帝歎息久之。未幾城陷。帝語周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后急返宮自縊。帝又手刃長公主及所御妃嬪數人。天明。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回南宮。同太監王承恩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時帝遂巡久之。歎曰。吾待士不薄。今日至此。何無一人相從。帝

又自書衣襟前有『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之語。遂自經於亭之海棠樹下。王承恩對面縊死。時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嗚呼！如帝者其不媿爲高皇帝子孫矣。

帝死後自成入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皆擐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賊遇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汙。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從之者二百餘人。

又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中。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美麗。爭相奪。費氏給之曰。我長公主也。汝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以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給之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羅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

自成自入宮後遂改號大順。

女史氏按明季流寇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爲渠魁。而諸賊之中尤以李自成爲最盛。以草莽一匹夫乘政亂民貧年凶歲歉逞其殘忍之手段。專以劫掠殺戮爲事。演出亡國之慘劇。其亦當時之劫數使然歟。後之人觀明末遺恨之亡國悲劇。有不黯然神傷痛哭俱下者乎。

第二十二節 明代婦女

女史氏曰。明自徐皇后著『內訓』一書。以教宮內外婦女。二百餘年。間賢德之女。不可勝紀。闕而不錄。乃著者之過也。今請選擇其中之賢名。夙著闡德。久布者。略述於下。

(一) (石孝女)

石潛。新昌人。坐事籍沒京師。其妻吳氏。以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潛逃歸。吳兄弟懼連坐。殺置大窖中。吳氏不敢言。潛有一女。及長。問母曰。吾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年十六。舅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奈何爲父仇婦。』母曰。事非吾主。奈何。女頷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室中。母仰天大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仇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一) (湯慧信)

湯慧信。幼聰慧。通孝經。列女傳。嫁鄧林。林卒。慧信年僅二十五耳。一女七歲。鄧族利其居。迫使歸家。慧信曰。我鄧家婦。何歸乎。族知不可奪。買其居於巨室。慧信泣曰。我收夫骨於茲土。與同生死。奈何棄之。欲自經。巨室義而去之。慧信自計曰。族利吾財耳。乃出家資。盡畀族人。躬織紉。

以給。後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操舟來迎。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水至。竟溺死。

(一) (陳和妻)

陳和早卒。其妻高氏。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翁姑沒。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輶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不能自振。吾年三十。不敢言者。以汝王父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歸合葬。』剛唯唯。隨母至虞城。抵葬所。冢壘壘不能辨。高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至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行。卽開其冢。所識車輶宛然。攜歸。啓母窆。合葬之。

(一) (陳義姑)

陳女沙縣人。年十八。父母相繼沒。遺二男。親族利其有。眈眈於旁。女矢志撫弟。居常置簪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女燃篝照之。亟啓戶。具酒食。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耳。自此窺伺者絕意。及二弟婚畢。乃嫁。年四十五。終無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一) (王妙鳳)

王妙鳳嫁吳奎。姑有淫行。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並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終其臂。妙鳳拔刀砍臂。不絕。再砍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耶。逾旬卒。夫妙鳳之砍臂。視王凝妻之劈掌爲尤烈。而時則又有姑誨婦淫婦。不從而自經死者。則唐貴梅是。

(一) (唐貴梅)

唐貴梅之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以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受商賄。拷之幾死者屢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貴梅首實。貴梅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服自縊於後園梅樹下。越三日。面如生。

(一) (歐陽金貞)

歐陽金貞。江夏人。父梧。授以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後欽仰墜水死。金貞年甫十四。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汝未嫁。何得爾。』金貞曰。『女自問。無活理。卽如父母言。願終身稱未亡人。』大聲號泣不止。及殮。剪髮繫夫臂以殉。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

姑既失子。可并令無婦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姑病卒。乃歸甯。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昔殮羅郎時。有髮纏其臂。誰能開棺。還髮與我。則志易矣。』遂止。平生獨臥一樓。年六十餘卒。

(一) (金傑妻)

定海人金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頻行。其妻徐氏已有身。傑謂之曰。余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既而悔曰。我幾誤汝。吾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妾有死耳。敢望付託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瘵氣。徐撫孤泣曰。吾本欲從汝父於地下。奈金氏何。強營葬事。誓不改節。食淡茹苦十餘年。視子孫成立。乃卒。

(一) (義妾張氏)

松江楊玉山。商南京。娶妾張氏。逾月。以婦妬遣之歸。所贈以千計。張屏居自守。後二十餘年。楊坐役累罄其產。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其廬。拜主母。捧楊袂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裝嫁其女。并爲二子娶婦。留侍湯藥。踰年。楊死。守其柩不去。旣免喪。父母強之歸。不從。矢志以沒。終身未見一人。

(一) (成氏)

定陶教諭成繒之女。登封訓導尤輔之妻也。輔遊學靖江。成氏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曰。爾等衣否。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耶。獨我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塌上。

(一) (蔣烈婦)

蔣烈婦。幼穎悟。喜讀書。其弟文止。就外傳讀。輒以餅餌啖之。命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姜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頻欲自盡。其父數偵知。奔救免。禮部尙書姜寶。士進之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纒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曰。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污。令亡者知予心耳。日纂輯不懈。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

(一) (李貞婦)

壽昌李氏女。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嫁衣服焚之。以身赴火。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乞立嗣。復乞小樓。設夫位。坐臥於傍。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

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勸之避。女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主待焚，彭臆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一) (李烈婦)

李烈婦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恒凍餒。有黃某謀娶之，賄夫族使餌其姑，乃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皇升輿，既及門，非母家也。姑亦尋至，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既許，復何言。又問聘財幾何，姑亦數對，令急懷之去。婦曰：『妄自夫沒後，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湯，至久不出，啓戶視之，則縊死矣。』

(一) (王貞女)

太僕卿王宇之孫女，許字於侍郎顧章志之孫同吉，未嫁而同吉死，女卽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哭。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媪告其舅姑，舅姑掃庭內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歛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淚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屏居一室，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劇，女斷一指置藥中，病立間。姑歎曰：『吾以天奪吾子，常憂老無所侍，今妻不惜肢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人稱爲『貞孝女』云。

女史氏按以上所述。皆明代賢婦貞女之優美。歷史凡我後生。皆當奉爲儀型典式者。有明一代最多。賢德婦女。此不過略舉數人耳。

第二十三節

明之系統表

女史氏曰。元人失政。豪傑蠶起。明太祖以一布衣起義於濠。於數年之間。成一統之業。河山生色。日月重光。女史氏述史至此。特留一元之系統表。以作中國興亡之紀念。未嘗不崇拜太祖之神武。而慶賀大漢之光復也。乃未及三百年。李自成以草莽匹夫。乘間竊發。非有賁育之勇。非有張陳之謀。數年之間。蹂躪半中國。其略地之廣。草寇之中。罕有其比。然黃巢流亞。僅有帝王之思想。無帝王之能力。而吳三桂輩。又復假復仇之名。引外族之兵。使大漢河山。又淪於異族。女史氏述史至此。又留一明之系統表。以作中國再亡之紀念。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流寇之無道。賊臣之賣國也。嗟夫。萬歲山頭。鷓啼月下。壽皇亭上。棠隕風前。紀明之系統表。隱隱有餘痛矣。

(六十第表統系)

明	太祖	建文帝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景帝	英宗 <small>(復祚)</small>	憲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懷宗	

第二十四節

死國諸女子

女史氏曰明代婦女之嘉言懿行已略述於前矣。而當亡國之時。秦晉楚豫之間。凡宦家閨媛以及平民子女懸梁自盡投井死節者更不可勝紀。不可勝紀而必欲紀其一二。固作史者應盡之義務。亦作史者無窮之遺憾也。紀『死國諸女子』

(一) 周遇吉之夫人。

周遇吉甯武總兵也。驍勇絕倫。平時購選部下胡婦二十人。皆絕悍。騎射精捷。及賊犯甯武。甯武兵止四千。遇吉同其妻劉夫人。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十。斬首萬餘。後以衆寡不敵而敗。被執罵賊死。是時署中男子皆戰死。劉夫人率婦女登屋射賊。賊不得入。縱火焚之家屬俱盡。胡婦二十人共自伏室中。洞開其門。及賊至。即引強弩射之。斃百數十人。矢竭亦盡赴火死。紀『周遇吉之夫人』此其一。

女史氏曰。周將軍當日之威名。賊營聞之。心膽俱落。而當時婦女中有烈性。而且有武德者。舍『秦良玉』外。亦惟遇吉之夫人。明不可無遇吉。更不可無遇吉之夫人。自有夫人而明。史固增特色。而女子界上復放一線之光明。紀明末死國諸女子。夫人其尤偉哉。尙已。

(一) 金毓峒之妻及婦

初李自成之未犯都城也。先陷保定。御史金毓峒及從子金振孫等皆死之。毓峒妻王氏自經死。其子婦陳氏年十八。與祖母張氏。母楊氏等。一時亦盡投於井。紀『金毓峒之妻及婦』。

(一) 黎宏業母

又有黎宏業者。由舉人知和州。及流寇至。宏業登陴固守。城將陷。跪告其母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母泣諭之曰。事至此。有死而已。勿以我爲慮。遂自經。妻女皆死之。紀『黎宏業母』。

(一) 衛景瑗母

衛景瑗巡撫大同。賊陷大同。執其母以脅之。景瑗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可卽殺我。我固應痛詈汝輩。以老母在。恐貽之慘禍。我姑忍耳。』自成脅之三日不屈。飲食亦不接。自碎其首於賊門之石獅子而斃。母夫人之既執也。曰。『我爲朝廷命婦。子爲朝廷命臣。豈食賊食。罵賊』。

不絕而死紀『衛景瑗母』

女史氏按大同之陷。死節者甚多。忠而孝者。則以景瑗爲首。

(一) 楊夫人。

楊夫人姓朱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之妻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亂賊哉。』遂伏刃而死。紀『楊夫人』。

(一) 姚全姑。

孝貞女姚全姑。經歷姚士忠之女也。美姿殊絕。端謹寡言。行止無苟。時及笄。未字。賊入後。有僞權將軍見其美麗。欲納之。全姑矐目大叱曰。『此頭可斷。此身不可辱也。』賊執父母二弟妹劫之。必欲致全姑而後已。全姑大哭曰。『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姚氏宗祀。罪無可逃矣。』遽觸柱求死。衆抱持止之。會賊以事他出。防稍疏。全姑共其父母弟妹俱自縊。及暮賊歸。見全姑顏色不改。欲污其尸。尸忽轉面。賊大驚。避去。而全姑以繩斷。縊喉未絕。而復生。賊喜求合。全姑佯應曰。『若能殪我父母弟妹。方可從。』賊卽厚葬其家數人。旣葬。全姑始持刀罵賊。欲擊之。因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劈。頃刻而斃。紀『姚全姑』。

(一) 孟章明妻

賊犯都城時。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城陷。死於城下。其子章明收葬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往。吾往從大人。』王氏曰。『爾死。我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王氏遂自縊。章明乃大書壁上曰。『有侮我夫妻尸者。我必爲厲鬼殺之。』亦死。紀『孟章明妻』。

(一) 馬世奇二妾

馬世奇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汝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均入室自縊。世奇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救北面再拜。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自縊而死。紀『馬世奇二妾』。

(一) 劉理順妻妾

賊入時。劉理順大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自盡。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

者以劉狀元爲最紀『劉理順妻妾』

(一) 周鳳翔二妾

明懷宗死國後梓宮暴露東華門外右庶子周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紀『周鳳翔二

妾』

(一) 汪禕妻

都城未陷時簡討汪禕恫瘼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及城陷禕與妻呼酒命酌禕大書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縲於梁問禕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妻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縲正左右序而死紀『汪禕妻』

(一) 陳良謨妻

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縲於梁欲自盡妻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若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

先君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乃別作一繯與之同盡紀『陳良謨妻』

女史氏曰良謨之言爲祖宗宗祀計亦非不善然大明社稷已屋高皇帝之血食且斬矣良謨何人而尙欲爲宗祀計乎日與其生子而爲賊之奴隸不如同歸於盡之爲潔也時氏其烈矣哉

(一) 成德母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山西人賊入時未知聖駕奚若入朝遇張縉彥於午門外德以頭觸其胸曰若輩平日不聽我言故至此既知懷宗已崩大哭遂歸見母母曰『我以汝從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痛哭不語母會其意遽入室自縊德乃自殺其妻及妹而死紀『成德母』

(一) 金鉞之母及妾

金鉞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城陷遂易冠服拜訣其母投河而死從者奔告其母章氏母曰『我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亟投井死鉞妾王氏見太夫人入井大哭繼入而殞紀『金鉞之母及妾』

(一) 李夢禧之妻女

順天士民李夢禧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聞賊入相期共死長女金姑年十七已字未嫁同母弟妹婢一時先縊畢夢禧遂自縊紀『李夢禧之妻女』

(一) 曹持敏母

諸生曹持敏母張氏於寇急時率其子女哭於家祠曰『我曹子登之裔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闔門矢志無媿耳』及城陷張卽自縊全家皆死紀『曹持敏母』

女史氏按時城陷自死者不可勝紀其氓士中尙有數十輩聞者皆略言其人失其氏姓遂缺而不傳亦一大恨事也雖然幸有此一二人亦一大快事也

(一) 吳武弁妻

武弁吳姓失其名住江米巷城陷時夫婦同縊紀『吳武弁妻』

女史氏按甲申之變武臣之力戰而陣亡者舍千總徐文樸將軍賀珍一二人外實難其人亦吾中國明代史上一大奇恥也而武弁吳某雖未嘗巷戰而死而於賊入時能與妻同死亦不可多得哉嘻

(一) 劉文炳祖母

賊破外城時。劉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氏。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之外祖母。年九十餘。亦投井死。紀『劉文炳祖母』

(一) 王延禱妻

進士王延禱。與母陳氏。聞城陷。卽投井。其妻張氏曰。姑死我亦死。亦投井死。紀『王延禱妻』

(一) 王世琇女

賊破歸德府時。王世琇死之。其女愛姐。適一儒生。婚未幾。遇變。聞攻城聲。輒嚴服以待。城陷。人曰。賊上城矣。女卽趨赴火死。時年十六。紀『王世琇女』

(一) 陳氏婦婢

保定之陷。陳士章之妻張氏。士章子宗瞻妻楊氏。宗瞻子文學妻常氏。文學弟金嬰妻億氏。凡三世四人。同時投井死。其婢有馬兒。罩春山花菊花四人。亦從主攜手。共投井而死。紀『陳氏婦婢』

(一) 張羅彥之二妾

張羅彥保定人奉差助守保定賊攻保定時羅彥數敗之聞京師已陷懷宗殉國乃仰天長歎誓不與賊俱生而李邦泰等與羅彥共守城出降賊城遂陷羅彥知事不可爲急歸書其壁曰『光祿寺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於井亭』時年四十有八其妾朱氏錢氏聞城陷皆坐井亭以待見羅彥猝至朱先自刎欲速死而氣未絕與幼女及錢氏共投井中紀『張羅彥之二妾』

(一) 張羅善之妻

張羅善邑庠生羅彥之弟闖陷京師時書懷曰『逆賊聲橫起王畿勢漸危吾徒宜仗節何計可匡時』遂投井而死其妻高氏年三十一有女三人歎曰吾死止留男不留女於是先投次女於井復束小女於懷携長女同下紀『張羅善之妻』

(一) 張羅輔之妻

張羅輔亦羅彥弟賊至乘城射賊晝夜無休時賊入輔引弓射之應弦而倒莫敢近頃之矢盡乃持刀斫賊賊并圍之滿身受賊鋒矢創多遂死其妻白氏年三十適歸甯聞變遽欲入井衆出之白氏曰『我夫豪傑城陷必死豈可留妻子不若人耶且張氏一家勢必盡死我將何歸』

乎。衆皆閉之。或以板覆井。少間。白氏以汲水去其覆板。長女甫八歲。白氏呼曰。兒來看井中何物。二女就視。遽推入之。遂自下。紀『張羅輔之妻』。

(一) 張羅士之妻。

羅彥又有弟曰羅士。早卒。其妻高氏。撫遺孤十有七年。城被圍。卽相勵以必死。及陷。或諷阻之。高氏艷然曰。『吾爲嫠婦。久必待受辱死耶。』遂縊。紀『張羅士之妻』。

(一) 張羅吉之妻。

張羅吉。羅彥之弟。羅輔之兄也。其妻王氏。年三十二。賊至時。方歸省父母。聞圍急。遽返。吉怪問之。王氏曰。『歸欲與子同死耳。』旣而泣語吉曰。『吾婦人懼辱。義必死。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卽絕爾父母後。何忍。』吉從之。變形易服。從水門亡去。而王氏遂與羅士之妻高氏同死。紀『張羅吉之妻』。

(一) 張羅彥之伯母。

李氏者。張純心之繼室。純心爲羅彥之伯父。已逝世久。李氏年七十有四。賊急。以兩孫婦年少。勵以死節。及城陷。遇賊。李氏厲聲曰。『吾張羅彥之伯母也。忠臣之家。城陷當死。何惜老命。』

罵不絕口。被創破腦而死。紀『張羅彥之伯母』

(一) 張羅彥之姪婦

純心之孫張震妻徐氏。年二十五。城將陷。謂祖姑李氏曰。『太夫人年邁。且欲死節。吾年少。何爲不死。』城陷。投井而死。又震兄張巽妻劉氏。亦投井死。紀『張羅彥之姪婦』

(一) 張羅彥之子婦

邑庠生張晉羅彥之子。見父自縊。卽自投井中。當晉未死時。其妻師氏。年二十九。先自投井。以絕夫慮。紀『張羅彥之子婦』

(一) 張氏之婢

喜兒者。張氏之一婢女也。年甫十六。見主人投井。亦投井死。紀『張氏之婢』

女史氏按保定之陷。張氏死者。長幼二十餘人。賊至其家。見衆尸。皆歎惋。有流涕者。羅彥尸在井亭。及婦女之出自井中者。暴露三日。無敢埋者。有三犬恃其爪牙。守護之。鳥鷹不敢下。賊有窺之者。一犬嚙其足。截拇指而去。賊見犬駭異。乃令人藁埋之。時人呼之曰『義犬』。女史氏曰。保定之陷。一時殉難者最多。而以張氏爲尤盛。庭堦尸積。而復有三犬以守之。故

張氏一門死國。可爲全國死國者之代表。而此三犬。雖爲張氏之義犬。然能守護死國者之尸。又能嚙去賊國者之足。犬其有愛國心歟。犬而有愛國心。當目之爲國犬。而不得僅僅以張犬目之矣。嗚呼。犬猶如是。而當時竟有以皇皇漢族赫赫明臣。認賊作主。賣國求榮。搖尾乞憐。而甘作外人奴隸者。吁。

女史氏述女子新史。至明末死國諸女子。而覺有千百萬不可思議之感觸。刺激我腦。使我忽而怒目切齒。忽而髮上指冠。忽而悲從中來。忽而淚數行下。忽而一點心酸。從腦髓中直透。至踵臆。嘻。吁。此非大明滅亡之人慘劇耶。此非大漢滅亡之大紀念耶。予嘗讀東西建國獨立史。亦見有彼方志士之愛國者矣。當國勢屈辱于戈。擾攘之秋。往往有英傑之志士。熱心愛國。捨身仗義。同胞享其幸福。國魂於以昭蘇。蓋國家之文明。要皆英傑之志士。把頭顱以換得之也。吾中國當大明亡國時。天子已激烈投繯。皇后又從容殉節。臣子中之捐軀殉國。如倪元路。范景文。李邦華。施邦耀。吳麟徵。孟兆祥。王家彥。周鳳翔。劉理順。陳良謨。汪禕。吳甘來。崔胤。王國興。許直。王章。周遇吉。衛景瑗。馬世奇。陳良成。德李夢禧。金鉉。劉文炳。王延禔。曹持敏。王世琇。吳武弁。以及張羅彥之兄弟子姪。如彼其人。復不可勝道。而女子界上。又復

若。是。之。轟。轟。若。是。之。烈。烈。飛。去。無。數。頭。顱。揮。却。無。量。熱。血。俠。情。奇。烈。青。史。生。香。可。敬。也。尤。可。哀。也。可。羨。也。尤。可。悲。也。敬。者。何。捐。軀。殉。國。其。義。可。敬。也。哀。者。何。國。亡。身。殉。其。志。可。哀。也。然。身。雖。與。國。同。盡。名。不。與。國。同。亡。熱。血。噴。流。而。諸。死。國。者。竟。得。常。爲。中。國。史。上。偉。大。之。人。物。是。又。可。羨。也。吾。敬。諸。君。之。義。吾。哀。諸。君。之。志。吾。更。羨。諸。君。之。名。以。如。此。可。敬。可。哀。可。羨。之。人。而。爲。中。國。史。上。偉。大。之。人。物。不。能。爲。中。國。建。國。史。上。偉。大。之。人。物。吾。又。不。得。不。爲。諸。君。悲。也。吾。書。至。此。但。覺。淚。痕。滿。紙。陰。氣。逼。人。而。兩。手。麻木。不。得。動。彈。吾。於。是。一。擲。筆。而。起。滿。清。史。之。殺。青。姑。俟。諸。異。日。

結 論

女史氏述中國女子新史既畢。不禁肅然起敬。額手歡呼曰。此非吾中國古代吾女子界上優美之歷史耶。於戲。偉大哉。吾中國偉大哉。吾中國之女國民。何若是之多賢也。何若是之多賢也。夫自陰陽剛柔尊卑強弱種種之界說發生以後。男女兩界間。遂劃然分一鴻溝。男子既以陰柔卑弱相待。女子亦以陰柔卑弱自居。一舉也。一動也。皆束縛於男子號令之下。而不敢有所反背。一衣也。一食也。皆仰給於男子股掌之上。而不能自作生涯。以顛則圓趾。則方官。則五肢。則四之人。受制於顛。同圓趾。同方官。同五肢。同四之人。而不知羞恥。不知憤恨。不知奮發。靡憤憤。相習成風。而是書所採入。賢豪之女子。獨能奮起於千載以上。或建偉大之事業。或垂優美之名譽。或任家庭之教育。或抱明決之見解。或懷慈善之心腸。或秉貞潔之德性。或尙雄武之精神。或具愛國之思想。炳炳焉。彬彬焉。足以一革吾女界陰柔之故習。足以一洗吾女界卑弱之奇羞。其生平歷史。有令人感想之而不能已者。有令人讚美之而不能已者。有令人謳歌之而不能已者。崇拜之而不能已者。非中國女子界上優美之歷史耶。非中國女子界上偉大之人物耶。吾感想之。讚美之。謳歌之。崇拜之。而不能已。吾更願與吾女界同胞。時時感想之。

時時讚美之時時謳歌之時時崇拜之此是書之所以作也

吾書至此。客有過而詰之者曰。子之爲此書也。豈不欲以古人過去之事實。爲後生未來之方針乎。然吾中國女學界上古聖豪傑之著述。如『女憲』『女則』『女訓』『女誠』『女範』『女鑑』『女規』『列女傳』亦既汗牛充棟。詳哉其言之矣。亦既大聲疾呼。不憚以一人之筆之舌。爲女界之木鐸。女界之警鐘矣。子又何是書之作也。

女史氏聞言。退而若有所思。繼而起曰。唯唯。否否。不然。夫所貴乎歷史者。貴乎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往事。尤貴乎以偉大高尚之理想。發明一民族興亡盛衰之原因。結果使後之讀是書者。聞風興起。贊歎舞蹈。忽焉而喜。忽焉而怒。忽焉而精神若有所刺激。忽焉而志氣若有所發揚。忽焉而相戒曰。吾儕宜無爾忽焉。而相勵曰。吾儕宜如此。而決不可斷斷於一人一事之短長得失。而又是非過當也。女憲也。女訓也。女誠也。是也。非也。吾不敢知。然要皆撫探古聖賢人垂戒之言。而爲之者。乃修身教科。非歷史之體裁也。卽如女範女鑑。女規列女傳。亦既採集古女子之性行事實。而敘述之。紀贊之矣。然而殘編斷簡。無首無尾。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徒從事於一人一事之短長得失。而於列代事局之遷變興亡之原因。舉凡

中國史上緊要條件偉大之人物外交之得失戰爭之成敗均未能約略紀述要而言之乃合無數之墓誌而爲之者非所謂完全之歷史也且其所短長褒貶者無不依據於陰柔卑弱種種之界說而權衡乎其間以之束縛女子之身心則有餘以之振起女子之志氣則不足以涵養女子之德性則有餘以之發揚女子之精神則不足此是書之所以作也此是書之作所以以振起女子之志氣發揚女子之精神而提倡女權之發展爲惟一之目的也

客又曰子旣以提倡女權之發展爲惟一之目的則吾國女權之不昌亙古如斯子何不於西國史上採取女英豪之歷史以勸勉之感化之而又何必拘拘於中國哉

女史氏不禁勃然變色而起曰子何崇拜外人而蔑視己國哉夫西國女英豪之所以爲英豪者以其有高尙之旨趣與奇特之理想與獨立之主義與偉大之事業耳吾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數千年以來豈果無一二英豪之女子足爲吾中國女子界上生色乎吾嘗冥求之於古代史中而見有主持大局提倡風化於國計民生上有絕大之關係者如女媧之正婚姻嫫祖之教育蠶馬后之崇節儉長孫后之獻可替否高太后之舉賢斥佞馬皇后之輔濟仁慈非中國之『維多利亞』乎而見有含垢忍辱屈體事仇隱以一身爲犧牲而父之仇卒以報國

之恥。卒以雪者如妹喜之亡夏。妲己之敗商。褒似之滅周。西子之沼吳。非中國之『蘇斐雅』乎。而見有天性友愛。甘自苦辱。卒以揚弟之名。成弟之事。而勉其禍患者如聶嫫之殉弟。曹姑之上書文姬之匿弟。辛女之勸義。何母之報復。陳姑之撫育。非中國之『罷賴茵』乎。而見有慈善爲懷。熱心公益。不忍同胞之慘酷。而犧牲其身。家生命以救之者。如巴寡婦之捐財免役。章氏母之還箭。甘屠曾氏婦之結砦。活民非中國之『批茶』乎。至若楊敞妻之以廢昏。立明勸夫決議。則卽『梅曉若革命主義』之端倪也。徐皇后以翼贊夫主諭諸命婦。則卽『羅蘭夫人平等自由主義』之代表也。至若絹女之鼓楫緹嫫之上書。曹娥之投江。龐娥之礪刃。荷灌之乞師。木蘭之從軍。王舜之踰垣。盧氏之冒刃。顧妻之跪桑。張女之禱天。諸女之臥板。石女之自經。王女之斷指。孝女。俠女。千古流芳。彼『路衣慈』之孝。養盲父。何以過之。而且傳經有伏女也。續史有班姬也。觀書有二喬也。謝女有詠絮之才。劉妻獻椒花之頌。衛夫人創簪花之格。宣文君之升堂。講周官。宋若昭之入宮爲女教。要皆才德兼美。學識並優。又豈『盧月』輩所能頡之頡之者哉。

而吾之所以尤重吾國女子者。則以吾國女子之有『武德』也是當神州陸沉。外族憑陵。千

戈。四。起。胡。塵。撲。地。之。秋。堂。鬚。眉。男。子。或。束。手。待。斃。浪。浪。焉。與。秋。草。同。枯。或。搖。尾。乞。憐。屈。身。爲。累。朝。長。樂。老。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傑。之。女。子。出。而。維。持。一。面。纖。纖。玉。手。支。撐。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壓。倒。一。朝。文。武。夫。人。城。外。鞞。鼓。喧。天。娘。子。軍。前。繡。旗。蔽。野。如。趙。昂。妻。之。畫。奇。計。李。毅。女。之。破。芩。夷。朱。序。母。之。却。秦。寇。張。茂。妻。之。討。沈。充。孟。太。妃。之。安。危。城。劉。夫。人。之。討。梁。兵。洗。夫。人。之。平。番。夷。平。陽。公。主。之。置。幕。府。劉。將。軍。之。從。征。討。梁。夫。人。之。破。金。兵。秦。良。玉。之。勤。王。事。劉。夫。人。之。射。國。賊。武。德。昭。著。非。歷。史。上。佳。話。乎。卽。或。不。幸。而。家。國。淪。亡。則。以。身。殉。之。無。吝。無。畏。蓋。之。亡。也。有。邱。妻。魏。之。亡。也。有。乳。母。楚。之。亡。也。有。虞。姬。而。五。胡。之。亂。晉。也。則。有。蕙。風。梁。妻。許。妻。及。尹。虞。之。二。女。趙。宋。一。代。外。寇。最。盛。而。死。國。之。女。子。亦。多。金。之。攻。淮。也。有。毛。惜。惜。元。之。南。下。也。有。韓。希。孟。有。徐。元。娘。有。王。貞。婦。有。譚。氏。有。趙。昂。發。之。妻。有。陳。文。龍。之。母。有。謝。枋。得。之。妻。及。其。亡。也。而。又。有。投。海。殉。國。之。楊。太。妃。自。是。而。後。歷。史。中。斷。而。大。明。之。亡。也。則。有。周。皇。后。則。有。長。公。主。則。有。魏。宮。人。費。宮。人。則。有。黎。宏。業。之。母。金。毓。峒。之。妻。及。婦。以。及。衛。景。瑗。之。母。楊。鶴。之。母。姚。士。忠。之。女。孟。章。明。之。妻。馬。世。奇。之。妾。劉。理。順。之。妻。妾。周。鳳。翔。之。二。妾。汪。禕。之。妻。陳。良。謨。之。妻。成。德。之。母。金。鉉。之。母。及。妾。李。夢。禧。之。妻。女。曹。持。敏。之。母。吳。武。弁。之。妻。劉。文。炳。之。祖。母。王。延。禔。之。妻。王。世。琇。之。女。

陳氏之婦婢。以及張羅彥之二妾。張羅善之妻。張羅輔之妻。張羅士之妻。張羅吉之妻。張羅彥之伯母。張羅彥之姪婦。張羅彥之子婦。張氏之婢等。或投繯殉國。或入井就義。吾於是乃益信吾先民之尙武精神愛國思想也。彼『貞德氏之解圍』以及『斯巴達婦女之愛國』又何足多焉。又何足多焉。

夫吾先民之精神。既若是之尙武。吾先民之思想。又若是之愛國。而吾先民腦經中復有一最高尙最完全最優美最純粹之一大特性。而爲他國女子所萬不逮者。而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而未嘗一刻忘者。斯性何性。則『節烈』是也。上古之世不可攷矣。自有書契以來。如湘妃竹。淚衛女。桃湯寡夫人。柏舟之詩。蔣烈婦。白蓮之種。要皆矢志清貞。至今讀其書。猶令人齒齟生香也。至若晏娥之踰垣。越姬之從死。孫夫人江上貞魂。孟才人床頭殉節。又皆以國君夫人。從容就義。更不可及者也。至若皇甫妻之被箠。朱貴兒之被殺。王凝妻之劈掌。王妙鳳之砍臂。夏侯令女之斷鼻。胡廣女之截耳。丐婦之躍水。劉女之投火。王氏女之截髮。唐貴梅之懸樹。又何性之烈。德之貞。一至於此乎。至若關盼盼之燕子樓。包拯婦之節婦臺。雖曾經烽火。未必依然無恙。而後之人。猶得於頽垣破瓦中。搜尋舊日遺址也。至若王貞婦清風之嶺。丁錦孥

夫。人。之。潭。則。并。地。以。人。名。人。以。地。傳。千。秋。萬。世。後。過。其。地。者。皆。得。於。山。巔。水。涯。看。古。柏。森。森。雲。天。高。矗。彷彿。想。見。其。爲。人。吾。中。國。有。如。此。偉。大。之。人。物。亦。可。以。自。豪。矣。而。又。何。必。抱。崇。拜。外。人。之。見。而。蔑。視。己。國。之。人。哉。此。是。書。之。所。以。作。也。此。是。書。之。作。所。以。拘。拘。於。中。國。之。人。而。以。中。國。女。子。史。名。也。

然。吾。之。爲。此。書。也。吾。非。徒。欲。以。吾。先。民。偉。大。優。美。之。歷。史。爲。自。豪。地。也。吾。願。與。吾。女。界。吾。同。胞。思。之。夢。之。崇。拜。之。而。矜。式。之。以。如。此。偉。大。國。之。國。民。以。如。此。偉。大。國。之。國。民。中。之。一。國。民。以。如。此。偉。大。國。之。國。民。中。之。一。女。國。民。應。思。吾。先。民。之。如。何。奮。起。於。千。載。以。上。應。思。吾。同。胞。之。如。何。奮。起。於。千。載。以。下。以。恢。復。吾。先。民。舊。日。最。榮。耀。之。名。譽。復。放。萬。丈。光。明。於。二十。世。紀。中。國。女。子。世。界。黑。暗。之。洞。裏。而。有。更。上。一。層。極。目。千。里。之。觀。決。不。可。復。拘。拘。於。陰。柔。卓。弱。種。種。之。界。說。以。自。束。自。縛。俾。吾。先。民。所。造。名。譽。之。歷。史。至。此。而。斬。也。吾。同。胞。其。有。意。於。此。乎。吾。同。胞。其。勉。之。吾。同。胞。其。勉。之。



神州女子新史續編

海虞 徐天嘯 編著

發端

或有問於女史氏曰。子述女子史。至明末死國諸女子。既廢書三歎。擲筆而起。今胡爲有續史之編乎。女史氏曰。斯言信哉。然續史之編。是又烏可以已。令請先言其故。

憶昔大明末造。鬪獻構亂。傾覆宗社。明懷宗與周皇后諸宮人。投繯殉國。秦晉楚豫間女子之死國者。其數殆有千萬計。此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浩劫也。時滿清方乘我內亂。屢犯關內地。賊臣洪承疇。輩相率投降。至吳三桂引滿兵入關。擊敗自成。據我燕京。遂分兵南下。令吳洪諸賊爲之先驅。窮追流寇。搜殺故明遺族。慘殺吾義夫節婦之不屈者。今日屠某城。明日屠某縣。又明日屠某州。哀哀我同胞。幾無噍類矣。時雖有明遺臣史公諸人。不忘故國。或奉明裔而君之。偏守一隅。力圖光復。而引狼入室之吳洪諸賊。爲又虎作倂。摧殘同類。未幾而遺臣相繼死。福王唐王桂王等。或死或亡。而韃鞨種人居然君臨我中國矣。故明之亡。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漢賊。女史氏述史至此。更不暇哀明祚之亡。於流寇。而深痛我祖國之亡。於漢賊。恨不得起吳。

洪諸賊於既死而手刃之以謝我祖我宗在天之靈今既不能手刃諸賊而諸賊之罪惡史又爲前編所未及則續史之編是烏可以已

自滿清入關後據有我漢土奴隸我漢人其虐待我族之痛史筆不勝述吾漢人受制於異族帝制之下俯首帖耳垂二百年洪楊起義乃專制反抗力之作用又爲吾民族主義發達之動機而曾國藩輩又甘爲滿族出死力不惜自殘其同族清祚幾覆而復安此一役也吾漢族健兒之死者無算而女子之流離顛沛忍辱以死見危授命者至爲痛苦則續史之編是又烏可以已

洪楊失敗後滿清專制之凶焰益熾吾漢族志士既痛同族之相殘復憤異族之虐待不得已而主張革命提倡之鼓吹之者又數十年或奔走海外或運動內地屈指計之起義者十餘次失敗者亦十餘次而其事終不成然吾革命諸先烈不因其事之失敗而灰其初心且因其事之失敗而革命之志乃益堅百屈不撓不折不回噴心血擲顛頭多一番經驗卽多一番進步由是而民族主義乃大昌由是而民權主義乃大振去歲武漢起義得一舉而成功者豈眞能一蹴卽至哉吾革命健兒女之流血以死者吾人皆當感想其賜而崇拜之於無窮無窮也雖

然此次之革命種族革命也。亦國體政體之革命也。乃吾漢族出奴入主之一大轉機。亦吾中國由專制而入共和之一大關鍵也。今日者距共和成立之時期忽忽已一年矣。女史氏憶及去年武漢起義時。吾漢族健兒之投筆從軍。奮戈殺賊者。其人其事可敬可愛。而數千年黑暗之。女界亦能一躍千丈。有女子革命軍之興起。有女子北伐隊之組織。有女子募餉團。女子救傷隊之發現。其愛國之熱誠。尙武之勇氣。卽求之先進國之女界中。亦難得其人。此豈僅吾女界之光。亦吾中國之榮也。女史氏之述女史。本欲發揮吾民族。吾女界之光榮。則對於是等之女子。烏得不紀載其事。實而表揚之。既如是也。則續史之編。是更烏可以已。

有此三大原因。而女史斯續編矣。夫既曰續編。則其編著進行之程序。與夫編著列舉之事實。均不能與前編無異。今再述其異點。

前編自太古至明末。分爲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時代。今續編則爲專制之末代史。此末代中。又分爲三時代。

(一) 明臣起義時代

(二) 太平建國時代

(一) 民國成立時代

自明末至洪楊起義前爲第一時代。自洪楊起義至其失敗爲第二時代。自洪楊失敗後。至革命軍起。滿清覆滅。共和建設爲第三時代。此續編與前編之異點也。

再前編共分四部。部有章。章有節。每節之下。必繫以一女子或兩個以上之女子之姓氏或事實。爲特別之標示。今續編則仍循前例。而間有不然者。此又一異點也。

史學一科。至爲繁重。至爲複雜。是書義取別裁。偏重於女界事實。尤屬甚難。吾國自有史以來。凡女界事實之可傳者甚多。至今絕無一系統之女史。而以不文之著者。謬任斯職。亦太不自量矣。至滿清一代史。則更無善本可攷。女界事實。尤難得其真相。今姑就見聞所及。確實可信者。約略記之。以補前編之闕。至其人或無所表見。或有所見。表而事跡含糊。不能悉其真相者。概不攙入。姑俟後補。海內文人才女。如肯不吝教誨。匡予不逮。俾得正其謬誤。補其闕漏。則女界幸甚。則著者幸甚。

民國紀元十一月 海虞徐天嘯識於滬江客次

神州女子新史續編

海虞徐天嘯編著

第一章 明臣起義時代

第一節

長白山之佛庫倫

滿清之稱帝

清之先姓愛親覺羅氏。世居長白山之東。國號曰滿洲。至努爾哈赤立。始稱皇帝。改元天命。時明神宗四十六年也。

女史氏按東華錄載長白山東布庫里山。山下有布爾瑚里池。相傳有三女共浴於池。長女曰恩古倫。次女曰正古倫。季女曰佛庫倫。浴時有烏鵲啣紅果飛至。墜果於池邊。佛庫倫吞之成孕。尋產一男。遂以愛親覺羅爲姓。以布庫里雍順爲名。是爲滿清之始祖。此說也。乃史臣之穿鑿附會。實無稽之談也。吾國史家往往於一代開基之始。必先述其始祖降生之異。如云附寶感電光而生軒轅。姜嫄履大人跡而生棄。簡狄吞元鳥遺卵而生契。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卽史界偉人如馬遷亦未嘗闕其誕妄。此吾國史界之污點也。予述女史前編。既皆削而不書。今獨於續編之開始首述長白山之佛庫倫。何哉。蓋不夫成孕。固不必有其

事而長白山則不必無其地。佛庫倫與布庫里雍順并不必無其人。自佛庫倫生雍順。至其子孫努爾哈赤始稱帝。改元嗣後屢犯我邊地。駸駸焉有帝制中土之野心。是則佛庫倫者中國之禍種。而長白山則禍種之生產地也。池中一浴禍種於以結胎。鵠巢之感。召歟。韎鞮之遺緒。歟。撲朔迷離。渾然不辨。今且無論不夫成孕爲必無之事。而佛庫倫之爲中國禍種。可斷言者。然則予於此編首述長白山之佛庫倫。其寄慨爲何如哉。

第二節

覺昌安之女孫

滿洲之興

明之失敗

熊袁之寃死

初努爾哈赤之祖曰覺昌安。在位時。圖倫城尼堪外蘭陰附於明。率兵攻古埒城。其城主阿泰之妻愛親覺羅氏。乃覺昌安之女孫。覺昌安聞警。卽偕其子塔克世往援。入城後。城中人殺阿泰。降於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復縱兵屠之。覺昌安與其子及其女孫俱死。努爾哈赤立。傷其祖父妹之爲尼堪外蘭所害。乃率兵攻克圖倫。以報親仇。

努爾哈赤善用兵。自攻克圖倫。併有滿洲。長白。扈倫。東海諸部。尋率兵犯明邊地。毀撫城。圍清河。攻鐵嶺。破金台。略花嶺。深入渾河。進窺遼瀋。明神宗聞警。以熊廷弼代楊鎬。經略遼東。守備稍固。至明熹宗立。以袁應泰代廷弼。攻守失宜。遼瀋盡失。明廷大懼。乃再起廷弼而代之。而巡

撫王化貞屢梗延弼之議。致卒。無功。廷弼竟論死。化貞反幸免。人多冤之。

明熹宗天啓七年。努爾哈赤死。子太宗嗣立。改元天聰。時明廷以高第爲經略。守寧遠。第素恇怯。欲棄寧遠。袁崇煥力爭之。誓以死守。崇煥有將才。清太宗攻之。不得逞。乃移兵攻朝鮮。朝鮮請和。清太宗遂分兵逼明京。崇煥入援。清軍用反間計。明廷不知其詐。逮崇煥下獄。尋殺之。滿洲漸平。內蒙古察哈爾諸部始改國號曰清。改元崇德。時明懷宗崇禎九年也。

清太宗自攻克內蒙後。勢益盛。以朝鮮復附於明。再征之。克其城。自此遂無東顧憂。益分兵入明地。時洪承疇爲薊遼總督。統關內兵。守松山。清軍攻之。承疇力竭被擒。京中訛傳承疇已死。賜祭十六壇。建祠都外。懷宗將親臨致祭。俄聞其已降。乃止。

女史氏曰。遼瀋爲國之屏蔽。其存與亡。爲全國存亡之攸關。滿清自努爾哈赤以來。其經營遼瀋也。以全力注之。熊廷弼與袁崇煥皆有將才。其經略遼東之計畫。如熊之三方布置之策。袁之五年復遼之議。皆非無用使明廷於遼事未敗以前。能堅任廷弼。俾無掣肘之虞。則遼瀋或可保全。未可知也。使明廷於遼事既敗以後。能信任崇煥。予以獨一之權。則遼瀋或可規復。亦未可知也。惜乎熹宗既不能終用廷弼而殺之。不以其罪。懷宗又不能重用崇煥。

而殺之。又不以其道。熊袁既寃死。而以無恥心。無定力之洪承疇。當此重任。宜其失敗也。嗚呼。賜祭也。建祠也。九重傳旨。恩卹忠臣。而孰知此忠臣。猶偷息人間。幸慶更生。新承恩澤。視舊君如敝屣。故國如仇敵耶。吁。

第三節

博爾濟吉氏

洪承疇之降清

洪承疇被執時。頗強項。清太宗愛其才。幽之密室。百計誘之降。承疇惟痛哭。後知承疇好色。乃令愛妾博爾濟吉氏往侍。氏遂易漢裝。持參汁一杯。入密室。承疇方面壁坐。氏嫋嫋而前。款呼將軍。承疇回顧。氏橫波善媚。承疇艷之。不覺心動。氏遽以參汁進。承疇口承之。如是者數次。氏乃漸下說詞。承疇遂降。清太宗大喜。嘉氏功。立以爲后。

女史氏曰。清太宗不惜其愛妾。以媚承疇。是太宗之愛愛妾。不如其愛承疇也。博爾濟氏不惜其身。以媚承疇。是博爾濟氏之愛太宗。不如其愛承疇也。予觀承疇之痛哭不食。未嘗不望其能死。及見其口承參汁。膝屈虜廷。又未嘗不怒目切齒。而痛罵之。嗚呼。有無恥之清太宗。復有無恥之博爾濟氏。更有無恥之洪承疇。遂演出此歷史之醜劇。閱之。令人作嘔。烏得決西江水洗之。

第四節

李自成妻

北京之陷

吳三桂之乞師

滿清之入關

李

自成之末路

松山失守。洪承疇投降。關外之地盡入滿清。時流寇四出。國內益亂。各地敗警。日有所聞。明廷更無暇北顧矣。

未幾。李自成由山西直入京城。明懷宗殉國。吳三桂率兵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城已失。逗遛不進。乞降於清。求討自成。時清太宗已死。世祖福臨嗣立。多爾袞爲攝政王。得三桂書。大喜。疾馳至沙河。令三桂爲先驅。繼以大兵。擊敗自成於山海關。自成還京稱帝。焚宮殿。載輜重西遁。多爾袞遂入燕京。遣使告捷於世祖。世祖遂定都於燕。改元順治。

自成既西遁。三桂發兵追之。至真定。自成中流矢。拔營走山西。後復遣兵至潼關。清復命三桂等擊之。自成數戰不利。走西安。清兵進逼之。又走湖廣。至黔陽。乏食。親出抄掠。爲明湖廣總督何騰蛟伏兵所逐。村民殺之。

自成死後。其妻高氏率餘衆降於何騰蛟。

女史氏曰。滿清入關。在李自成入京。明懷宗殉國之後。故世之阿滿者。有謂滿清之取國。取

之。于。自。成。非。取。之。於。明。者。嗚。呼。斯。言。大。謬。大。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李。自。成。一。人。之。中。國。并。非。明。一。代。之。中。國。也。自。太。古。漢。族。立。國。於。黃。河。經。流。之。域。其。後。偉。人。輩。出。拓。地。日。廣。長。江。南。北。亦。盡。入。漢。土。至。晉。末。失。政。北。方。爲。五。胡。所。亂。至。宋。室。衰。微。蒙。古。種。人。入。主。我。土。此。皆。吾。國。之。恥。事。亦。吾。女。史。之。污。點。也。至。是。韃。靼。種。人。乘。我。內。亂。又。入。主。我。中。土。吾。書。至。此。時。有。種。族。之。隱。痛。侵。及。筆。尖。不。得。不。怨。李。自。成。之。太。不。可。造。吳。三。桂。之。太。不。懂。事。也。嗟。嗟。李。自。成。一。草。寇。耳。何。來。帝。王。福。分。時。吳。三。桂。擁。兵。山。海。關。其。勢。足。以。獨。當。一。面。滿。清。雖。有。帝。制。中。土。之。野。心。要。不。能。不。載。干。戈。不。裹。餼。糧。履。險。如。夷。越。關。而。過。假。使。當。日。者。三。桂。或。按。兵。不。動。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乘。賊。之。憊。而。攻。之。一。戰。而。勝。恢。復。明。京。豈。不。甚。快。卽。或。不。勝。則。退。而。與。諸。明。臣。聯。合。大。兵。以。圖。再。舉。卽。再。不。然。自。量。其。力。之。不。及。知。其。事。之。不。可。爲。而。以。一。死。謝。故。君。聽。李。自。成。之。自。成。自。敗。而。不。問。是。亦。甚。妙。而。三。桂。乃。不。出。於。此。決。心。引。外。族。以。覆。祖。國。一。著。走。差。千。秋。遺。恨。是。亦。太。無。心。肝。矣。然。三。桂。之。罪。惡。尙。不。止。此。今。再。述。其。他。

第五節

圓圓

吳三桂之罪惡

吳三桂之乞師討自成也。實爲其愛姬圓圓故。圓圓邢姓。吳之名妓。其養姥姓陳。故改從其姓。

曰陳圓圓。明懷宗時。田妃擅寵西宮。周皇后之戚曰周嘉定伯。出重貲購圓圓。納於椒庭。懷宗制於田妃。且念國事。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適三桂奉詔出鎮山海關。祖道者綿互青門以外。周嘉定伯首列綺筵。餞之甲第。酒酣。命女樂佐觴。圓圓與焉。

三桂美丰姿。少時裘馬翩翩。頗以風流自命。一遇佳麗。輒爲神往。今見圓圓如此風姿。這般佳麗。不禁停卮流盼。深屬意焉。酒罷後。倩人致意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後以其壻者之請。乃許諾。三桂陞辭。上賜三千金。乃分千金爲聘。未及娶而限令促行。匆匆就道。周盛其奩。賸擇吉送圓圓於吳襄家。吳襄者三桂父也。

及李自成陷京城。執吳襄。令遣使招其子三桂。三桂欲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以籍入對。三桂按劍大怒曰。大丈夫不能庇一女子。何以生爲。乃覆書絕其父襄。乞師於清。率之攻自成。軍皆縞素。至清兵擊敗自成於山海關。自成怒殺吳襄。懸其首於竿。其家三十八口俱被慘殺。而圓圓獨以籍入無恙。

及自成西遁。三桂窮追之。晝夜不息。蓋欲一覘其意。中人之存亡也。後駐兵絳州。將渡河。適其部將送圓圓至。三桂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第之服。以香輦列旌旂簫鼓。親迎三十里。

置自成於不問矣。其後由秦入蜀，必挾圓圓行。吳梅村詩：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蓋紀實也。

女史氏曰：明末流寇起，釁於婦人，承疇降清，引誘於婦人。今觀於此，則三桂之乞師滿清，入關亦由於一婦人，則謂明之亡國，中國之淪於異族，其因皆由於女禍，亦奚不可哉？雖然，天生尤物，使無怪物以爲之偶，則尤物豈真能禍國哉？圓圓者，尤物也。三桂因圓圓之故，不惜犧牲其父母，不惜犧牲其全家，不惜犧牲其祖國，爲列祖列宗不忠不孝之亂臣賊子。女史氏無以名之名之，曰怪物，何怪曰人頭畜道耳。

第六節

揚州婦女之慘死

福王卽帝位

四鎮之不協

史可法之殉

國 揚州之屠城

明北都旣陷，史可法、馬士英等奉神宗之孫福王由崧監國南京，尋卽帝位。改元宏光。可法入閣，士英忌之，排之出，使督師江北。士英遂入閣，引用逆黨阮大鍼，專排異己者。朝政日非。時左良玉駐兵武昌，士英忌其有功，良玉心甚不平，遂假清君側爲名，舉兵東下。士英大懼，促可法入援。

可。法。之。督。師。江。北。也。時。江。北。分。四。鎮。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各。擁。重。兵。自。相。攻。擊。可。法。極。力。調。停。終。不。協。至。清。兵。由。陝。入。汴。進。圍。泗。州。可。法。促。高。傑。進。戰。許。定。國。謀。叛。誘。殺。傑。降。於。清。可。法。收。高。傑。舊。部。將。移。軍。泗。州。適。士。英。促。其。入。援。可。法。至。京。良。玉。已。死。而。泗。城。亦。於。是。時。失。守。矣。可。法。聞。變。急。還。揚。州。時。訛。傳。定。國。兵。至。揚。民。爭。逃。高。氏。舊。部。盡。潰。可。法。檄。各。鎮。兵。獨。總。兵。劉。肇。基。來。援。餘。無。至。者。清。兵。至。諸。文。武。登。陴。拒。守。互。七。日。夜。城。卒。破。可。法。與。肇。基。皆。死。之。清。兵。入。城。清。將。多。鐸。下。令。屠。城。至。十。日。死。者。八。十。萬。餘。人。時。方。四。月。屍。氣。薰。人。腥。聞。數。十。里。是。役。也。揚。城。男。子。皆。死。而。婦。女。之。慘。殺。爲。尤。甚。酷。哉。

女史氏曰。南朝諸臣中能以國事爲懷者。史公一人而已矣。所恨者。馬阮弄權於上。四鎮交惡於外。北軍遂得乘隙進攻。坐收漁人之利。史公雖屢次上疏討賊。至於聲淚俱下。無如哭不醒。南部諸公之惡夢。何空手守孤城。堅持七日。夜城破。同死無一降者。其亦史公之忠義有以激發之歟。嗚呼。壯矣。

第七節 李空雲

李空雲。名倬。史公之侍姬也。本金陵都司之女。才貌兩絕。年十六。歸史公。史公殉國。空雲年僅

二十五耳。誓不再嫁。出家爲女道士。居廣陵。縱孫道院。以終。

女史氏曰。周同谷霜猿集。詠明末亡國之慘。卷首有一叙。自署廣陵女冠李儵名。尤爲淒涼。哀感。叙中自述處。有曰。儵深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遽爾家破。人離。素鏡斷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俱棲。院鎖梨花。比花更悴。爰乃黃絕入道。素質朝眞。方將長謝紅塵。安神雲岫。何意親承紫氣。獲覩瑤篇。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云云。此序作於丙申時。空雲年已三十五矣。史公忠氣貫日月。義聲動天地。空雲果幾生修。到而爲史公之侍姬。霜猿集一叙。哀感頑艷。惓惓於故國之痛。讀之足以增人哀思。發人深省。至才華文藻。猶其末事矣。嗟嗟。物必有偶。人亦宜然。有史公之大節。復有空雲之哀音。以點綴之。英雄兒女。各有千秋。吾女史續編。從茲生色矣。

第八節

宏光太后

南京之陷

杭州之陷

清兵屠揚後。大掠而南。至鎮江。時總兵鄭鴻逵守瓜州。副將楊文驄駐金山。扼守江上。兵不能渡。多鐸命以竹筏浮江中。明兵擊沈之。以爲敵之不能至也。遂不設備。而清兵得於黑夜偷渡。登岸。明兵遂潰。鄭楊逃焉。

鎮江既失。報至南京。帝大驚。時黃得功守蕪湖。帝乘夜往投之。黎明。馬士英入朝。帝已不在。惟太后等尙在慈禧宮。士英遂奉之出京。逃杭州。

清兵至南京。明臣錢謙益、王鐸等出城迎降。多鐸入城。索帝不得。後知其在蕪湖。命尼堪率兵追之。至半路。劉良佐降。請生擒帝以立功。時帝在得功營中。良佐兵至。得功大怒。單身出戰。中矢死焉。良佐遂入得功營。執帝至南京。

時潞王避難在杭州。馬士英奉宏光太后至。卽請降旨命潞王監國。清兵至嘉興。方國安出城迎戰。不勝。與士英逃至江干。杭州遂陷。潞王與宏光太后被擄北狩。知縣顧咸建、唐自綵、王道翹等皆死之。

第九節 柳如是

柳如是名是一字藤蘿。本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秀慧工詩。尤善書法。本盛澤名妓。與徐佛齊名。聞虞山錢謙益才名甚諱。遂委身事之。時錢已削籍里居。柳歸錢後。錢爲築我聞室居之。號曰河東君。凡山水登臨。必挾柳與俱。歷四載。而甲申三月之變作。柳私詢錢所以自處者。錢不能決。及宏光帝卽位南京。拜錢爲大宗伯。至是南京淪陷。宏光北去。錢與王鐸等出城迎降。尋

脫身逃歸。柳遂從容進言。諷之殉節。錢嘿然不答。柳乃明妝麗飾。呼畫舫。與錢載酒遊湖。中流飲酣。出望湖水。碧波風靜。素練沈沈。酌酒慷慨顧錢曰。美哉洋洋乎水。神州陸沈。誰爲擊楫。大江已無生色。此水將得君而清光千古矣。錢又嘿然不答。柳復曰。君之躊躇再四。得毋以妾故耶。乃携錢手將共沈。錢逡巡不果。且持柳急。柳流涕曰。君如是妾無望矣。何生爲。旣而度錢終不悟。乃笑曰。當時仰錢虞山爲泰山北斗。今竟何如哉。名節自是丈夫事。非婦人所當問也。卽命迴舟。自是絕口不談國事矣。至清康熙時。錢以疾卒。家故豐於財。其宗人或艷之。擁衆造其門。頗有所索。柳出語諸人。令勿譟。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待久不出。則柳已閉戶自縊。衆始驚竄而散。錢之不致身死而家破者。柳之力也。

女史氏曰。明末諸臣之殉國死者。視前代爲盛。而貪生畏死如錢謙益者。蓋亦不少。柳如是於甲申變後。屢諷錢以殉國。其志操之高遠。其舉動之慷慨。其言辭之委婉。而激烈非眞愛國者不能使當時尙湖一蓬水得遂其志而畢命其中。其名可壓倒屈大夫矣。所恨者錢旣至死不悟。不能用柳之言。而又不許柳以死。使肝腸如鐵之愛國烈女子。僅僅以一死保其家。女史氏不得不悲其遇人之不淑矣。

第十節

唐王之卽位

魯王之監國

遺臣之起兵

明制親王不得起兵。崇禎時。唐王聿鍵以其父被殺。舉兵復仇。勤王得罪禁錮。宏光帝立。釋之。鄭鴻逵之逃自鎮江也。至杭州。遇黃道周。與之同見唐王。力請監國。唐王不允。時鴻逵之兄芝龍爲福建總兵。鴻逵乃與道周奉唐王至閩。後聞杭州失守。潞王北狩。鴻逵等仍申前請。書三上。而唐王始允監國。尋卽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

杭州失守時。錢肅樂。張煌言起義於甯波。張國維亦起義於紹興。迎魯王以海於台州。監國紹興。

時明臣之起兵圖恢復者。在江西則益王。由本守建昌。永甯王慈炎守撫州。楊延麟守贛州。在江南則侯峒曾。黃淳耀起嘉定。沈廷揚起崇明。屠象美起嘉興。盧象觀起宜興。金聲起績溪。甯國。邱祖德。徽州。溫璜。貴州。吳應箕各起義師響應。並通表於隆武帝。或近受魯王節制。人心尙固。兵勢尙盛。

第十一節

江陰婦女之慘死

閩典史之殉國

時清降將劉良佐爲常州府。聞陳明遇。沈猶龍等倡義江陰。乃令方亨至江陰。知縣事。亨至。令

民薙髮。民大譁。欲殺之。亨懼。請兵於良佐。及良佐兵至。民殺亨出戰。公推典史閻應元爲首領。富者助餉。貧者出力。有鄉兵二十餘萬。分守四城。清兵屢敗。適貝勒博洛與吳兆勝引兵至。與良佐兵合攻之。時內外援絕。應元率鄉兵竭力死戰。無不一以當百。開砲擊死清十王。貝勒數使人說降。無效。遂圍攻四城。晝夜砲聲不絕。城卒破。應元陳明遇等皆死之。

清兵入城後。貝勒下令屠城。人皆以先死爲幸。卽婦女亦無不慘死者。

女史氏曰。江陰一役。死守八十餘日。死者二十餘萬人。其民氣之義勇。不滅揚州。忠骨如山。千秋不滅。足爲我三吳人士生色矣。夫閻應元一退職之典史耳。誓死不降。與城俱盡。自有應元而明代又多一斷頭典史矣。城陷時。應元題其門曰。『八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守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嗟嗟。使當時明臣中有守土責者。皆能似此。斷頭典史之帶髮効忠。使當時南方各州縣之人民。皆能如江陰人民之同心死守。則國事猶未可知也。然而難矣。

第十二節

嘉定婦女之慘死

洪承疇之督師

諸臣之殉國

初南京破後。清命洪承疇總督江南。招撫南方人民。時民心尙未忘明。死守不降。而以江陰嘉

定等縣爲尤固。承疇乃力主用兵。令李成棟等攻嘉定。時嘉民推侯峒曾爲主。峒曾議劃地而守。令黃淳耀守西門。張錫眉守南門。朱長祚守北門。而已守東門。成棟兵四出劫掠。鄉兵圍攻之。斬其副將。

未幾。鄉兵又敗。城中日危。峒曾乞援於吳志葵。時志葵守蘇州。已失敗。成棟知其援絕。遂率兵攻城。峒曾率男女老弱。死守空城。冒雨植立。亘三晝夜。成棟命兵士縛軟梯登城。城遂破。復巷戰一晝夜。峒曾率二子投池。淳耀錫眉等亦殉國死。

成棟乃駐兵東關。下令屠城。男女老弱俱死。令僧人積其屍而焚之。

吳志葵自蘇州失敗後。至吳淞。時侯成祖守金山。欲聯絡之路。梗不得達。至嘉定失守。金山亦陷。成祖與子世祿皆死。志葵降。

女史氏曰。北都失守後。明臣起義於南方。滿人頗引爲深憂。後遂有降。則撫之不降。則屠之。議此。貳臣洪承疇所主張也。揚州城破。多鐸下令屠城。死者八十餘萬人。江陰城破。貝勒下令屠城。死者十餘萬人。此皆滿人之屠殺我漢人也。至嘉定之屠。則由李成棟之令。是以漢人而屠殺漢人也。嗟嗟。上帝仁慈。胡生此絕滅人道。死盡良心之賣國賊。使自殘其同類女。

史氏述史至此如見吾先烈慘死之狀不禁手爲之顫心爲之痛目皆盡裂而齒格格作響也。

第十三節

溫璜之母

徽州之陷

溫璜闔門殉國

清兵既破常州蘇州諸城欲分兵進攻浙東洪承疇因徽州未下決計先平徽城再圖進取初徽州推官溫璜見各官皆逃乃號召士民諭以忠義皆感泣願守危城時金聲起義於績溪通表於隆武帝帝以聲爲兵部尙書總督諸路兵馬克復旌德甯國諸城兵勢頗盛溫璜使邱祖德尹民興吳應箕往見金聲互相聯絡

清兵至績溪金聲拒戰一晝夜清兵大敗退營三十里後金聲遣使求救於溫璜事爲清軍所知乃用明軍旂幟令降臣黃澍率師乘夜至城上望見旗幟誤爲徽州援師開門出迎黃澍兵蜂擁入城績溪遂陷清兵遂進攻徽州溫璜力戰不支城遂破璜死焉其母年已老亦殉節死全家無一人生者

女史氏曰溫璜僅明之一推官位卑祿薄獨能爲國殉節不知承疇輩對之亦撫心自愧乎然愧之一字此輩何曾識得此輩此日之心理恨不能多殺一忠臣爲自己升官發財地步

其愧心早已死盡矣。

第十四節

浙東之失守

魯王之出亡

張國維之殉國

馬阮之罪惡

清兵既取蘇皖欲進攻福州因魯王以海在浙東乃令貝勒博洛等先攻紹興初清攻嘉興時馬士英與方國安逃亡渡江及張國維等奉魯王監國士英與阮大鍼亦參與其間因不甚如意思有以破壞之適隆武帝命使至士英勸魯王殺之由是福浙便成水火矣

博洛等引兵至浙東魯王命張國維守義烏方國安守錢塘江時江沙暴漲清兵策馬徑渡沿江營壘盡沒國安不戰而退江兵盡潰士英等欲促魯王出降魯王不從而逃時張國維已殉節烏義魯王無地可投遂至台州尋入廈門奔南澳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鍼等俱降清

女史氏曰南都之陷由於各鎮之自相攻擊亦由於馬阮等之朋比爲奸史公未殉國時屢次上疏請頒詔討賊而馬阮諸賊壅不上聞徒以優旨報之南朝之有馬阮此南朝之所以亡也南朝既亡而馬阮既不能死又不卽降流離轉徙復往來於唐魯二王間日進讒言以離間之至浙東失守又欲挾魯王以降是欲以魯王爲降敵之贄禮酬功之證券也賊哉馬阮其罪可勝誅哉

第十五節

福京之陷

隆武帝之殉國

鄭芝龍之賣國

初隆武帝卽位福州。政歸鄭氏。兵餉盡入其掌握。帝命黃道周出關招兵。徒以虛聲鼓動。不能成事。道周敗死於婺源。時湖廣總督何騰蛟駐兵長沙。兵勢頗盛。帝封騰蛟爲定興伯。分所屬兵將爲十三鎮。適贛州楊廷麟戰勝清軍。克復吉安諸地。騰蛟請帝駐蹕建甯。以圖進取。帝從之。

及清兵取浙東。欲圖南犯。時鄭芝龍守仙霞鎮。陰與清通款。盡撤關隘防兵。清兵遂由江西。連下建甯。延平。帝奔汀州。清兵襲破之。執至福京。不食而死。

女史氏曰。隆武帝天資英毅。可與有爲之主也。入閩以後。時以恢復爲念。力圖進取。無如政不由己。未能大展其才名。則帝王實則屈於鄭氏權力之下。至芝龍賣國。通款清軍。致福京淪陷。帝齎志以沒。惜哉。

第十六節

永寧王妃

江西之失守

諸臣之殉國

初益王由本守建昌。清將阿濟格由南昌進攻之。永寧王慈炎由撫州率師赴援。迭破清軍。阿濟格走南昌。分兵攻撫州。永寧王往返赴援。終以力竭而敗。建昌撫州俱失守。永寧王死焉。

及福京既失。清兵遂併力攻贛州。楊廷麟與萬元吉等登城死守。城卒破。廷麟元吉俱投水死。一時殉節諸臣有數十人。由是江西諸地盡入滿清矣。

永寧王妃彭氏奉賢人。饒勇多智。王聞而慕之。聘之入宮。及撫州失守。妃率家丁數十間關至閩。流寓汀州。時有范繼宸者。擁兵稱強。妃說以大義。繼宸亦慷慨願效死。遂復寧化。歸化諸城全閩震動。而孤軍無援。終難持久。後爲清將王夢煜所敗。彭妃被縛。義不能屈。乃被害於汀州靈龜廟前。

女史氏曰。滿清入關後。明遺臣之起兵者。類皆男子。若以巾幗英雄。奮戈殺賊。履鼎如飴。則舍彭妃外。殊難得其人。彭妃其不可及哉。施可齋閩雜記載彭妃貌美而足絕。小人稱爲彭小脚。夫蓮中花好。雲裏月新。爲吾國女界之痛史。亦吾國女界之恥史。近今文明女子。無不競尙天足。力矯女界積弱之弊。今觀彭妃之足小。而體健。則體之強弱。似又不關於足之大。小。纏足之究。有害於體育與否。今且無論予之述。彭妃事崇拜其多智勇崇拜其明大義崇拜其能爲女界偉人非崇拜其貌美而足小也。妃既多智勇明大義爲女界偉人則其足雖小何足爲妃病妃其不可及哉。

第十七節

永寧王妃之婢

彭妃有從婢二人。一金保。一魏眞。年未及笄。亦雅善騎射。妃殉國後。金保自刎死。魏眞獨竄入山谷間。十餘日。兵退。乃出。尋妃及保屍瘞之。號泣已卒。變姓名。削髮爲尼。後不知所終。

女史氏曰。彭妃志在恢復。不克而死。其死也。殉國而死也。妃死後。而其婢金保自刎死。其死也。殉主而死也。亦殉國而死也。魏眞窮竄山谷。能收葬其主與婢之屍。雖古俠士。何以過之。嗚呼。保之死。固難眞之不死。更難二婢。其女界之程嬰杵臼哉。嗚呼。賢矣。

第十八節

瞿式耜妻邵夫人

桂王卽帝位

瞿式耜守桂林

福京既陷。兩廣總督丁魁楚侍郎。瞿式耜與舊臣吳大器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尋卽帝位。改元永曆。

時蘇觀生與魁楚有隙。亦立唐王聿錫于廣州。率兵攻擊慶。敗之。觀生自誇其功。政權獨攬。專事粉飾。清兵乘隙攻之。未幾。廣州城破。觀生自縊死。唐王聿錫亦死。後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等起兵攻廣州。亦不克而死。

永曆帝聞廣州失守。用太監王坤之請。遷往梧州。瞿式耜力諫不從。乘夜出城。至梧州。未幾。又

至平樂。聞肇慶已陷。梧州又失守。王坤請帝幸全州。式耜又力諫。請幸桂林。不從。式耜乃自請留守桂林。帝許之。命焦璉爲總兵。與式耜共守桂林。清兵犯桂林。式耜妻邵夫人亦在焉。夫人爲邵鑿之女。沈毅有智。清兵臨城時。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夫人脫簪珥佐之。城賴以全。

帝至全州。王坤與劉承胤有隙。互相攻擊。帝漫無主張。依違其間。後承胤請帝逐王坤。帝不敢不從。自是政權盡入於承胤之手。帝唯唯聽命而已。未幾。清兵攻全州。帝大驚。欲跨海西行。式耜力諫。泣下沾衣。帝不聽。乘夜至南甯。

第十九節

瑞王妃

川民之慘死

張獻忠之覆滅

初。張獻忠進攻重慶。明副將卞顯爵統兵固守轉角樓。城破。死之。獻忠入城。遣使至瑞王府。索王不得。王妃劉氏投井死。

獻忠入蜀後。自號大西國王。專事屠殺。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亙古以來。川民未有之奇災也。獻忠嘗於深夜欲殺人。徧覓不得。乃以其愛妾撲殺之。及明而悔。怪左右之不諫已也。而盡殺之。觀此可知獻忠之嗜殺矣。

永。歷。時。清。命。肅。王。豪。格。等。擊。敗。獻。忠。於。保。甯。殺。之。其。黨。孫。可。望。李。定。國。俱。降。於。永。歷。帝。時。清。降。將。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大。同。姜。瓖。亦。反。正。附。帝。成。棟。請。帝。幸。肇。慶。瞿。式。耜。力。請。幸。桂。林。以。定。人。心。帝。不。從。卒。幸。肇。慶。

第二十節

王上祖

王祥之殉國

時王祥屯兵遵義。清軍攻之不克。將退師。祥整兵出戰。清軍大敗。悉奔重慶。祥妻號上祖。機敏多權略。祥出攻遵義時。上祖率婦人數千。皆男裝。別爲一隊。間道會祥。中道獲敵人數十。內有平民被劫者。分別而遣之。旣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焉。不然彼或以虛實告敵。敵來追我矣。及入遵義。乃盡釋之。帝居肇慶。徒擁虛號。祥獨勤貢獻。不敢失禮。上祖亦進貢於後宮。帝封祥爲忠國公。未幾。孫可望自稱爲秦王。引兵自貴州犯四川。凡爲朝廷効力者。可望皆殺之。率兵攻遵義。先遣使與王祥議和。祥拒而斥之。使還。促可望進攻。祥敗死之。上祖被擒不屈。可望令之死。上祖沐浴盛裝。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乃自縊。未絕。以手招左右曰。扣太緊。不可絕。可鬆之。左右從其言。乃死。

女史氏曰。明末多死國之女子。而女子之以武烈著者。亦視前朝爲盛。秦良玉死守石柱。周遇吉。夫人力戰甯武。永寧王妃振威。閩中是皆巾幗之英雄。抑亦國家之榮譽。今觀王上祖之勇於赴義。忠於爲國。率師勤王。上馬殺賊。其武烈之德。視之秦良玉。周夫人。永寧王妃。有過之無不及也。就義之時。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至自縊未絕。令左右代鬆其扣。何從容。乃爾耶。嗚呼。死國難而從容就義。更難。時固有七尺丈夫。失節虜廷者。而王上祖以一女子。能慷慨從軍。從容就義。足以媿煞鬚眉矣。

第二十一節

湖南及桂林之陷

何騰蛟瞿式耜等之殉國

李成棟反正後。駐兵南雄。清兵襲破之。退守南康。帝命何騰蛟恢復湖南。以爲牽制之計。騰蛟奉命攻永州。克之。於是寶慶衡州諸城同時光復。騰蛟欲進兵長沙。諸將忽自相攻擊。縱兵焚掠。騰蛟聞變。遂由衡州退回湘潭。而城已空虛。清兵突至。令降將徐勇襲執騰蛟。不屈而死。騰蛟殉國後。湖南兵勢從此不振。時金聲桓與姜曰廣等守南昌。被圍數月。城中食盡。適大雨數十日。清軍用砲攻之。城皆震裂。聲桓知不可守。縱火自焚死。姜曰廣亦投水死。城遂破。清軍下屠城。令男女皆死。

清軍既取南昌。移軍攻李成棟於贛州。時大雨如注。諸將皆無鬥志。不戰而潰。成棟死焉。未幾。寶慶衡州諸城。又相繼失守。帝命李元胤留守肇慶。復幸梧州。瞿式耜上書力止不聽。

清軍乘勝至桂林。式耜令趙印選出城迎戰。印選佯許而逃。各官相繼隨之。總兵王永祚開城降敵。式耜憤極。適張同敞至。式耜呼酒與之痛飲。秉燭危坐。黎明。清兵至。同敞執焉。

式耜與同敞至清營。兀立不屈。遂被囚於二室中。經四十餘日。賦詩得百餘篇。清將知其不屈。令殺之。二人衣冠嚴肅。向南遙拜。遂遇害。

女史氏曰。宏光時有史可法。隆武時有黃道周。永歷時有瞿式耜。乃明遺臣死節之卓卓者。式耜死守桂林。力請帝遷都。以圖進取。書上十餘次。而帝不能一用之。卒致乘輿播遷。人心不固。桂林淪陷。式耜身殉。痛哉。式耜虞人也。與錢謙益同里。式耜雖死。而猶生。謙益畏死。而終死死等耳。而今日吾邑人士之崇拜式耜者。其視謙益爲何如哉。

第二十二節

永歷太后

永歷帝之奔緬

吳三桂之罪惡

自桂林失守。帝出奔南寧。李定國復克復桂林。分兵四出。殺清親王尼堪及徐勇等。兵勢復盛。時孫可望益跋扈。僞帝幸雲南。李定國與可望有隙。擊敗之。可望赴清軍降。清兵分三路入黔。

平貴州。取遵義。入雲南。定國敗走。及永昌城陷。馬吉翔等擁帝奔緬甸。定國聞信。欲力阻之。然已無及矣。

帝至緬後。吉翔等專恣無狀。縱兵殺戮村民。緬人恨之。發兵圍行宮。殺死諸臣。帝聞變。欲死。以太后年老而止。未幾。緬人入宮。女貴人俱自盡。帝與太后同聚一小屋中。饑不得食。痛不欲生。日以眼淚洗面而已。初。帝奔緬後。清廷欲置之。吳三桂疏陳。清帝請征緬甸。謂渠魁不剪。有三患。二難。清遂命三桂與愛星阿率師至緬。迫緬人獻帝。緬人不敢抗。挾帝令行。帝與太后大哭。緬人輿送之三桂軍。太后不食死。三桂見帝。以弓弦絞殺之。并焚其屍。

李定國屢欲攻緬迎帝。阻不能入。聞帝幸清軍。謀奪之。不克。尋知帝被弑。定國痛哭。吐血數升而死。

女史氏曰。永曆帝優柔寡斷。卽位以後。初制於劉承胤。後制於孫可望。終制於馬吉翔。以中朝之主。依賴於蠻邦。帝王末路。亦可憐矣。帝聞三桂兵至。曾作書與之。有『天覆地載之中。猶不容僕一人。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鷓鴣之詩。能不慘然心惻』之語。嗟嗟。三桂誠鷓鴣哉。女史氏讀帝此書。亦不禁慘然心惻矣。

第二十三節 鄭張之孤立

清世祖死後。玄燁立。是爲聖祖。改元康熙。吳三桂平緬後。捷音至京。清帝頗嘉其功。是時惟鄭成功據臺灣。張煌言守浙東。已成孤立之勢矣。

女史氏曰。清世祖以幼冲嗣立。政權皆操於攝政王多爾袞之手。清之得據中國。多爾袞之功居多。然使入關以前。無漢賊爲之先驅。入關以後。無漢賊爲之後盾。則南北兩都。何至淪於異族。多爾袞並無雄弘之才。略沈毅之魄力。入關以後。爲之運籌帷幄者。洪承疇諸人也。爲之決勝千里者。吳三桂諸人也。觀其遂自成擊獻忠。攻南京。平福建。下江南。爲之奮勇爭鬥者。非漢人乎。爲之內應外援者。非漢人乎。卽有親王旗卒參列其間。亦終屬少數耳。功狗之功。如是之宏大。予意滿人當感激之。而滿人之言曰。自吾入關以來。文人爲我草檄文。武臣爲我執干戈。吾下令薙髮。誰敢不從。吾下令屠城。誰敢不從。我以中華人殺中華人。而自後督策之。又誰敢不從。嗟嗟爾滿人。亦太橫矣。吾漢之爲滿人功狗者。其亦聞此言乎。

第二十四節

吳三桂之後婦

三藩之發難及其覆滅

吳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鎮雲南。靖南王耿繼茂鎮廣東。平南王尙可喜鎮福建。是爲清初三藩。

各擁重兵。清聖祖憂之。會可喜請歸老遼東。部議令盡撤藩兵回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亦疏請撤兵。時三桂之子及精忠之弟皆在京宿衛。聖祖諒無他變。遂從之。三桂之請撤兵也。冀朝廷慰留。及命下。愕然。遂發兵反。自稱兵馬大元帥。尋稱帝。建國號曰周。雲南諸省皆響應。京師大震。三桂分兵四起。傳檄各地。四川湖南廣西文武大僚。或走或降。未幾。繼茂子精忠亦反。可喜子之信。陝西提督王輔臣亦先後應之。漢中隴右相繼破。清聖祖大驚。令岳樂傑書等分道進攻。連取陝西江西湖南輔臣及精忠之信。先後復降於清。三桂亦死。孫世璠立遁。還雲南。清兵取湖廣四川分道入黔蜀。雲貴未幾。清兵取雲南。世璠自殺。其黨悉平。時尙之信已賜死。耿精忠降清後。頗有功。聖祖慮其復叛。逮至京。磔之於市。初三桂以愛姬圓圓之故。降清乞師。及得圓圓。寵幸無比。封王後。欲以圓圓爲正妃。圓圓力辭之。三桂不得已。別娶之。後婦悍妬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惟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及三桂潛蓄隱謀。圓圓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故吳氏覆滅後。其家悉被籍沒。而圓圓獨免焉。

女史氏曰。吳三桂以邢圓圓之故。不惜引外族以覆滅祖國。其罪不足誅矣。封王以後。秉節。

鉞擁美姬。貳臣之位。於斯已極。而三桂乃於虜運方盛時。發兵暴起。稱王不足。繼以稱帝。鎮滇不足。妄思鎮國。亦太不自知足矣。嗚呼三桂。帝非不可稱國。非不可鎮也。既欲稱帝。何以先受清封。既欲鎮國。何以先賣祖國。死而有知其何以語我來。

第二十五節 張煌言之殉國

初張煌言奉魯王監國紹興。及浙東失守。魯王出奔。煌言扈駕入閩。適鄭成功從廈門至。奉魯王至金州。

煌言辭別父母。招集義兵於上虞。力圖恢復。迭克諸城。後至南京。因軍士誤期。收兵東下。未幾與鄭成功分兵進取。復鎮江。破蕪湖。成功令煌言守蕪湖。已進攻南京。煌言兵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於是大江南北都來歸附。連復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東南大震。

後成功失敗。南京退兵入海。煌言止之不從。適清將郎廷佐修書招煌言降。煌言拒絕之。終以勢孤援絕。遂遁歸天台。

煌言至天台。知全家爲清軍所執。大痛誓必滅清興明。乃收拾潰兵。往來各海島間。力圖再舉。時成功退據台灣。不思進取。煌言復修書勸之。卒不從。

後。成。功。卒。於。臺。灣。魯。王。亦。卒。煌。言。仰。天。大。哭。清。廷。復。令。其。父。作。書。招。之。煌。言。覆。書。絕。之。及。耿。繼。茂。陷。福。建。各。將。士。皆。潛。逃。煌。言。知。事。不。可。爲。乃。出。海。至。南。田。島。嗣。爲。清。軍。襲。執。至。杭。州。不。屈。而。死。

女史氏曰。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頹。日。敢。望。千。秋。青。史。傳。此。張。煌。言。絕。命。詩。也。煌。言。仕。魯。監。國。官。拜。行。人。浙。東。失。守。後。煌。言。倡。義。江。東。潛。身。海。外。力。圖。恢。復。垂。二。十。餘。年。雖。天。不。祚。漢。虜。運。方。興。致。二。十。餘。年。之。經。營。隨。海。水。以。沒。而。其。孤。忠。耿。耿。千。載。悠。悠。可。與。日。月。爭。光。矣。

第二十六節

鄭成功之母

鄭氏之獨立及其亡

初。鄭。芝。龍。本。一。海。盜。降。明。後。積。功。封。安。伯。南。授。福。建。總。兵。其。妻。田。川。氏。爲。日。本。長。崎。人。生。子。曰。森。隆。武。帝。鍾。愛。之。改。名。成。功。及。芝。龍。降。清。成。功。力。諫。不。從。適。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之。母。亦。被。污。辱。殉。節。而。死。成。功。撫。屍。大。哭。刳。其。腹。滌。之。以。去。其。污。從。日。本。法。也。成。功。素。讀。書。未。秉。兵。柄。至。是。慷。慨。募。兵。焚。所。着。儒。服。拜。辭。孔。廟。往。據。廈。門。時。帝。已。殉。國。成。功。猶。奉。隆。武。年。號。以。圖。恢。

復。清令芝龍招降之。成功覆書有父自叛。明子自忠。明父勿強我之語。改廈門爲思明州。示不忘明也。

時張煌言起義浙東。成功與之聯絡。大舉圖恢復。連破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修攻南京。爲清將梁化鳳。郎廷佐所敗。乃退據臺灣。遂荷蘭人任處士陳永華。關屯墾。修戰械。制法律。定官制。興學校。建池館。以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

成功卒後。長子經嗣立。清廷屢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議遂中止。及耿精忠叛清。經起兵應之。後交惡。奪其泉漳汀邵諸府。及精忠復降清。諸府又爲清軍所得。經回廈門。後復舉兵。不克。始棄金廈。歸臺灣。尋卒。

經長子克壑。長而才。乳婢出也。經母董氏入問言。襲殺克壑。而立次子克塽。克塽年幼不能視事。政權皆入於馮錫範之手。未幾。清遣施琅以水師攻臺灣。施琅本鄭氏舊將。熟海戰。至臺後。環攻之。克塽降。鄭氏遂亡。

鄭氏據臺灣。傳三世。凡二十有三年。

女史氏曰。鄭成功亦好男兒。哉。崎嶇海上。二十餘年。雖進取無成。而退守台灣。成獨立之局。

今其地有成功。廟有聯曰：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舊江山爲天下讀書人，頓增顏色；驅外夷出境，自關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讀之令人起舞。鄭成功眞好男兒哉！夫以初爲海盜，終爲貳臣之鄭芝龍，而有此雄渾沈毅之好男兒，甚矣遺傳性之不足以囿人也。然芝龍甘爲貳臣，乃再醮之妾婦田川氏，被辱死節，反矯矯有丈夫氣，然則成功之雄渾沈毅，其秉母性而然耶？

第二十七節

顧亭林之母夫人

明末四大儒

初顧亭林之母夫人，聞兩京破，不食卒，遺命誡亭林勿事二姓。亭林於明亡後，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清聖祖開博學鴻詞科，網羅明末遺儒，諸鉅公爭薦之，亭林誓以身殉，卒不屈。同時有黃梨洲者，名宗羲，明京亡後，間關蹈海，謀所以匡復故國，艱難困苦，百屈不撓，清聖祖時修明史，徐元方薦之，梨洲不可。清陝督鄂善以隱逸薦李二曲，二曲亦誓死不屈，遂稱廢疾，常臥不起，吏親至榻前，慫恿之，二曲欲拔佩刀自刎，吏駭走，卒莫能致也。

時又有王船山者，明末崎嶇嶺表，欲圖恢復，既知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窮山四十餘年。

後歸道山。素惡東林。復社。馳騫聲氣。標榜之習。與中原人士。江左遺老。不相往來。故名亦不顯。是時海內碩儒。推梨洲。亭林。諸人。然諸人肥遯自甘。聲望益著。若船山。乃真能自潔者也。未幾卒。自題其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

女史氏曰。唐太宗有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斯言妄也。天下真英雄。不可以力致。不可以威屈。不可以利誘。入彀中者。必非真英雄也。滿清人主。中土後聖祖。特開鴻詞科。以爲收拾人心之計。是欲網羅我漢族之英雄。俾盡入其彀中。此專制君主。慣使之手段也。而亭林。梨洲。諸先生。誓死不就。非自鳴其高也。故國云亡。神州淪沒。諸先生有不勝其隱痛者矣。彼錢謙益。諸人。於未失節時。其才學其名望。非不如諸先生也。而今果何如哉。嗚呼。生死關頭。名利場中。埋沒英雄之志氣者。殆不少矣。

第二十八節

明正朔之亡 明亡後偉人女子起事之未成者

臺灣鄭氏之未亡也。猶奉永曆年號。至鄭克塽降。清明正朔始亡。後百餘年。而洪秀全等起兵於廣西。改國號曰『太平』。

女史氏述史至明都淪陷。懷宗殉國。吳三桂引滿人入關。爲之廢書三歎。擱筆久之。今草此。

續編而於開始之第一章首述明遺臣起義歷史所以示明系之未絕亦竊幸我中國之未亡也夫自宏光帝卽位於南京未幾而隆武帝卽位於福州又未幾而永曆帝卽位於肇慶時明室雖已偏安中土尙未全陷南方諸義士力圖恢復旋蹶旋起其苦心孤詣艱難締造之偉大事業令人可悲可喜可痛哭可欣慰可太息可敬愛女史氏述此三朝四十年間史斷之曰明臣起義時代其感慨何如哉至鄭氏降清台灣淪沒明正朔始亡漢土盡入於滿清則斯編之第一時代亦從此可以終了矣然自明亡後至太平建國時代（卽清康熙二十二年至道光三十年）一百餘年間吾漢族中之偉人女子起兵圖光復者有朱一貴有王倫有烏氏有林爽文有劉之協有姚之富有齊二寡婦有徐天德有蔡牽有林清有李文成等雖其事不成而其志可悲附誌於下以作此第一時代之尾聲可乎。

朱一貴 清康熙六十年臺灣知府王珍暴斂濫刑台民朱一貴等因民不忍遂起事自稱明裔據鳳山清將周應龍等遁回內地凡七日而據全臺一貴稱中興王年號永和大封諸將未幾內亂爲清將施世驃藍廷珍等所敗一貴死之。

王倫及烏氏 清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王倫起事取堂邑陽穀進據臨清令舒赫德等攻之。

城破。倫登樓縱火死。烏氏率女兵數十人巷戰而死。

林爽文。清乾隆五十二年。臺灣民林爽文又起。取彰化諸羅。鳳山莊大田亦起應之。未幾清

令海蘭察等率兵往攻。城中人導清兵入。爽文大田皆被執而死。

劉之協。姚之富。齊二寡婦。徐天德等。白蓮教者。假治病持齋爲名。安徽劉松爲之首。其黨劉

之協等。授教徧川陝湖北。黨與日多。密謀舉兵。奉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稱明裔爲號。召

後事覺。捕治之。協獨去逸。時清乾隆五十八年也。至嘉慶元年。白蓮教徒大起於湖北陝

西河南諸省。二年。襄陽姚之富與白蓮教之女首領齊二寡婦共起兵。四川徐天德。太平

王三槐。冷天祿等亦起應之。攻克州郡。其勢頗盛。姚之富與齊二寡婦皆勇悍善戰。清軍

畏之。三年。清軍攻破之。姚之富與齊二寡婦俱墜崖死。黨勢漸衰。逾年。清仁宗治和坤欺

罔擅專之罪。命額勒登保德楞額泰楊遇春等銳意用兵。行堅壁清野之策。未幾。劉之協敗。

徐天德冷天祿等俱被殺。川楚陝西仍悉爲清所有。

蔡牽。清嘉慶五年。越南犯台州。李長庚率水師擊之。風雨大作。船盡壞。漳人蔡牽糾合餘衆。

勢大盛。八年。長庚爲浙江提督。破蔡牽。牽渡臺灣。九年。牽入閩。閩師不敢擊。進攻浙東。不

利牽復入臺灣。結衆攻府城。稱鎮海王。十二年。牽爲長庚大敗於黑水洋。長庚亦中礮死。清以王得祿邱良功統長庚之兵。時粵人朱潰亦起事久。與牽合。清浙撫阮元以計離之。潰走閩。敗死。十四年。牽攻定海。良功等擊破之。牽舉礮自裂其船。沉於海。

林清李文成等

天理教亦名八卦教。民間苦胥吏者。爭入焉。直隸林清河南李文成爲之首。

文成指星象。以清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舉事。林清密賄內侍。乘清仁宗幸木蘭回京。發難行在謀定。清滑縣知事強克捷聞之。捕文成下獄。刑斷其脛。其黨以事迫。遂於九月七日據滑。出文成於獄。然因倉猝起事。不及赴林清之約。清及期。命其黨潛入內城。日晡。分攻東華西華門。首白帕爲號。太監劉金爲內應。清自居黃村。冀河南衆集而後進。時攻東華門者爲護軍所却。入西華門者八十餘人。侍衛急閉隆宗門。清留守諸臣率禁兵入衛。遂悉被擒殺。林清亦被執。清將那彥圖楊遇春等亦破李文成兵於道口鎮。文成自焚死。

女史氏曰。以上所述。皆明臣起義以後。太平建國以前。吾漢族偉人女子之起事而未成者。此外如武昌夏逢龍（清康熙二十七年）昆興李天極（清康熙四十五年）河南曾靜（清

雍正七年）四川陳昆（清乾隆十九年）寧陝蒲大方（清嘉慶十年）豫東朱毛俚胡秉耀等（清嘉慶十九年）亦皆起義失敗然諸烈士爲國流血事雖不成名亦千古而女史氏所尤崇拜者則爲白蓮教之女首領齊二寡婦齊爲人固有謀略亦異常勇猛誠巾幗而丈夫者其部下軍士除男子外有女軍二百餘名爲齊之親信亦皆勇悍絕倫故當時軍勢極盛清兵屢爲所挫惜乎天不祚漢胡運方盛致令此鐵血偉女子墜崖而死亦可悲矣張船山寶雞題壁詩中有一律云『葵也橫行起禍胎桃花馬上看重來不遺巾幗先逢怒欲辨雌雄已自猜黃鶴特翻貞女調白蓮都爲美人開請纓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才』此詩卽爲齊二寡婦詠也嗚呼臺灣云亡太平未起此至黑至暗至悲至痛之亡國時代既有朱一貴林爽文諸烈士爲國流血爲亡國史上放一線之曙光而齊二寡婦又以巾幗女子抱鐵血主義出沒於槍林彈雨之中葬身於絕壁懸崖之下女兒真好身手哉嗚呼義聲播揚挽人心於旣死繡旗飄颺招國魂兮來歸亡國史上有此偉大之女子亦足爲民族之光矣

第二章 太平建國時代

第一節 洪秀全起兵廣西

滿清自嘉道以來。苛政虐民。川楚諸省。屢次民變。雖不久即平。而滿人之專制。如故。官吏之橫暴。如故。吾漢族人民。生息於異族政府之下。不堪其虐待。有志之士。每思起而反抗之。故洪秀全與楊秀清石達開等。遂得號召羣傑。起兵於廣西。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有膽略。能識字。早歲有大志。痛異族之專制。哀民生之凋零。恆思所以挽救之。而未得其時機。居常怏怏不樂。英雄於未遇時。其心中一種之悲感。頗有難言者。

初粵人朱九濤。倡上帝會。以救世利民爲宗旨。秀全聞之大喜。遂入會。冀展其抱負。未幾。九濤死。羣推秀全爲教主。秀全又自稱爲耶穌之弟。天父火華之第二子。入廣西傳教。時馮雲山。韋昌輝。楊秀清。石達開。曾玉衍。蕭朝貴等。二十餘人。皆爲會中重要人物。秀全一一結交之。而諸人亦引秀全爲同志也。

秀全天姿豪邁。其傳教入廣西也。恆託天主救世之說。以資號召。又唱爲說曰。『當兵死者。魂得升天受福。』此說起而信從者。遂日衆。遠近無不知洪先生者。

廣。西。距。京。城。七。千。餘。里。地。瘠。民。貧。苗。獠。雜。處。其。民。族。尙。俠。好。武。爲。南。方。諸。省。冠。適。歲。比。不。登。所。在。盜。起。清。撫。鄭。祖。琛。老。而。昏。諱。言。盜。秀。全。因。衆。心。思。亂。遂。順。勢。利。導。起。事。於。廣。西。之。桂。平。之。金。田。村。此。太。平。建。國。前。一。年。事。也。（清道光三十年）

女史氏曰。予草此續編。於前後兩時代之中間。述此太平建國史。何哉。曰。太平建國時代。前後兩時代之過渡也。夫自明臣起義失敗後。故國遺民。或死。或遯。是時兵事少用。國內粗安。滿政府時。以籠絡之術。愚弄我漢族人民。我漢族人民。亦漸相安於異族政府之下。作得過且過之想。時卽有熱心之偉人女子。如朱一貴。林爽。文烏氏。齊二寡婦等。痛神州之陸沉。傷大明之不祀。攘臂崛起。或假明裔以號召。或用興漢以宣言。而響應者絕少。甚且有加以叛逆不道之惡名者。嗚呼。故國之思。已冷。滿漢之界。漸融。致令有志者事皆無成。飲恨以沒。蓋民族之不競也。久矣。而帝王神聖。不可侵犯之卑劣思想。印於人腦膜也。深矣。洪秀全以介平民。略識文字。獨能於明亡百餘年後。仗義而起。光復十餘省。建國十餘年。雖其事亦終於不成。而其聲威所至。亦足以褫滿人之魄。奪滿人之氣。恢復我大漢昔日之雄風矣。女史氏述此太平建國史。忽而愉快。忽而痛惜。其感情之變態。至不可測。不知果何爲而然歟。

第二節

女界之協助

太平天國之成立

太平諸王

洪秀全率衆攻平樂府。楊秀清亦率衆攻鬱林。克永安諸城。殺清吏十餘人。清撫鄭祖琛始上告清廷。清廷聞警大懼。命兩江總督李星沅赴廣西攻秀全。時應嘉州民數千人來降。秀全清將田繼壽潘總邦等均戰死。於是秀全軍勢頗盛。

未幾秀全復由金田出關。至大黃江。清提督向榮拒戰。秀全擊敗之。清將陣亡者十二人。秀全乃乘勝進取。攻桂平貴武宣平諸縣。尋入象州。清廷以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則徐嘗督粵。威惠素著。至是力疾出視師。粵民之從秀全者。因漸解散。則徐至潮州。疾益劇。未幾卒。秀全之勢復盛。

秀全攻克永安。下蓄髮易服令。聲言恢復明朝。舊土與會衆。插血以盟。復宣言曰。吾輩爲天下謀。太平乃定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又封其弟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等各稱丞相軍師。是歲也。吾女史謂之太平建國之元年（卽清咸豐元年）。

女史氏曰。太平軍之初起也。壯士止數百人耳。男女同列行伍。男子臨陣。女子則盡饋食之。

義務時餉需缺乏。婦女爭脫簪珥佐之。其勇悍者亦持刀以殺賊。此亦太平建國史之美談也。去歲武漢起義。亦有女子革命軍。其或聞太平之風而興起者歟。嗚呼。勇矣。嗚呼。盛矣。

第三節 太平軍隊之進行

太平建國之二年。南王馮雲山攻桂林。清將江忠源力拒。雲山戰敗而死。東王楊秀清攻廣西。亦無功。天王率衆入道州。清提督余萬清棄城走。由是進克桂陽。破柳州。醴陵。進攻長沙。清將駱秉章等協力死守。不克。乃渡湘入岳州。克漢陽。

太平軍既克漢陽。渡江攻武昌。清將向榮馳救。太平軍敗。天忽大雨。榮引兵還營。太平軍乘夜攀城而登。清兵潰散。光復武昌。

太平建國之三年。天王由武昌攻九江。克其城。城中空虛。乃棄去。入安慶。殺其吏蔣文慶。又取太平蕪湖。遂入江甯。翼王石達開奮勇攻城。城遂破。太平軍進攻滿城。滿城者。滿洲軍所守也。清將祥厚等率男女登陴死守。未幾城破。太平軍殺城中男女數萬人。以洩其忿。

第四節 蕭三娘之女軍 定都金陵

天王入城後。以明宮殿爲天王府。改江甯府爲天京。遂定都焉。天王御殿受賀。日賜羣臣宴會。

名之曰太平御宴。

時有蕭三娘者，勇悍善戰，率女兵百餘人，別爲一隊，皆廣西產。太平之攻克諸城，三娘亦有功也。

女史氏曰：蕭三娘，太平國之偉女子也。其時如朱九妹、王憶香以及沈葆楨之妻林氏，皆爲有名之女子，然諸人皆效忠於滿清，未免自殘同族之譏，非民族主義之偉人。女史氏以嚴格論之，於諸人頗有不滿意者。三娘乃偉女子也。太平國有三娘，是亦女子界之榮也。

第五節

湘軍之起

天王令吉文元入河南，連破歸德、許城，進圍開封，不利。乃渡河入山西，清命惠親王及僧格林沁拒之。太平軍不能進。時胡以晁破安慶，賴漢英、石祥貞攻南昌。清江忠源由湖北援南昌，漢英戰敗，退守九江。

林鳳祥克鎮江、揚州，駐兵浦口、瓜州，以阻南北路之師。清令琦善攻揚州，賴漢英往援。清軍大敗，未幾，胡以晁由安慶圍廬州。清又令江忠源往援，以晁力拒之。逾月，城破，忠源投水死。太平軍遂入廬州。

初清提督向榮統兵守江南。號江南大營。山東河南各省救兵守江北。號江北大營。清廷以屢戰不利。命湘鄉曾國藩創辦團練。時國藩丁憂在籍。乃仿明戚繼光法。募集鄉兵教練之。號湘軍。以諸生羅澤南王鑫李續賓等統之。又以長江上下游皆爲太平軍所佔。乃創設水師。以楊載福彭玉麟等統之。及廬州失敗。忠源戰沒。湖廣總督吳文鎔之師。又潰於黃州。清廷乃命國藩率湘軍出境。先取武漢。進掠江西。太平建國之五年。太平軍又克武昌。羅澤南與胡林翼合軍赴援。六年。澤南戰死。江南大營亦爲天王所覆。向榮死於軍。

女史氏按滿清之初所用皆八旗及東三省兵。各直省綠旗兵。嘉慶時用兵。川楚諸省始以鄉勇輔之。然事定卽裁去。及太平軍起。營兵多望風遁。清廷知不足恃。乃令曾國藩在湘招募。羅澤南以書生從軍。轉戰大江南北。所率皆湘勇也。由是湘勇之名始著。營兵反爲世詬病矣。時又有所謂楚軍者。始自江忠源。亦有名。太平國之失敗。滿清政府之不亡者。湘軍楚軍爲之也。嗚呼。無事之時。裁撤鄉勇。而用營兵。有事之時。廻護營兵。而用鄉勇。驅漢人以殺漢人。雖由漢人同種觀念之薄弱。而滿人迫脅壓制之手段。亦太惡毒矣。

第六節

沈葆楨之妻

邊錢黨之失敗

石達開入江西。連克瑞州。臨江。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時清將胡林翼圍武昌。分兵援江西。太平將古隆賢率衆至武昌。林翼擊破之。石達開往援。亦敗。未幾武昌復失。初江西邊錢黨以錢塗硃描金爲號。黨徒頗衆。及太平軍起。結合之。入南豐。克新城。瀘溪。遂圍廣信。時沈葆楨爲江西巡撫。聞警登陴死守。吏民盡散。城中危急。葆楨妻林氏同在危城。躬汲澆以餉士卒。軍皆感奮。開門擊敵。殺傷甚衆。餘衆悉逃。林氏者林則徐之女也。

第七節

朱九妹及李氏

太平內亂

清將彭玉麟取南昌。曾國藩亦發兵拔南城。江西諸地復入滿清。是時太平國勢漸蹙。戰攻諸將或逃或死。佔據諸城旋得旋失。天王守江寧。漸成孤立之勢。乃未幾而內亂又起。初吉文元攻山西。爲清將惠王等所敗。楊秀清赴援。亦無功而還。天王怒之。且忌其能得部下。至是秀清亦陰有自立意。天王與韋昌輝謀殺之。適秀清招昌輝飲。昌輝戒備以往。酒酣抽刀刺秀清胸。復割其肉成塊。烹之以餉兵士。翼王石達開知之。責其殘酷。昌輝怒。發兵圍翼王府。達開縋城夜遁。昌輝盡殺其父母妻子。城中驚擾。天王大懼。乃治昌輝罪。執而磔之。時達開遁安慶。天王傳昌輝首示之。以解其怒。

太平之始都江寧也。考試女流識字者，令司批答。揚州朱九妹工草書，入撰謀殺楊秀清事，覺被害。又有李氏者，藏小刀於髻，刺秀清傷之。秀清大怒，燒死之。至是秀清亦爲昌輝所殺。昌輝又爲天王所殺。馮雲山、蕭朝貴已戰死。太平諸王僅石達開尙存耳。

女史氏曰：太平軍之初起也，頗有紀律。其後附從日衆，莠民多雜入其中。主將駕馭無術，遂致漫無紀律，秩序紊亂。兵鋒所至，閭閻騷擾不寧，故人皆以流寇目之。此亦太平失敗之原因也。朱九妹與李氏皆以謀殺東主而死。女史氏惜其自殘同族而效忠於滿清，然平心論之，九妹李氏之不惜一死而出於暗殺，亦太平軍漫無紀律先自殘其同族，有以激之使然也。今觀於諸王之自相殘殺，尤不能責九妹李氏之暗殺矣。時又有王營香者，淮妓也，嘗用毒酒殺都督施某，予今別具眼光觀之，則此種女子不可不謂爲奇烈也。

第八節 太平復盛

太平建國之七年，英法與清構釁，聯軍入廣州，執粵督葉名琛北去。清廷不遑兼顧，太平之勢乃復盛。天王命陳玉成出兵從上游入浦口，戰勝清將馮子材，進攻揚州，破之。清將李續賓集師三河，玉成乘勝進攻，戰一晝夜，卒奪其營，續賓戰死。此八年事也。

三河集一捷。大奪清軍之器。遠近大震。逾年。玉成由六安攻廬州。又克之。復聯合捻衆。圍定遠。清吏周佩濂郭沛霖力拒。太平軍力攻之。城卒破。佩濂等死焉。時石達開擁衆十餘萬。入湖南。克桂陽興寧諸城。後敗於寶慶。乃轉入廣西。圍桂林不克。復攻慶遠。克之。

第九節

徐有壬妻

太平建國之十年。清將張國樑圍江寧。取上下關。天王命李秀成分兵東下江浙以牽制之。清軍圍江寧久。士卒有怠心。天王檄各處兵合攻之。張國樑晝夜苦戰。未幾全軍皆潰。國樑走丹陽。太平軍乘勝追擊之。國樑投水死。丹陽遂復。國樑總督江南軍務。清廷倚如東南長城。至國樑死。太平少一勁敵矣。

太平軍攻破杭州。圍金壇。不利。後復進攻蘇州。清巡撫徐有壬戰死。城遂破。有壬之妻施氏投井死。蘇省爲東南富庶之區。太平軍旣得蘇城。復入浙省。自是勢益盛。

時何桂清爲兩江總督。清廷罷之。曾國藩聲望素著。命代之。尋又以國藩爲欽差。督江南軍務。駐軍祁門。

第十節

曾國藩之妻

清張芾駐兵徽州。久無成效。清廷召之入京。由是皖南軍務盡歸曾國藩。國藩之妻性儉樸。在安慶署中。每夜必與其子婦共紡棉紗。以四兩爲率。二鼓後始息。

李秀成攻寧國。清提督周天受戰敗而死。城遂破。時陳玉成亦戰勝於金壇。嚴州江陰諸城亦相繼克復。秀成進軍祁門。曾國藩力拒之。太平軍復敗。

太平建國之十一年。陳玉成襲取黃州。又陷蘄州。分兵入孝感雲夢。取德安隨州。後玉成屯兵集賢關。曾國藩遣鮑超。胡林翼遣成大吉。合攻之。玉成築壘菱湖。與安慶軍隊相接。尋爲曾國荃所敗。玉成又與楊輔清合軍。入太湖。官文胡林翼檄諸將拒戰。亦不利。曾國荃力攻安慶。玉成自往救援。又以糧絕而敗。安慶省城恢復。九年。至是復爲清有桐城廬舒亦相繼失守。未幾。胡林翼死於湖北。楚軍大權亦盡入曾國藩掌握矣。

第十一節

清后聽政

太平復衰

太平建國之十二年（卽清同治元年）清文宗已死。子載淳立。年尙幼。兩后同聽政。兵事一倚曾國藩。國藩令多隆珂攻廬州。以收淮甸。曾國荃順流東下。規取江寧。左宗棠與鮑超等援浙江。李鴻章與程學啓黃翼升等至上海。進取蘇州。初。陳玉成自安慶失敗。退守廬州。至廬州又

敗。玉成勢已蹙。走壽州。爲勝保所誘。兵敗被執。死之。

曾國荃率師東下。破太平軍於和州。取梁山關。乘勝進襲秣陵關。李秀成統大軍往援。與清軍戰。不利。未幾。國荃進攻雨花臺。拔其九壘。太平之勢漸衰。

初。石達開率衆屢攻浙湖兩廣滇黔。後欲進據四川。由雲南渡金沙江。清軍扼隘力拒。絕其糧道。達開知陷絕地。親率衆死戰。爲清將唐友耕所敗。被擒。死之時。太平建國之十三年也。開達有大志。能得部下心。知天王不足與有爲。欲獨樹一幟。至是爲清軍禽殺。惜哉。

女史氏曰。太平軍興。傳檄各地。有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異族。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詞嚴義正。至今猶傳誦之。此檄文爲翼王之作。是翼王乃嫻於文學者。曾國藩曾招之降。翼王賦詩答之。有『揚鞭慷慨。葦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之句。太平諸王翼王其麟鳳哉。後之人誦其詩。讀其文。可想見其爲人。惜乎蒼天曠曠。劫運未終。遂令此英姿颯爽心地光明之好男兒。壯志未酬。飲恨以沒。今日河山還我。光復成功。王如有知。應亦含笑九原。不復啼痕狼籍矣。

第十二節 太平天國之亡

太平天國之十四年。李秀成攻曾國荃於雨花臺。時江寧東南西南三面悉爲清軍所佔。惟東北鍾山尙固。秀成戰不利。駐軍鍾山之天保城。清軍攀巖放火球。鍾山失守。清軍入天保城。時蘇浙諸省亦爲清將左宗棠、李鴻章等所破。次第失守。天王困守江寧內城。援盡糧絕。清軍合攻之。國荃督軍築砲台穴地道。城崩二十餘丈。李成典等衝陷口而入。諸軍蟻附。齊進。太平軍隊力拒多死者未幾。全城俱陷。天王知事不可爲。先飲藥死。忠王、李秀成、洪仁達及將卒等十餘萬人皆死之。

天子福瑣逸出至江西爲周家良所殺。太平天國亡（清同治三年）

太平亡後其將陳德才等分攻楚豫諸省不克死之。

太平亡後其江寧餘衆李世賢、汪洋海等擁衆由福建入廣東冀圖恢復亦不成。

太平亡後皖豫捻衆張總愚等起兵逼清京屢敗清軍然事終無成總愚亦死。

太平亡後太平之領地復入於滿清。太平之國民復淪爲奴隸而異族之專制如故。民生之凋零如故。乃未幾而革命軍起。

女史氏述太平建國史畢。而有不能已於言者。夫建國史者。必其國由戰爭之結果。而得完全之成立也。而太平天國不然。必其國由政體之改革。而得良好之結果也。而太平天國又不然。必其國脫離其本國。而完全獨立也。或推倒其舊政府。而建設一新國家也。或恢復其固有之領土。而得確然復成爲一國家。而未滅亡也。而太平天國又皆不然。太平天國既於尙未完全成立之時期。而失敗。而覆亡。而吾女史則承認其爲完全成立之國家。斷之曰。太平建國時代。其義何居。讀我書者。必能知之。奚待言哉。今所言者。太平失敗之原因也。約略舉之。厥其四端。

(一) 原因於內政之紊亂

自來創業建設者。必有外攻之實力。亦必有整頓內治之政策。內治不良。不足以言外攻。故建國之道。當以厚集兵力。維持秩序爲要圖。然在軍興之初。每不暇專注意於內治。是秩序之紊亂。猶不足爲太平咎也。所可怪者。太平諸王之自相殘殺耳。夫內政不治。又加以內亂。則其外攻之實力。必愈減少。敵人得乘隙而入。而吾之勢益孤。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一也。

(二) 原因於地理之失勢

地理之關係於兵事此一問題論史者必能言之吾國地理於戰爭上之價值則北方視南方恆占優勝之勢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其成功易南人北伐者則其成功難稽之過去之歷史太平以前北人南伐而奏捷者惟明太祖用江淮之衆長驅北上放逐胡元於關外光復舊物統一海內是爲南人挫北成功最捷之始此外如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以及劉裕之滅南燕滅後秦然皆不能卒其功太平起兵於廣西踰嶺涉湘絕長江據金陵其入手進行之方針未嘗有誤惜其後株守金陵一隅恃長江爲天塹不復併力以圖北進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二也

(一) 原因於軍律之不嚴

夫太平誠非草寇比也然至今數十年後吾太平故老之猶存者偶與談及太平當日之戰史其懦者則疾首蹙額時露戰慄瑟縮狀其健者則又怒目切齒若不勝其憤者而此數十年中學子之紀載當日戰史者又往往有貶詞此雖由於成敗論人之成見或奴隸根性之未除種族觀念之稀薄而太平軍隊當日之漫無紀律過於騷擾亦從可知矣劉項同爲淮人劉入關時首除秦苛政與父老約法三章項則屠咸陽詐誑秦降卒二十萬人收貨寶婦

女。以。束。其。後。成。功。終。歸。漢。氏。太。平。軍。之。初。起。欲。爲。天。下。謀。太。平。排。滿。人。以。興。漢。其。持。義。非。不。正。大。也。惜。其。後。武。夫。悍。卒。不。能。恪。守。紀。律。每。以。劫。掠。殺。戮。爲。事。自。失。其。神。聖。光。明。之。價。值。不。能。得。衆。民。之。歡。迎。愛。戴。假。使。當。日。非。外。族。專。制。時。期。安。知。千。秋。萬。世。後。之。史。家。不。將。夷。之。於。黃。巢。草。寇。之。一。流。乎。夫。地。利。不。如。人。和。不。得。人。和。此。太。平。失。敗。之。原。因。三。也。

(一) 原因於同族之相殺

驅。漢。人。以。殺。漢。人。此。滿。洲。人。慣。用。之。手。段。也。予。於。前。數。節。中。亦。既。屢。言。之。當。太。平。起。義。之。初。滿。清。所。有。之。營。兵。大。半。老。弱。無。用。卽。有。健。者。亦。皆。毫。無。經。驗。僅。有。食。糧。之。能。事。而。無。殺。敵。之。勇。氣。迨。其。後。湘。楚。軍。起。太。平。遂。生。一。勁。敵。矣。夫。湘。軍。楚。軍。非。皆。漢。人。乎。十。餘。年。之。戰。期。不。爲。不。久。十。餘。省。之。戰。地。不。爲。不。廣。此。一。時。代。之。戰。爭。乃。漢。人。之。自。爲。戰。滿。人。不。過。坐。觀。其。成。敗。耳。假。使。當。日。湘。楚。軍。人。咸。具。種。族。之。觀。念。不。忍。自。殘。其。同。胞。則。滿。清。必。立。敗。此。太。平。失。敗。之。原。因。四。也。

予。書。至。此。予。心。情。有。餘。悲。我。漢。族。奴。刼。之。未。終。也。悲。我。健。兒。熱。血。之。空。流。也。悲。我。太。平。天。國。如。曇。花。之。一。現。朝。露。之。旋。消。也。悲。我。太。平。亡。後。之。革。命。諸。先。烈。欲。爲。同。胞。謀。幸。福。起。見。

不。得。不。提。倡。革。命。而。復。流。無。量。之。熱。血。重。拋。無。量。之。頭。顱。也。夫。太。平。恢。復。十。餘。省。其。領。土。非。不。廣。也。軍。隊。十。餘。萬。其。兵。力。非。不。厚。也。建。國。十。餘。年。其。時。期。非。不。久。也。滅。滿。興。漢。光。復。舊。土。其。戰。爭。之。名。義。非。不。光。明。磊。落。尊。嚴。神。聖。也。假。使。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健。兒。之。熱。血。不。至。空。流。吾。祖。吾。父。不。至。重。淪。奴。劫。此。數。十。年。中。失。敗。之。革。命。可。以。不。發。生。吾。漢。族。男。女。同。胞。可。以。少。死。無。量。數。而。女。史。氏。今。日。述。太。平。建。國。史。亦。得。痛。快。淋漓。發。揮。吾。漢。族。之。榮。光。不。至。始。而。快。繼。而。失。望。終。之。以。唏。噓。浩。歎。也。嗟。嗟。此。役。也。吾。漢。族。男。女。同。胞。之。死。者。不。可。勝。紀。熱。血。空。流。僅。僅。染。紅。了。幾。輩。功。狗。之。頂。兒。添。得。幾。許。侯。爵。伯。爵。子。爵。而。於。亡。國。史。上。又。添。幾。頁。傷。心。史。毫。無。一。點。實。效。可。以。洗。國。恥。而。快。人。意。嗟。嗟。女。史。氏。以。滿。腔。熱。血。草。此。太。平。建。國。史。而。所。得。之。結。果。如。是。如。是。悲。夫。悲。夫。書。至。此。時。已。四。鼓。西。北。風。忽。起。振。動。窗。紙。簌。簌。作。響。益。增。予。之。悲。涼。姑。止。於。此。

第三章 民國成立時代

第一節

陸東皓之夫人

孫文倡義於廣東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人。憤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橫暴。貪墨外人。之陰謀。窺伺。知非。倡革命。不足以救國。不足以救國之亡。乃與同志陸東皓等。創設興中會。爲革命之機關。未幾。中日戰爭起。文與皓東等。購械募兵。製青天白日旗。謀倡義於廣東。事爲清吏偵悉。捕殺皓東及朱邱程三志士。文遁居海外。時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也。

皓東與孫文同里。富於熱血之男兒也。其夫人黎氏亦賢淑。倡義之前。皓東盡鬻其家產。以助軍餉。與黎訣別。黎知皓東爲國盡力。甚贊成之。至事敗被捕。皓東神色不變。言笑自若。向清吏索紙筆。自述其革命之宗旨。頃刻成千餘言。

女史氏曰。孫中山惠州一役。爲革命軍發現之第一次。由是而羊城。而漢口。而惠州。而皖城。而廣州。轟轟烈烈之革命軍。遂繼續發現於大地矣。陸皓東等之流血。爲革命志士流血之第一次。由是而史堅如。而唐才常。而鄭弼臣。而徐錫麟。而秋瑾。女士而黃花崗烈士。轟轟烈烈之革命志士。遂繼續流血於大地矣。今日者。民國成立。革命告終。青天白日旗。永永飛揚。

於世界予述此民國成立史而首述陸皓東等之流血史是亦飲水思源數典念祖之意耳

第二節 邱公駱之夫人

邱公駱革命鉅子也。夫人吳氏名孟班。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年十八。以染時疫卒。聞者莫不扼腕。教會中西婦爲之開追悼會。演述夫人之文學志趣。共悼惜焉。

初夫人嘗有身。自墜之。公駱大駭。夫人曰：『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內可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後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皆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公駱語塞。

女史氏曰：夫人之論。奇論亦至論也。夫生育爲女子對於國家之義務。昔斯巴達有一母而生八子者。蔑士亞尼之戰。悉死於國難。及奏凱招魂。其母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歷史上傳爲名語。使夫人而果愛國者。則應爲國生一人才。而夫人乃曰：不能盡責。不如已也。奇哉。雖然。夫人豈不愛才哉。因其子須二十年成一人才。已則五年可成一人才。乃捨棄其遲者而造就其速者。是夫人乃能愛才者。更善於愛才者。愛才所以愛國。是夫人又能愛國者。嗚呼。夫人以急於愛才之故。不惜犧牲其子。如夫人者。可多。

得哉。

第三節

康得利之夫人

孫文之被難

孫文由澳門至香港。清吏捕之急。乃至橫濱。尋至英倫。英人康得利者。爲香港博濟醫院教授。文嘗從之學。文至英倫。卽寓其家。其家距中國使館近。康得利夫人嘗笑謂文曰。今君處此甚危險。恐使館知之。將縛君回國矣。然此不過戲言耳。乃未幾而難果作。

時公使龔照瑗知文來英。誘之入館。禁錮密室中。文卒以計首達康得利。康氏夫婦力爲設法。救援文之被難。而得出險者。康氏夫婦之力也。

女史氏曰。予述中國女子史。而忽載英之康德利夫人。讀吾書者。必深怪其不類。雖然。是亦有說。夫中國之革命。中山氏提倡之。民國之成立。中山氏造成之。中山氏誠爲提倡革命。造成民國之第一偉人。然使倫敦被難時。無康得利與其夫人爲之救護。則吾國將少此偉人。而此民國成立史。亦將無從落筆矣。然則中山氏之有功於民國。爲直接而康得利則間接。有功於民國者也。吾輩今日幸爲民國之國民。旣崇拜中山氏。更不可忘康得利夫人救護中山之功也。女史氏故破例書之。

第四節 清西太后之聽政 政變之風潮

自中日議和後。歐美各國益肆凌虐。清德宗頗思自強。會主事康有爲上書請變法。德宗用之。實行新政。廢八股。立學堂。改官制。開言路。布告國內。此民國紀元前十四年事也。

時德宗雖已親政。而大權仍歸西后。(清穆宗之生母)康有爲等謀除舊臣。以削西后羽翼。事爲西后之姪榮祿所知。密報西后。西后大懼。以榮祿爲北洋大臣。兵權盡屬之。時陸軍統領袁世凱本附德宗。後知西后已有預備。乃變計復附於西后。未幾。西后召諸臣入。下令聽政。託言帝疾。幽之。令榮祿入贊樞要。以康有爲等謀圍頤和園。大逆不道。捕治之。康有爲與其徒梁啓超遁海外。而其黨人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均被殺。悉罷新政。由是清之政權悉歸西后。

第五節 康有爲之女 保皇黨之失敗

康梁遁居海外。猶不忘清德宗優遇之恩。謀爲之恢復政權。以保皇主義爲號。召時孫文方提倡革命主義。康梁極力反對。陰破壞之。卒之海內外志士之附孫者日益衆。而附康梁者僅一般少數之官僚。派保皇黨之勢力終無振作之一日。至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廷降詔預備立憲。

而保皇黨又變爲憲政黨。竭力主張君主政體。中央集權制度。而革命黨人則提倡民族民權主義。終以民心趨向共和而憲政黨之主張又歸失敗。此亦吾國進化之公理也。

康有爲有女曰同璧。精史籍。通西文。有爲嘗至印度。同璧子身獨行。以省其父。時吾國女子之遊歷海外者。雖已踵起。而西遊印度者。同璧實第一人。也。同璧有詩曰：『若論女士西來者。我是支那第一人。』此詩卽其省父印度時所作也。

女史氏曰：自歐化東漸。近數年來。吾國有志之女子。求學外洋者。日多一日。是亦女權膨脹之一大原動力也。康梁鼓吹保皇妖說。反對革命主義。後知詘於公理。又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其人其事。本不足道。然康之女。同璧。亦吾國之好女子也。其西遊印度時。年僅十九歲耳。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子身獨行。以省其父。亦豪矣哉。予嘗見某君筆記中有云：『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遊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暉。寒山蹙翠。攜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鑪香擁翠裘輕。爲誰拋却鄉關地。白雪蒼茫無限程。其二云：明

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剪剪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是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慣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此何人耶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此女之雄魂毅魄冒險進取不亞於同璧而其傷懷國事別具熱腸至今讀其詩猶令人驚心動魄則又非同璧所能及矣嗟嗟吾國女子之有雄魂有毅魄有冒險進取之至性有救國利民之熱腸者不知其凡幾惜其姓氏不傳而爲無名之英雄是亦吾女史之缺恨也

第六節 史堅如之妹 羊城之流血

史堅如番禺世家子少有大志自孫文惠州失敗堅如力圖繼起會署理粵督者爲滿人德壽堅如以炸藥焚督署不成流血於羊城時年僅十七耳

堅如之妹時年十六好讀書通西文其智慧魄力尤過乃兄嘗自歎曰吾不幸身爲女子不能爲同胞盡力身臨前敵以殺賊其熟習西醫異日兄妹臨陣或有損傷吾得親爲看護以盡吾力遂入博濟醫院習西醫及堅如事敗其妹時居香港嘗赴省三次謀救之終無效清吏捕之急乃復至香港人或慰之則曰爲國流血吾輩應爲也終無怨言未幾病時疫卒

女史氏曰。史氏兄妹。可謂難兄難弟矣。今日世之談革命史者。於女界偉人。必曰秋女士。不知秋女士以前。尙有此史女士也。女士自恨身爲女子。不能臨陣殺賊。遂奮志習西醫。其醉心革命之熱度。可謂高矣。惜乎。堅如旣未成其事。而流血於羊城。女士又未竟其志。而病疫於香港。彼蒼亦太酷矣。吾輩忝爲男子。自問於革命事業。絲毫未有盡力。對於女士。能不媿死耶。

第七節

周福貞毛芷香劉惠芳

唐才常與鄭弼臣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義和團發難於北京。以扶清滅洋爲名。焚教堂。殺教士。并毀鐵路電報局。焚劫商市。京中大擾。又殺德公使克林德。各公使告急於本國。於是英俄德法日美意粵等八國。聯軍入天津。尋陷京師。清德宗及西后出奔西安。明年和議成。始回京。拳亂起時。湘人唐才常。乘機起革命軍於漢口。事洩被殺。而女士周福貞。毛芷香。劉惠芳。亦於是時殉難。今年由湖南三育女校長熊周嫻等。率女生數百人。恭迎三烈女木主。入祀女烈士祠。觀者塞途。頗及一時之盛。

唐才常起事時。鄭弼臣亦起兵於惠州。攻破清營。所向頗利。終以援絕而敗。弼臣走廈門。尋病

卒。餘衆多遁海外。

第八節 同盟會之成立

初孫文至日本。所至鼓吹革命。黨勢漸盛。然未有多數之結合也。嗣後清政益不振。志士之欲救國者。皆知必先革命。時入黨者多閩粵人。而僑居美洲及南洋羣島者。亦紛紛入籍矣。民國紀元前八年。王漢槍擊鐵良於河南。不成自殺。其明年。萬福華狙擊王之春於上海。亦不成。未幾。湖南華興同仇會事敗。黃興胡瑛。宋教仁諸人以搆者急。乃同至日本。於是日本遂漸爲中國內地實行革命者所聚。

未幾。孫文復至日本。思聯合諸志士爲一大秘密團。其重要人物。有胡漢民。汪兆銘諸人。初與湖南諸人連合。復遍訪各省言革命者意見。皆忻諾。乃會於日本東京黑龍會中。來者百餘人。皆立盟書。簽名定會名爲中國同盟會。推舉孫文爲總理。黃興副之。製三色旗爲國旗。時民國紀元前七年七月也。

第九節 民報之出現

同盟會成立後。議出一雜誌。以爲鼓吹。以陳星台主其事。未幾。孫文及黃興去日本。以張繼爲

庶務。適反對留學生。取締規則。風潮起。同盟會之進行。遂稍中止。而陳星台以發憤國弱。投海死焉。及取締風潮定。乃更以胡漢民主民報。以谷思慎爲經理。未幾。張繼去南洋。以朱炳麟代理庶務。民國紀元前六年。孫文又至日本。思大擴張黨勢。乃更以孫毓筠爲庶務。以董修武爲民報經理。以黃澍中爲西部支部長。胡瑛爲中部支部長。于右任爲東部支部長。內地支部部分部成立者。日必數起。民報銷售者。至數十萬。革命之聲。遂遍於內地矣。

第十節

徐錫麟之流血

是時各地軍隊之入會者頗多。甯皖荆楚尤衆。清廷降詔預備立憲。黨人知其僞。仍堅持革命宗旨。清廷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吳樾謀炸之於天津。不成而死。未幾各地促本部大舉。於是孫文乃南行。黃興入安南。孫毓筠如甯。胡瑛如武昌。而女士秋瑾亦奔走甚力。

民國紀元前五年。陳邦杰等儼聯合軍學界起事於萍鄉。先期事洩。清政府有備。事遂敗。邦杰死焉。是時孫毓筠胡瑛亦先後被逮。徐錫麟又連皖浙以圖大舉。將據江甯爲根本。地事亦洩。清政府捕黨人甚急。甯備極嚴。軍人之同志者悉被撤調。徐乃以槍擊皖撫恩銘斃之。以外援

誤期被捕。斷頭挖心而死。其黨人陳伯平、馬宗漢亦被捕殺。此是年五月事也。

第十一節 秋女俠之流血

秋女士瑾，字璿卿，別字競雄，浙之山陰人。女士幼承家學，甫笄，涉通經史，喜爲歌詩，然多感世之辭。年十九，嫁湖南王氏，育一子一女。

女士喜讀書，尤喜讀史記、刺客傳，嘗歎曰：近世暴君污吏橫行，不法獨恨，無荆軻、聶政之流，復出現於世，以埽除此惡魔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俠自擬，故又自號鑑湖女俠。

庚子拳亂起，女士適在京，目覩危狀，深痛之，知革命之不容再緩，乃脫簪珥爲學費，別其夫，送其子若女受鞠於外家，子身走東瀛留學，時京中諸女士相識者，置酒於城南陶然亭，餞之以壯其行。東渡後，與同志組織共愛會，奔走國事，益力。凡新書新報，莫不披覽，以此深明世界大勢，而受外潮之激刺，遂日深痛中國女權之旁落，時以提倡女學爲己任。後東歸，爲紹郡明道女校教員，復創設女報，力倡男女平權主義。中國之有女報，自女士始也。

皖城事敗，清政府令各省捕治餘黨，株連甚衆，因女士與徐錫麟爲表兄妹，捕之，陷爲同黨，遂被害於軒亭，口人多寃之。

女士被捕時。訊官逼令自書供狀。女士書西文數字。訊官不解。令作漢文。女士乃書一秋字。復堅逼之。乃又增以數字。視之。則『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也。

女士流血後。其同志徐寄塵。吳芝瑛。諸女士。爲營墓廬於杭州西湖。立石墓表。建亭於其上。名之曰『風雨亭』。

女史氏曰。女俠之死。人多冤之。予謂吾女同胞。正不必爲女俠冤。而當念女俠之因而致死。夫滿清時代之抱革命宗旨者。皆抱必死宗旨者也。女士固有志革命者。當時卽不爲徐烈士案所牽連。其後亦烏肯默爾而息。無所建樹。終必觸當道之忌。置之死地而後已。先死與後死等耳。名隸黨人之籍。身上斷頭之臺。從容就義。慷慨捐生。在女俠且自謂死得其所。吾儕亦何必因彼死。非其罪而代爲之呼冤耶。所惜者。壯志未償。萬一身已喪於賊臣之手。九原有知。當不瞑目。獄成七字。慘招東市之魂。名足千秋。香葬西湖之骨。嗟嗟女俠已矣。吾二萬萬之女同胞。試思女俠之所以極力提倡平權者。何爲乎。曰爲同胞謀幸福也。女俠之所以甘心犧牲生命者。何爲乎。曰爲同胞謀幸福也。卒之革命告成。民國墮地。頭顱不空擲。熱血不空流。武漢起義。諸烈士功誠偉矣。然非有未成事之諸先烈爲之開其先而樹之基。

恐成功未必若是之易也。則今日吾女同胞亦得出此沉沉無底之黑獄。揚眉吐氣於共和政之下者。飲水思源。何莫非女俠所賜乎。吾願吾女同胞勿享已成之幸福。而忘女俠之流血。黑暗界雖放光明。參政權尙無把握。急起直進。達到目的。後死者之責也。女同胞其勉之。其勿自甘墮落。九仞之功。虧於一旦。而使西湖之水。嗚嗚咽咽。常有不平之聲也。

第十二節

鎮南關之役

河口之役

安慶之役

皖浙事敗。志士又謀起事於欽州。以軍火缺乏。響應誤期而敗。孫文黃興謀再大舉。因廣東屢次失敗。乃改圖雲南廣西。民國紀元前五年之十月。孫文招撫遊勇。與黃興等起事於鎮南關。奪其砲台。明年三月。黃興又由越南入滇。克復河口。擒殺清將王鎮邦等。遂進攻開化。蒙自及蠻耗。終以力不勝而敗。未幾而熊成基又起。

熊成基爲皖省砲隊隊官。自徐錫麟失敗後。成基思繼其志。適鄰省之兵隊多集河南。行秋操之典。成基乃與同志吳傳甲李朝棟等。定計先取安慶。再圖進取。督隊至城。以內應誤期而敗。成基走河南。成棟傳甲均死。此民國紀元前四年七月事也。

第十三節

汪黃等之暗殺

未幾清德宗與西后相繼。死醇王載灃子溥儀嗣立以幼。冲載灃爲攝政。王清政遂又一變矣。民國紀元前二年。清廷令各省設立諮議局。明年京師開設資政院。然政府之專制如故。時黨人之製造炸彈者。成績甚佳。因連年舉事失敗。乃思以暗殺爲革命先河。汪兆銘與黃澍中潛入清京。謀炸清攝政王。事洩被逮。繫獄中。時熊成基亦謀刺載。詢於東省。不成被殺。未幾而廣州又有溫生財鎗斃孚琦之事。

自是清廷頗憂慮不安。親貴大臣咸有戒心。乃改定內閣制度。以奕劻爲總理大臣。其餘國務大臣亦多用親貴。故朝政日非。紀綱愈紊。黨人益憤之。而廣州之革命軍遂起。

第十四節

廣州之役

七十二烈士之流血

初自河口失敗後。同盟會中重要人物。自孫文黃興林文胡瑛諸人外。多散在內地。以待時機。民國紀元前一年。諸志士集香港。謀大舉。及溫生財鎗斃孚琦事起。省城戒嚴。危險殊甚。諸志士以諸事已備。未能中止。乃議決以三月三十日爲起事期。以黃興爲總司令。饒輔廷督率兵隊。先期密運軍火於城中。三月二十九日。輔廷爲清吏所捕殺。事洩。乃羣議以事不可緩。是日下午遂起兵。

黃興胡漢民等督先鋒隊直攻督署。擲炸彈焚之。粵督張鳴岐穴垣遁。至水師署。時李準爲水師提督。發兵圍攻。民軍奮力進戰。斬衛隊管帶金振邦等。未幾。清兵圍攻益力。黃興林文馮超驥。韋雲卿。喻紀雲。宋玉琳等。率衆死戰。終以力不敵而敗。黃興走香港。

是役也。民軍將士之陣亡者。雲林文。劉元棟。梁緯。喻紀雲。方聲洞。馮超驥。諸人。其中傷被擒而死者。有劉鋒。林覺。民陳文。波羅。仲。霍。韋。雲。卿。陳。更。新。諸。人。合。計。共。二。百。餘。人。云。

事定後。遺骸遍地。熱血成流。無人敢過問者。後各善堂董廖少帆何允生等。請由善堂收葬。乃叢葬之。黃花崗共七十二塚。過其地者。莫不爲之隕涕焉。

女史氏曰。廣州一役。爲吾國自有革命以來。最劇烈之流血。其失敗之原因。雖由於起事期之提前。倉猝從事。預備未。免。不。周。然。督。署。已。燬。張。督。已。逃。使。當。日。無。李。準。率。水。師。死。力。抵。禦。則。張。鳴。岐。或。卽。未。來。之。瑞。澂。廣。州。或。卽。未。來。之。武。漢。民。軍。之。成。敗。尙。未。可。知。也。賊。哉。李。準。爲。滿。清。走。狗。爲。漢。族。罪。人。其。肉。不。足。食。矣。雖。然。廣。州。爲。武。漢。之。先。河。黃。花。結。自。由。之。良。果。今。日。共。和。成。立。革。命。成。功。烈。士。有。知。其。瞑。目。否。耶。

第十五節

吳炎娘吳七娘

民軍失敗後。張鳴岐始出水師署。窮搜黨人。騷擾殊甚。好名之人。且有以名在黨籍爲榮者。而吳炎娘與吳七娘亦以嫌疑被逮。

炎娘與七娘被逮後。自認爲革命黨人。頗強項。問官詰以女子何以革命。炎娘曰。爾輩迷於利祿。甘爲滿清走狗。焉知吾輩用意。我革命黨中。上自名家大族。鉅商職官。下至輿台走卒。販夫僕隸。皆有其人。何獨於女子不可乎。革命大義久矣。聲震中外。如日月之經天。江湖之行地。爾等可靜自求之。何必多問乎。七娘亦應聲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多問爲。問官無如何。繫之獄。

第十六節

吳其德

饒輔廷名可權。字競夫。廣東嘉應人。黃花崗烈士之一也。初輔廷學於上海公學。與愛國女校學生吳其德女士相友善。遂訂爲未婚妻。成正式禮有日矣。會因讒搆。疑以女有非行。女性烈見輔廷之貳於已也。又悔無以自明。遂服毒以見志。輔廷傷之。遂誓以身許國。不負女之望也。女士就暝時。口占絕命詩云。『驀地罡風起。牡丹花亂飛。花殘不足惜。何以答春暉。』

第十七節

林文之姊妹

閩人林文。字廣塵。一字時壘。黃花崗之雄鬼也。文爲林則徐之孫。性敏晤。有大度。少時。父母相繼歿。姊妹鞠育之。姊爲沈葆楨之媳。有至性。妹亦賢媛。痛異族之專制。國事之日非。力勸文勵志。向學。文深感之。遂遵姊命。入學肄業。矢志不娶。誓以身許國。廣州之役。文之奔走尤力。血戰死焉。

女史氏曰。饒輔廷與林文皆廣州流血之卓卓者。然文之以身許國。由於姊妹之激勵。輔廷之以身許國。由於未婚妻之期望。以如此之大英雄。而其成名皆主動於女子。亦奇矣哉。

第十八節 馮超驥之妻

馮超驥。侯官人。其父年耄多病。常臥不起。超驥事之盡禮。鄉里咸稱之。及廣州事起。超驥欲効力從軍。因父病而未發。父慨然曰。兒速往爲國盡力。榮莫大焉。勿以我爲念。時超驥之妻適在側。謂超驥曰。君去或不幸。三月後。如無音信。妾當相從於地下。超驥曰。此烏乎可。老父多病。而下有幼弟。我死。卿當代我侍養之責也。妻諾之。遂揮淚而別。尋聞父卒。超驥痛不欲生。奮力出戰。流血於督署前。後葬黃花崗。

時有趙聲者。字伯先。革命偉人也。廣州之役。聲之籌畫尤爲有力。因期誤未至。後聞事敗。憤極。

發肺炎症而卒。聞者傷之。

第十九節

武漢起義之近因

廣州一役。吾黨十餘年之滲淡經營。一旦歸於無用。然吾黨志士之未死者。終不因此而灰心。時清廷因革命屢次失敗。以爲不足有爲。而防範黨人益虐。未幾漢奸盛宣懷等。又主張鐵路國有說。清廷用之。嚴旨收商辦之路。爲國有。以行其借債自利之計。奪商民之資本。喪土地之主權。川粵湘鄂諸省同起抗議。而川人之爭尤力。罷市罷學。總督趙爾豐縱兵捕殺。全川大擾。於是各地人民激動公憤。咸蓄革命之主念。而武漢之軍遂起。

第二十節

龍韻蘭

武漢起義之先聲

自廣州事起。清廷電各省督撫嚴密防範。適鄂垣龍神宮查獲軍械事發。官界益形戰慄。嗣後迭接內外各電。知黨人潛伏長江一帶。將聚鄂起事。并連合軍隊援應。總督瑞澂日令軍警查防。八月之十八日。捕殺黨人劉汝夔等。而女黨員龍韻蘭亦被獲焉。

時黨人在鄂之部署。固已周備。而軍警之防範益嚴。搜獲炸彈械槍數處。黨人之被獲者計數十人。未幾又搜獲名冊。將按籍捕之。於是各營兵士之列名黨籍者。咸忿恨振臂一呼。同時並

起。防。範。雖。嚴。究。何。用。哉。

女史氏曰。自孫中山陸東皓諸人倡義以後。十餘年間。相繼而起者。十餘次。每以先期事洩。或兵力不足。響應誤期。滿清得以預爲之備。恃兵力以抵禦之。恃威權以荼毒之。然吾黨人雖屢次失敗。終不因此而挫其銳氣。而滿清之對於吾黨。其先事之預備。亦不過曰嚴密防範而已。今觀於武漢起義以前。其防範並非不嚴。而霹靂一聲。民軍四起。防之又烏可防哉。

第二十一節 武漢起義之成功

八月之十九日（新曆十月初十日）夜。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喧噪炸烈。同時猝起。咸掣下肩章。袖纏白巾。以同心戮力爲暗號。督隊官阮榮發等出阻。被衆鎗斃。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殺管帶隊官共五人。相繼起事。攻楚望臺。與旗兵巷戰。斃旗兵百餘人。巡警各棄裝佩而逃。民軍趨火藥局。取子彈十五萬。協兵士亦齊集大操場。携帶子彈。相與結合。張彪乘隙遁。民軍既得火藥局。悉運子彈至蛇山下關馬。做諮議局旁。直撲督署。時督署守衛之礮馬二隊。得信先變。正與衛隊巡警消防隊互相攻擊。工營繼至。卽在署旁縱火。並投炸彈。瑞澂聞各營已變。巡警全逃。惟教練隊衛兵隊巡防隊等數百人。斷不足恃。先令教練隊護送家屬。暫住軍艦。及署前火

起。遂棄城而逃。藩司連甲等亦相繼遁。是夜十時半。民軍架礮於蛇山高處。高觀山正對督署。裝開鋼彈。轟燬督署。及督練公所。藩署號房。並王府口附近二十餘家。至十一時始停礮。時則大事已定。舉混成協統黎元洪爲鄂軍政府都督。是時距起事時僅越三時許。而武昌省城全爲民軍佔領矣。民軍旣得武昌。卽遣軍渡漢陽。先至兵工廠。佔有之。廣招工。人優給工資。晝夜趕造。以助軍事之用。又取兵工廠附近之鐵廠。拘留總辦李維格。照舊辦事。時漢陽府知事已聞風遁。於是不勞一礮。不血一刃。民軍又全領漢陽矣。漢口租界鱗比。稍一不慎。卽釀交涉。八月二十一日之夜。土匪乘機在華界縱火。鄂軍政府遣兵馳至。匪徒聞風遁。乃羣推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爲軍政分府。駐守漢口。令全鎮照常貿易。於是漢口又爲民軍全佔矣。

第二十二節 女子軍之躍起

武漢軍興以後。軍政府以兵力太薄。深恐不足禦敵。乃于二十三日出示招募。各地健兒聞風興起。甚爲踴躍。而女子界亦有革命軍之組織也。

吳淑卿女士上書黎元洪。願投軍効力。黎以軍中皆男子。難以位置。婉言辭之。淑卿復力辯。男女之不應有別。并證以吾國古來女軍人之歷史。侃侃而談。勇氣百倍。黎乃令別招女軍一隊。由淑卿任之。文告一布。來者數百人。淑卿盡心教練。不辭勞瘁。不數日間。而步伐整齊。精神充足。纖纖弱女。盡成糾糾之武夫矣。

清廷聞武漢事起。舉朝大震。令陸軍大臣蔭昌。率近畿陸軍。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海軍。會師漢口。民軍與清軍相持旬日。互有勝負。而各省已先後響應。湖南諸省。又遣精兵助戰。民軍之勢益振。

第二十三節 女子軍之勇氣

當民軍與清軍劇戰之時。吳淑卿率女軍出其背後。擊之。清軍死者頗衆。淑卿生有膂力。尤富於智略。每戰必身先士卒。如梁夫人之親執桴鼓。劉夫人之力挽強弩。由是女軍之威名。清軍聞之。頗有懼色云。

武漢倡義後。鄰近諸省。相繼響應。惟南京。張勳等。負固不服。屢與民軍作戰。縱兵擄掠地方。糜爛蘇浙滬各處民軍。聞南京受挫。咸奮勇作戰。誓滅此而朝食。乃會師於鎮江。連合鎮師。一致

進行。並由滬軍都督陳其美發起。公推徐紹楨爲聯軍總司令。時淑卿亦率女軍數百人助戰。用計攻克獅子山砲台。於是各路軍隊乘勝進攻。張人駿及張勳鐵良相率逃去。餘黨亦多竄出。而南京遂從此光復。然居民之被禍甚矣。

第二十四節

張竹君及赤十字會

上海南市之上海醫院。自武漢事起。卽行組織赤十字會。以院長張竹君女士爲會長。會員自留滬辦事及募捐者外。男會員六十九人。女會員五十四人。各自備資斧。每人約需七十元。爲出發後四十五日之用。至一切藥料物品等費用。由張女士籌得二千五百元。九月三日。張女士率第一隊赴漢口。繼復分隊駐漢陽。兩月之中。兩處救療受傷戰士。計千餘人。九月二十九日。又續發第二隊到鎮江。旋即隨先鋒隊入南京。所救療亦千餘人。兩軍酣戰時。每出入槍林彈雨之中。親身傷者至病院耐勞冒險。中外人皆稱道之。

第二十五節

女子協會之發起

赤十字會隊出發後。滬人士復有赤十字會第二團之組織。而張善甫夫人何蕙培夫人梁練伯夫人孫藹仁夫人蘇荔裳夫人馮仰山夫人何榮西女士孔慶珩女士田思平女士江桐士

女士瞿志爭女士等又發起赤十字會第二團女子協會以補助之一時入會者頗形踴躍云
女史氏曰革命爲流血之成績流血爲革命之代價世固無不流血而能革命者夫死者已
矣而病者傷者若無以救療之則亦死而已矣凡故戰爭之際必有紅十字會隊之組織是
亦世界進化人道主義昌明之結果也吾國志士憤滿清之專制政治之不良不得已而出
於革命流血十餘次終得此最後之決勝然此決勝期內漢陽金陵兩處之劇戰健兒之死
傷甚衆而吾國之善男子善女人遂有赤十字會之組織其救護之踴躍療治之周至成績
甚佳中外稱道而吾所尤愛敬者則爲當日之女會員以其耐苦習勞尤過於男子此亦吾
國女界之特色革命史上之榮光也張善甫夫人等發起女子協會其通告之詞甚愷切今
將其全文錄後「人生天地間爲圓顛爲方趾有個人之擔負卽有公共之維持義務所在
無可推諉男子固當如是女界亦應如是當此兵凶戰危之秋所有受傷兵士顛臥戰線呻
喚呻吟慘不忍觀若任其存亡生滅不施救護固非人道之主義亦非公共維持之初心此
上海士夫所以有赤十字會第二救傷團之組織也惟是前敵救護裹創扶傷本屬男子較
長但病院之看護經費之勸募及病人所需被褥衣履之紉縫湯藥之供給女子皆可分男

子之責。且性情柔淑。操作耐勞。更較男子爲勝。此女界赤十字會第二團協助會所由發起也。此會之設。以補助赤十字會第二團爲宗旨。我父老子弟諸姑姊妹。其亦有聞而興起者乎。能者助力。富者捐金。凡力之所及。有裨益赤十字會第二團者。無分厚薄。一律歡迎。以盡國民一分之義務。昔汲黯卜式輸財助邊。千載後猶稱其賢。瑞士博愛家安里鳩南二氏。發起赤十字會。救治軍人。病傷萬國。利賴至今。想我女界同胞。痛癢在抱。具有天良。寧使獨讓專美於明乎。責任所在。義不容辭。我知同志者必不乏人也。」

第二十六節

臨時政府之組織

自金陵光復後。有識之士。均以組織臨時政府爲惟一要務。時孫文尙居海外。總統位置。實無相當之人。於是舉黎元洪黃興爲正副元帥。十月二十六日。在寧開選舉總統大會。又以各省代表未盡到會。議決推黃興以大元帥名位。暫攝大總統事。未幾。孫文偕胡漢民等抵滬。十一月初九日。南京各代表開預選臨時大總統會。初十日。開正式選舉會。開票之結果。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衆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是時軍樂大作。會場軍學各界互相慶賀。喜悅之情。達於極點。爲吾國四千年歷史上所未有之創舉也。

第二十七節

臨時政府之成立

孫大總統蒞任之誓詞

各省代表會舉定孫文爲臨時大總統。後以組織臨時政府。刻不容緩。由正副會長湯王二君到滬。恭迓十一月十三日。孫大總統由滬起節赴寧。接任視事。發上海時。軍隊紳商送者萬人。爲自來所未有。過蘇州。共和萬歲之聲。聞於數里。至無錫。男女學生數百人。整列歡呼。萬歲與其代表握手。以行。常州鎮江歡迎者均及萬人。抵下關。升禮礮。後開車至大總統府。沿道徧懸國旗。軍隊密佈。市民歡喜之度。達於極點。入府後。行大總統受任禮。於是孫大總統臨大公堂。海陸軍代表與各省公民代表齊集。歡呼萬歲之聲。震動天地。奏軍樂。後代表團推景帝召報告選舉情形。謂今日之舉。爲數千年來歷史所未有。我國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滿洲專制政府。使人享自由幸福。孫先生爲近代革命創始者。富有政治學識。各省公民選定後。今日任職。願孫先生始終愛護國民自由。毋負國民期望。並請總統宣誓。卽由總統大聲宣述誓詞如下。

顛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爲衆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

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代表團景帝召接讀歡迎詞隨致送大總統印。其文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印。』總統用印於宣言書由胡漢民代讀。又由海陸軍人代表徐紹楨讀頌辭極盡歡迎之誠。總統答詞略謂：誓竭心力勉副國民公意。隨由代表及海陸軍人大聲三呼：『中華共和萬歲。』禮成始奏軍樂而散。

第二十八節

孫大總統蒞任之宣言書

民國之紀元

孫大總統蒞任之宣言書曰：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爲於內無統一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言之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職之觀念言之則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瀝肝膽爲

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旣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次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旣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歛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以上數者。爲政務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爲吾儕所昌言。爲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躓。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颯舉。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受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

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以至今日。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葆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立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鑒之。

臨時大總統蒞任之日。適值陽歷元旦。大總統提議改用陽歷。經參議院議決。即以舊歷十一月三日爲正月一日。並以中華民國紀元。由參議院通電各省公布。民國元年正月三日。組織內閣。仿美國制。不設首相。以黃興爲陸軍總長。蔣作賓爲次長。黃鍾瑛爲海軍總長。湯銘爲次長。伍廷芳爲司法總長。呂志伊爲次長。陳錦濤爲財政總長。王鴻猷爲次長。王寵惠爲外交總長。魏宸組爲次長。程德全爲內務總長。居正爲次長。蔡元培爲教育總長。景耀月爲次長。張謇爲實業總長。馬和爲次長。湯壽潛爲交通總長。于右任爲次長。至

總統府之祕書。其總務一科。則馮自由。熊成章。李肇甫。三人也。

第二十九節 和議之決裂

當民軍之初起也。清廷猶以爲可圖挽救。同日起用袁世凱督鄂。岑春煊督川。水陸兵馬悉歸節制。調遣而海軍則遣薩鎮冰率艦西上。陸軍則遣蔭昌督隊南下。嗣以各省響應。北方軍隊亦有以改革政體要請於朝者。清廷不得已。下罪己詔。開黨禁。罷斥誤國諸臣。盛宣懷。趙爾豐等。撤消親貴內閣。以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又頒憲法信條。誓廟更始。而人心趨向共和。卒難遏止。漢口清軍相持兩月。血戰數十次。僅取漢陽。而海軍全隊降附。民軍響應者十數行省。清廷以大勢日去。乃遣使南下。與民軍議和。民軍代表伍廷芳與清使唐紹儀磋商。旬日。欲以召集國會。解決政體。而清廷斥唐紹儀誤國。罷之。於是和議遂中止。時各省代表已舉孫文爲總統。組織臨時政府。清廷聞之。主戰之說益熾。而餉械俱絀。不得已與民軍續開和議。然兩方之意見。一時終難吻合也。

第三十節 女子北伐隊之組織

民軍起義之惟一宗旨。在推倒專制之君主。建設共和之國家。自清政府提倡和議。民軍亦願

以和平解決不致生民塗炭故遷延時日未興北伐之師然議和期內彼此停戰而清軍每多違約之行動加以議和條件彼此又難允洽故各地健兒大爲憤激組織北伐軍隊以圖進行人人有滅此朝食之決心而吾女界同胞亦有女子北伐隊之組織其司令則陳也月女士也令將其緣起錄下亦可見吾國女界之武德矣。

竊思中華古國東亞主人乾德發揚奇男輩出坤靈孕育傑女代生是以羲帝開基賴有女媧之佐武王撥亂實資姜后之賢此在三代以前不乏璇閨淑媛迄至兩漢以後且多巾幗英雄木蘭女替父從軍裙釵氣壯梁夫人助夫破敵桴鼓聲喧可知東閣有偉人不似宵娘纖弱倫非南宋主和議豈容金寇猖狂然而古人不作徒切懷思時局多艱安能坐視溯自唐堯建極四千年漢裔相延痛夫滿奴入關二百載胡氛不靖屠揚州戮嘉定萬家之餘痛未忘嚴駐防苛捐輸九世之深仇何忍况復奸邪用事甘取滿歡親貴爭權叢招漢怨此卽君主立憲公憤已深何待商路歸官義師始起也故夫鄂軍一怒禹域皆歸胡運將終袁某何濟惟是東南半壁光復已成須知西北一隅沈淪可憫枕戈待旦健男兒旣奏宏猷市鞍從軍衆姊妹宜申義憤不見夫法蘭西牧羊少女力却英兵吳宮中學戰美人氣吞楚國從

可知奮身不顧。小娘子無讓鬚眉。乘盾爲榮。大國民休輕脂粉。於是傾奩倒篋。大集軍資。埽穴犁庭。共除虜虐。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羅蘭偉業。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斯誠吾漢族之榮光。豈第女同胞之幸福也哉。

女史氏曰。此文也有聲有色。亦痛亦快。讀之令我眉飛色舞。心花暴發。膽氣爲之一壯。鬱氣爲之一洩。卽武侯之出師表。陳琳之討賊檄。亦無以過此。不意四千年沈沈之女界中。而有此淋漓痛快之文章。讀畢爲之浮大白三。今將吳芝瑛女士復陳也月司令及邵心綺兩書并錄于下。

貴重之也。月先生麾下。景仰清芬者久矣。每於新聞紙親炙志行。知先生哀民生之愁。激悼女界之沉淪。投筆從戎。倡義北伐。一洗數千年來女子昧弱之習。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吾界之泰山北斗。微先生誰與歸也。頃辱華簡。三復驚歎。實慰平生。自維庸陋。寡學。詎有以忝女豪之知。故聞命震慚。不知所以爲答。先生倘許陪侍玉台。乎芝瑛買綵絲繡之矣。秋烈女曩曾相識。撫影增慟。當有同情。顧前躡後。興卒達共和目的。先烈英靈亦可告慰。其成功之速。中外歷史所未有也。昨聞清使撤回。和議已歸無效。兩方面爲極端反對。又將以兵戎相見。

項城不得總統。居常鞅鞅。故爲此孤注之一擲。雄師北伐。痛飲黃龍。此其夙願。惟同國推刃。自相靡敵。久而不解。兩虎之噬。恐利卞莊之刺。項城之肉。其足食乎。秋烈士墓。表原石存。吾悲秋閣中。茲檢奉搨木一紙。書畫墨迹。尙在寄塵。徐先生處。他日黃河橋上。築凱旋之門。勒石紀功。芝瑛當濡墨以待。請以此書爲左券。何如此報。敬頌麾福。并賀新元。吾子之至友吳芝瑛謹啓。

貴重之心。綺邵先生英鑒。昨承賜答。如挹芳徽。旬月積思。爲之一慰。今日全區人心。爲革命風潮所鼓動。如水赴壑。不可遏制。兒女英雄。乘時崛起。或輸金錢而助餉。或投班筆以從戎。萬衆一心。卒造成我民國共和新政府。聞先生氣體素弱而熱血滿腔。猶是騰沸。有一拳捶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之概壯哉。此行直爲蒼茫神州放一異彩。不獨爲女界光也。陳司令風懷磊落。平時教育。以提倡民貴爲宗旨。往年曾與吾友秋君抵掌談天下事。引爲同志。今者河山錦繡。還我太平。恨吾友夙志以沒。不及見大功之成。與先生等痛飲黃龍一雪。二百六十餘年之恥。撫今追昔。能不泣然。芝瑛於新舊學問。一不通曉。又體弱不振。自甘廢棄於世。展誦書詞。重荷褒寵。至悚不能卒讀。然相見恨晚之情。則惟日深劇。不知西窗剪燭。

樽酒論文。何日得一償夙願也。率報敬賀共和新喜。霜寒惟加衛鼎茵。以慰遐想。吾子之至友吳芝瑛謹啓。

第三十一節

程雪樓夫人及女子勸捐會

和議決裂。各省志士均組織北伐隊。以爲作戰之準備。惟軍餉浩繁。故各地熱心同胞組織募餉團。籌濟北伐經費。捐輸者甚爲踴躍。而女界如程雪樓都督之夫人。對於此事頗屬熱心。嗣由閩蘭言閩範言陸世留朱永基柴峯徐德慧諸女士發起一勸捐會。卽推程夫人爲會長。其勸捐啓云。『天下之事。非一二人之所能爲。必人人同心盡力。奮身散財。然後可幾於成功。今男子之効命疆場者。踵相接。而女子之能挺身以圖大事者。無聞也。吾神州女同胞。素以慷慨俠烈聞天下。甯乏急公好義之人。特欲自效而無路耳。今程都督夫人首倡義舉。慨捐鉅款。仁風所播。遐邇同欽。吾知吾女同胞。必有不吝私財。共襄大義者矣。他日神州戡定。還我河山。爲文明國民。享自由幸福。共造大譽。垂之無窮。不亦休乎。時至今日。不協力以扶助國家。甯有自全之餘地。印度波蘭之民。生命且不保。况財產乎。與其爲守財虜。孰若慷慨濟餉。昔日俄交戰。日本國勢未若我國今日之危也。而國內婦女莫不罄所有以餉軍。卒獲大勝。區區島民。尙如

此。况。我。慷。慨。俠。烈。之。女。同。胞。乎。蘭。言。等。今。集。同。志。數。人。發。起。勸。捐。會。分。投。各。處。出。隊。捐。勸。務。望。海。內。熱。心。女。士。開。解。私。囊。慨。助。軍。餉。急。切。之。至。

女史氏曰。去歲武漢起義。女界救國之熱誠。爲吾國歷史上所未有。如赤十字會。如女子協會。如女子北伐隊。卽求之先進國之女界中。亦無此轟轟烈烈之氣概。而於籌餉一事。其急公好義之心。尤屬難得。余嘗見有八九齡之女學生。亦手執捐簿。殷殷勸募。而吾女同胞之對於募餉團。亦能踴躍輸將。解囊相助。貧女質敝衣。以獻寡婦。節度日之資。義舉俠腸。至今猶傳爲佳話。於以知吾女同胞之有愛國心。中華民國之成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三十二節

清太后及清之滅亡

民軍因和議決裂。乃遣兵北略。登黃進規遼左。清軍將領段祺瑞等。亦聯名要迫清廷宣布共和。清廷知人心已去。無所爲計。不得已。易其國會問題之解決。爲退位優待之條件。令袁世凱與民軍協議。經南京參議院審議決定。報至清廷。清廷開王公會議。并決定發表日期。清太后對此條件甚爲滿意。載灃亦無異言。惟奕劻對於皇室經費（歲用四百萬元）一條。堅持增加。后謂此次條件。乃由我提出。此時已無可更動之理。况亦無可更動之處。奕劻始無言及。袁世

凱入內請旨。又請后再商諸近侍王公后。泣然謂伊等。今已遠颺。不知下落。此時卽由汝作主。日後必無異言。乃降退位詔。謝去一切政權。惟仍稱清帝而已。

女史氏曰。憶自大明亡國。滿人入主。以韃韃之異族。爲專制之魔王。二百六十年間。虐待吾族之慘。史女史氏亦不忍盡述之。吾族志士憤政治之不良。痛異族之壓制。得國民之同意。作勇敢之改革。至武漢起義。各地響應。而滿清猶至死不悟。令馮國璋趙爾巽輩殘殺我漢人。學獸之死鬥。卒之天不祚滿人。盡離心。而平日所倚賴之功狗。亦相率外向。乃提出優待之條件。以爲退位之酬報。吾漢人素持人道主義。遂以此已廢之帝號。與有用之金錢。坦然與之。而無吝衡之五族。其相國平等之公理。與夫二百餘年虐待吾族過去之事實。皆不應有此優待之條件。而吾漢人今竟不吝之。不計之。其光明坦白恢廓大度。爲何如。不知滿人亦知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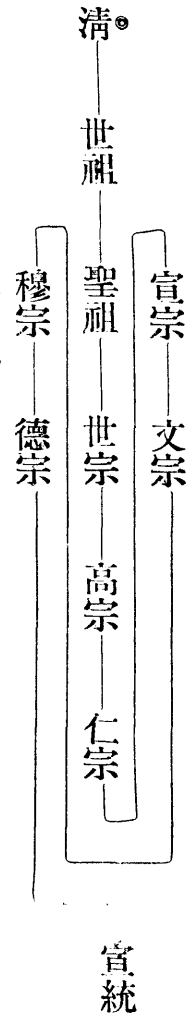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節

帝王系統之絕滅

女史氏曰。滿清亡國。立君主之政體。從此推倒。專制之結毒。從此剷除。此後民國史上。不復有帝王萬世一系之系統。表留其泡影矣。女史氏於此附記一滿清系統表。所以示帝王

系統之絕滅也。

(表統系清滿)



第三十四節

民國卓立於世界

孫大總統以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將校赴孝陵行祭告禮。軍士數萬。各國領事咸往觀禮。奏樂後。總統率軍民謁陵。告光復。讀謁陵文。畢。總統乃宣告南北統一。

同日午後。總統府行慶賀。南北統一共和成立禮。升礮入場。總統就位。後奏樂唱國歌。各部院長以次向總統鞠躬致敬。總統答敬。繼以演說。全體三呼萬歲。衆情歡洽。總統蒞任時。宣誓俟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斯時卽行解職。及清廷退位詔下。孫總統卽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乃更舉袁世凱爲臨時總統。從此南北統一。吾人所希望之共和國。乃完全成立矣。

女史氏曰。自孫中山先生抱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提倡革命於十餘年之前。二十餘行省之外。海內外志士之力圖起事者。旋蹶旋起。再接再厲。終得國人之羣策羣力。收功於數月之中。顛覆數千餘年專制之帝政。建設五族一家共和之民國。其成功之偉大而迅速。爲中外歷史上所未見。此吾民族之榮光也。然吾人所殷殷希望之共和民國。至今成立。雖及一年。而內政之紊亂。外交之失敗。言之殊可痛心。嗟夫。庫倫內亂。西藏危機。日俄煽動於東北。英法窺伺於西南。看國旗之翻飛。淒矣。腸斷。驚地。圖之變色。黯然。神傷。吾革命諸先烈。蹈彈丸。冒白刃。拋頭顱。飛血肉。所換得之共和政國。其進步之遲緩。如是。其變態之敗壞。如是。乃吾人初心所不及料者也。方今國會將開。正式之政府行將成立。女史氏於此。更深望我新政府與四萬萬國民同負此鞏固民國之責任。使得永久卓立於世界。而無不完全不圓滿之缺憾。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第三十五節

列邦承認問題

民國成立以前之外交史

自南北統一。共和告成。中華民國確已完全成立。至今已及一年。而列邦尙未正式承認。現聞將俟正式政府成立後。始行承認云。

女史氏曰。孫總統受任時。宣誓俟民國爲列邦公認。卽行辭職。後因民國議和代表伍廷芳電北京。有約以清帝實行退位。袁世凱君宣布政見。贊成共和。卽當提議推讓。故孫總統於清帝退位後。卽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更舉袁氏爲總統。斯時列邦尙未公認。孫總統辭職書有民國爲列邦公認。且夕可期之語。今自袁氏受任以來。已及一年。而列邦猶未正式承認。雖國家之成立。不以承認之有無而生。其影響然按諸國際公法。則凡國家之成立。承認條件爲國際間應有之形式。此吾民國之缺憾也。抑尤可痛者。五族共和之民國。猶未得列邦正式之承認。蒙古之庫倫部爲吾民國之領土。今日反叛民國。而俄國獨首先承認。其獨立以破壞我完全之共和國。此雖由於強鄰之不顧友誼。不顧公法。亦吾國外交上積弱之所致。是誠一大痛事也。願與吾同胞共圖之。吾於此乃憶及民國成立以前之外交史。此滿清過去之陳迹。有可爲吾民國未來之殷鑒者。因約略追記於下。

尼布楚之約 滿清之初對外兵威頗盛。聖祖時用兵克雅克薩。與俄羅斯劃定國界。自大興安嶺南面之溪河。與額爾呼納河之南岸。盡屬中國。立石黑龍江畔。勒會議七條。於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中國版圖。

喀爾喀內附。外蒙古喀爾喀西鄰厄魯特。清康熙時。準噶爾部（厄魯特之一部）噶爾丹篡立。攻喀爾喀。喀爾喀敗。乞降於清。噶爾丹又誘脅內蒙諸部。使歸彼。清聖祖率師親征破之。後噶爾丹死。所部皆降。自是阿爾泰山東。皆屬於清。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

征取西藏。西藏古吐蕃地。清太宗時。其達賴班禪各遣使入貢。迨拉藏汗立時。準噶爾部甚強。襲殺拉藏汗。清聖祖命各將分道趨藏。擊退準部。擁立達賴。至雍正時。設駐藏大臣。及防兵。乾隆時。廓爾喀復叛。高宗命福康安等大破之。留兵戍藏。駐藏大臣始與達賴班禪均禮。於是事權始一。

開闢苗疆。楚蜀輿滇黔諸邊。素有苗人生息。其間。清初以來。諸苗屢出劫殺。爲邊民患。雍正初。以鄂爾泰爲三省總督。令兼制廣西四川。建昌永寧官兵。亦聽節制。鄂剿撫並用。自四年至九年。諸土司悉改流。而羣苗亦先後歸順。未幾。而復有黔苗之變。世宗命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照專主招撫。卒無效。乾隆初。高宗授張廣泗七省經略。廣泗先撫熟苗而剿其生苗。苗寨悉定。至乾隆末。湖南羣苗復叛。命福康安和琳等討之。無功。嘉慶四年。傅鼐爲鳳凰廳同知。經營十餘年。而苗事始大定矣。

平定準部 雍正時。青海酋羅卜藏丹津。舉兵攻西寧。清遣年羹堯岳鍾琪破之。羅酋投準噶爾。準噶爾屢入邊。世宗用兵六年。僅定阿爾泰山以東地。乾隆時。準部內亂。高宗命班第永常攻之。準部悉降。後輒復叛。清兵分數路圍獵。所至獮薶無孑遺。天山北路大定。

平定回部 天山南路爲回部。乾隆二十年。回酋和卓木舉兵。自稱巴圖爾汗。回戶數十萬皆靡。高宗命雅爾哈善討平之。未幾復叛。至乾隆二十五年。命兆惠富德等再討之。擒和卓木。素爾坦沙率所部以降。博羅爾亦內附。於是清之兵威。震於葱嶺以西。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巴達克山。阿富汗。皆遣使入貢。

用兵緬甸 乾隆中。緬甸內亂。尋擾入邊。高宗命明瑞督兵征緬。因糧盡援絕而敗。明瑞死之。三十四年。更遣傅恆爲經略。往督師。累戰皆勝。深入二千里。其部長雍藉牙乞降。

用兵大小金川 雍正時。土酋莎羅奔。以功授金川安撫司。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屢相攻擊。莎羅奔並傷清軍。詔遣傅恆討平之。尋復叛。乾隆三十七年。遣阿桂等先平小金川。明年。進逼大金川。至四十一年。平之。初。緬甸攻滅暹羅。其遺臣鄭昭起兵恢復。航海來貢於清。昭卒。清封其子鄭華爲暹羅國王。緬王大懼。亦乞賜封。許之。定十年一貢。自是西

南無邊患。

用兵安南。安南黎氏復國後。大臣阮惠專權。國王維祁危之。遣使乞援。高宗命孫士毅等討之。大破阮惠軍。尋爲惠所襲破。維祁母子均來投。高宗又命福康安討之。阮惠懼。謝罪乞降。高宗封之爲安南國王。及嘉慶時。黎氏甥阮福映得暹羅之助。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以七年滅安南。詔封越南國王。

歐人東漸。歐羅巴人首通商於東洋者。爲葡萄牙人。明成祖時。葡人始至廣東。及寧波廈門等處互市。至清世宗時。更入澳門。且同時至日本通貿易。東洋商權。爲葡人所握。若荷蘭國人。則自明神宗時。始至東洋。尋據台灣。爲鄭成功所逐。及清師入台灣。荷人曾助戰。尋求通商於廣東。時日本亦許荷人貿易於長崎。於是東洋商權。葡人爲荷人所奪矣。英吉利先荷商數年至印度。其在印之商業。視葡荷二國爲盛。至道光初。英人幾併吞印度全部。其勢力益振。

鴉片之役。英據印度。出產以鴉片爲大宗。乾隆時。鴉片始入中國。嗣後嗜者日多。販入之額日增。道光十九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赴粵。會同鄧督廷楨查辦禁煙。飭令各西商盡繳鴉

廷命焚燬之於虎門。後義律恥見挫。圖報復。是年秋。各國商船之來粵者。均泊澳洋。靜候中國查驗。惟英商船悉配以兵艦。獨不服。時則徐已授粵督。乃發令驅逐。迭挫之於九龍山尖沙嘴。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索償鴉片價。則徐覆文責之。遂奏請絕其互市。

江寧條約 英人知則徐有備。深憚之。遂改犯浙東。已而率艦北上。侵入白河口。清廷禡則徐職。戍伊犁。命琦善赴粵。與英議和。琦善務媚英人。盡撤沿海要防。英人佯撤浙東兵。伺廣東無備。突陷其礮台。清廷逮問琦善。漸知琦善有私讓香港事。遂籍其家。時英又增兵犯廣東。將軍奕山等勢屈乞和。英兵又掠廈門。陷定海鎮海。二十二年。又進陷乍浦寶山上海鎮江。進逼江寧。清廷遣耆英伊里布赴江寧議和。償金二千一百萬。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敵國禮。而鴉片禁令。約中反一語不及。英人始率艦去。

英擾廣東 道光二十年。英人犯廣東。時將軍奕山等勢屈乞和。英兵遊行街市。時有不法事。粵民憤之。倡義報復。大創之於三元里。殺其將伯麥畢亞等。翌年。和議成。英數以條約爲詞。請入城建館舍。二十九年。以兵艦闖入粵河。申前約。粵民復聚鄉團拒却之。咸豐初年。葉名琛督粵。以雪大恥尊國體自任。與英人積不相能。六年。有英划船駛入粵河。所載皆華人。粵

水師疑爲奸民。執舟子十三人。械繫入省。英領事巴夏禮責名琛具狀謝罪。名琛不應。爭議久不決。英遂興兵攻黃埔礮台。粵民憤。焚毀英洋行之在粵者。並及法美二國商館。英人馳告本國。率兵艦問罪。七年。英使額爾金至粵。兩致書名琛。不省。會法教士復被殺於廣西。遂糾法陷廣州。執名琛送印度。八年。英法俄美四公使聯名牒清政府議廣東事。政府未及答。英法遽遣兵艦陷大沽口礮台。以和議爲請。許之。遂去。九年。四國赴天津換約。英法兩國艦隊。闖入大沽口。毀防具。守兵礮擊退之。英兵敗入粵。

英法北犯 咸豐十年。英法合兵二萬。又犯天津海口。清軍大敗。英法兵遂陷大沽。進陷天津。清廷命桂良赴津議和。議不能決。英法引兵深入。至通州。清軍拒戰不利。英法兵長驅直入。進犯京師。清文宗避往熱河。命奕訢留守。英法兵攻海淀。焚圓明園。後聲言將犯禁城。遂由奕訢主和。引二國軍將於禮部堂訂盟約。出償金一千二百萬。更開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九江。漢口。天津。牛莊。八口互市。割九龍畀英。許英法人入內地遊歷傳教。彼此遣公使駐京城。中俄改定新界。自康熙時與俄訂尼布楚之約。中俄相安者數十年。道光末。俄屢率兵至黑龍江。迫定新界。清廷以洪楊事急。不遑北顧。咸豐八年。俄遣兵至天津。尋赴上海。因各派使

臣至愛琿。結條約。以黑龍江左岸屬俄。右岸全土至烏蘇里江屬中國。烏蘇里江東岸定爲公地。及英法北犯。俄使從中調停。並許中國購俄槍礮。清廷德之。允俄請使重訂前約。以黑龍江北烏蘇里江東地二千七百里悉入於俄。

收復伊犁。當康熙時。中俄定界。兩國間有甌脫地數千里。咸豐時。中國有事東南。俄人遂侵據其地。與伊犁逼處。及新疆回阿渾安明叛。清俄人乘間入伊犁。聲言代中國收復。俟新疆定。當交還。光緒三年。左宗棠平定新疆。明年。清廷遣崇厚至俄索伊犁。劃伊犁西南之地與俄。又允償俄五百萬盧布。爲代我收復之費。清廷得報大譁。交章劾崇厚辱命。左宗棠爭之尤力。乃召崇厚還。令曾紀澤赴俄重議。宗棠率兵出屯哈密。爲規復伊犁之計。俄亦增兵戍伊犁。並遣兵船翔海上。冀震撼京師。明年和議成。增償金爲九百萬盧布。收回伊犁全境。八年。遂增設新疆行省。

諒山之設。自同治以來。法人屢因越南事。與我構兵。進兵河內。光緒二年。越南王攻破法人。法與越言和。八年。法人又入越南海防。進陷河口。並脅越與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清曾紀澤奉使法京。以越南爲我藩屬。力爭之。未幾。法人又出重兵。進取北圻。九年。取山

西十年。又攻越南北甯府。陷之。未幾。又發兵襲諒山。清軍力拒之。互有死傷。法人遂索鉅款。時法海軍又攻台灣。陷隆基礮台。清兵防守嚴。襲破法人。法人轉攻福州。統帥張佩倫遁走。法軍在越南者。復進佔諒山。闖入鎮南關。提督馮子材等擊敗之。法政府乃遣使至天津議和。曾紀澤在法。電請主戰。不報。法人尤不索兵費。惟以越南讓之。清師遂棄諒山諸城還。時光緒十一年。

中日交涉 同治時。日本人爲台灣生番所殺。日政府屢遣使來問。十三年。日人率兵艦入台東。殺生番。清廷令其撤兵。不從。後由英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清廷出撫卹銀五十萬圓。日本始撤兵。未幾。又有朝鮮之釁。朝鮮本我屬國。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屢要通商於朝鮮。時朝鮮國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昰。力主鎖國。擊破日本兵艦於江華島。日本始乘機干預朝鮮。至光緒八年。朝鮮大院君襲日本使館。殺兵官數人。日本興師問罪。清廷遣馬建忠丁汝昌往平其亂。執大院君以歸。朝鮮與日本議和。償款五十五萬圓。朝鮮國王李熙。素庸暗。國中分獨立事。大兩黨。光緒八年。兩黨互攻。日使竹添進一郎亦率兵進。於是王族諸人。急請兵於清。清軍追王宮。國王來奔。獨立黨悉敗。

中日之戰 光緒十二年日本遣伊藤博文至議朝鮮事。清廷命李鴻章與議於天津。兩國各撤兵。嗣後派兵朝鮮。互行文知照。二十年朝鮮內亂。乞援於清。清廷遂遣兵援之。日本見清兵出。亦發兵入朝鮮。及清軍平內亂。請日本撤兵。日本突於豐島擊清軍運船。又攻清軍於牙山。廷議乃宣戰。遣左寶貴衛汝貴等率兵守平壤。葉志超自牙山退合於大軍。日軍來犯。左寶貴力戰死。衛汝貴等皆不戰而遁。退出朝鮮境。已而黃海再戰。海軍又敗。管帶鄧世昌死之。日軍渡鴨綠江。進犯盛京。諸軍節節退守。名城迭失。旅順大連灣牛莊威海衛諸要隘。均被蹂躪。海軍提督丁汝昌與日本戰。屢敗北。退入劉公島。乃以艦降於日本。而以一死塞責。於是北洋艦隊盡陷矣。

馬關條約 未幾美國出任調停議和之事。無效。清廷乃命李鴻章爲全權大使。至馬關與日臣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再會議。始訂和約。認朝鮮爲自主國。償賠款二百兆兩。割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予日。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互市。時俄人方注意於東省。以遼東讓日不利於己。遂逼日本以遼東還我。日人索增賠款。許歸遼東。時光緒二十年也。已而俄人以脅還遼東。有德於我。租借旅順口及大連灣。德亦租膠州灣。英亦租威海衛。法亦租廣州灣。均

訂專約以二十五年或九十九年爲期。

女史氏曰。以上所述。自歐人東漸以後。皆滿清時外交上失敗之痛史也。夫割地求租。所割之地。皆中國之地也。償金息事。所償之金。皆中國之金也。昔滿清政府之心理。常存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之觀念。故不惜以中國之地。割讓於外國。不惜以中國之金。分贈於外國。吾同胞。其思之。其深。思之。其亦痛心否耶。今者滿清覆滅。神州光復。而滿清時所割讓於外國之地。民國仍不能恢復。其領土主權。滿清時所分贈於外國之金。民國又不能脫離其債務。關係。吾同胞。其思之。其深。思之。其亦思張國威。雪國恥。爲吾國外交史上。放一異彩乎。

第三十六節

女子參政權之要求

唐羣英。林宗素。沈佩貞。諸女士。憤男女之不平等。極力從事於參政權之運動。組織女子參政同志會。以圖進行。南京政府成立後。林女士等屢次面謁孫總統。要求參政權。陳述意見。理由甚爲充足。孫總統亦表同意。後提出於參議院。議院反對者居多數。竟未通過。唐林諸女士。爭之甚力。終無效。然諸女士參政之熱度。不因之而少減。知反對者。每以吾國女子政治智識之幼稚。爲藉口。乃創設女子法政學校。及法政研究會。以期養成政治上之智識。爲異日要求參

政之實力。

嗣後參議院議決國會選舉法。唐羣英、沈佩貞等，又因未得選舉權，大忿與同志數人往參議院見吳議長，斥議員之反對女子參政者，并謂女子既爲組織民國之重要分子，則二萬萬女同胞當然與男子立於平等之地位。凡反對女子參政者，將來必有最後之對待方法云云。其措辭甚爲激烈，是亦女權發達之好消息也。

女史氏曰：自女子參政問題發生後，全國輿論贊成者半，而反對者亦半。女史氏爲贊成女子參政之一人，觀於本編中所述女界偉人之歷史及各節之批評，可知吾國女權強弱之度。今參政權雖未到達目的，而女史氏所希望之男女平權之公理，將藉此昌明於我國。敢不馨香禱祝爲女界前途一賀哉！彼反對女子參政者，不過曰：女子無政治之智識，不應有參政權也。不知男女平等，其心思材力何嘗不若男子？此次之革命，其成功半由於女子。能破壞者安知必不能建設？能創造民國者安知必不能鞏固民國？今日無政治之智識者安知後日必無政治之智識？况乎今日政界之男子亦何嘗人人有完全之政治智識？而二萬萬女同胞中又豈人人無完全之政治智識？耶？故謂女子無政治智識不應有參政權，其反

對之根據與理由均屬不合。不足以壓服吾女界同胞也。夫二十世紀以後之世界，乃女權膨脹之世界也。共和紀元以後之民國，乃女權膨脹之民國也。今日世界文明各國之女子，其地位人格皆占男子之優勝，而爭政之風潮幾遍全球矣。觀於吾國唐林諸女士之要求參政，其精神之誠摯、純潔、其魄力之雄弘、沉毅、堅忍、進取、再接再厲、視之各國有過之無不及也。嗚呼！女媧佐治，姜后中興，吾國女子之有參政能力者，歷史上早有成例。吾願吾女界同胞急起直追，力圖猛進，以恢復吾女界固有之權能，為世界女子參政權之華盛頓。是亦何難之有。

第三十七節

華吟梅

華吟梅女士，華亭後岡人。女子參政同志會會員也。女士早歲，卽悲女界之黑暗，恨滿族之專制，慨然以提倡女權為己任。及入同志會，滬松往來數十次，其熱心任事，不辭勞瘁。同志咸稱道之。然女士之主張，以普及教育、籌畫生計為參政之入手。其眼光頗高人一點也。

初，女士留學上海務本女校。時其父侍仙被羣小挾嫌，周內入獄。女士奔走呼號，上書當道，願以身代。而侍仙終得昭雪出獄。去歲民軍起義，女士擬赴武漢，入赤十字會。因病不果。時松江

光復軍餉竭。女士先自拔簪珥爲倡。並任募餉事。所籌頗鉅。

今歲蒙古庫倫屢謀獨立。宣撫無效。志士咸主張用兵。女士迫促其夫龐鏡如從軍。時女士已櫻疾。猶手日報一紙感懷時局。恆惓惓不已。未幾卒。時九月十二日。年僅二十有二。惜哉。

女士熱心社會。嘗代籌孤貧院捐款。現院中有後岡捐田畝。及常年經費。皆女士之力。及女士病。適院中朱孔陽所捐田畝。與佃戶尙有瓜葛。院長通告女士。屬取原契爲證。女士卽力疾修書。遣价敦取其篤於公義。每如此。

女史氏曰。女士病中有詩云。『女界沉沉廿二年。滿腔熱血有誰憐。媿無巾幗英雄手。撥去浮雲重霧天。』嗚呼。女士熱心公益。不辭勞瘁。使天假之年。則於民國前途。其建樹未可限量。余聞女士死不爲女士痛。痛社會上少一熱腸人。痛女子參政前途少一健將耳。女士死後。其同志鈕婷華。陸麗芳。侯佩琛。諸女士佩女士之熱心。特爲開會追悼。并撰文徵求悼詞。諸女士之熱心不下於女士。痛惜之餘。又深幸吾女界後起之有人也。嗚呼。滿腔熱血未撥。浮雲女英雄。千秋遺恨。將假諸女士之手。而補之。諸女士其共勉之。

第三十八節

民國成立以前之偉女子

女史氏曰。自明末至民國成立以前二百年。女界之歷史。已略述於前。然此外有名之女子。其清範懿行。流布於典籍者。亦復不少。彙錄之。亦後人之好模範也。

(一) 王義婦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清師入關後。下令薙髮。同邑布衣許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殺之。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歔歔不成寐。其妻怪問之。王語之故。妻曰。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大喜。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妻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欽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女史氏曰。滿清入關。節士義夫之殉髮而死者。不知凡幾。王義士一胥吏耳。服德溥之義。而欲脫其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其俠義之氣。聞之令人起敬。足以愧當世之士夫矣。

(一) 黃鼎妻

黃鼎。霍山諸生也。明亡後。起兵圖恢復。後降洪承疇。授總兵。使駐江南。其妻獨不降。擁兵數

萬人據濠泗山谷中。與清師抗。數有斬獲。清總督馬國柱召鼎至。令招降其妻。鼎知不能。乃令子往見其妻。妻歎曰。大廈將傾。一木何能爲。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親來廬州。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雖解兵。當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聽調遣也。國柱許之。卽自至廬。婦率衆出見。兜鍪貫甲。凜凜如偉丈夫。執總兵見都督禮。以兵餉簿籍授國柱。卽上馬馳往山中。終不與夫一面。此婦真有烈丈夫風。惜其姓氏不傳耳。

(一) 瓊枝曼仙

初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耶。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鬻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昵之。令先飲。曼仙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款稱臣。我冠世儒。奔走効力。瓊林曼仙一娼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爲耶。

(一) 沈雲英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崇禎時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好讀書。尤善讀春秋。胡氏傳。崇禎十六年。流寇入道州。時至緒任道州守備。出戰被賊所害。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東髮被革。直趨賊砦。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引去。時湖撫王聚奎睹其事。奏之於朝。詔封至緒昭武將軍。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爲荊州營都司。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及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未幾。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遺塾中兒沐浴臥而卒。

女史氏曰。雲英。眞非常之女子哉。論者謂其追奪父屍爲孝。夫死辭爵爲節。國亡赴水爲忠。烈斯言信哉。嗚呼。雲英以一女子而萃忠孝節烈於一身如此。完人女子界可多得哉。

(一) 李香

李香。金陵名妓也。有俠氣。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與雪苑侯朝宗相善。初皖人阮大鍼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俟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與侯生游。李香知之。謂侯生曰。妾少從假母

識陳貞慧。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友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遂絕王將軍。未幾。後生下第。李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自此遂不復歌。後有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李一見。李固却之。卒不往。

女史氏曰。云亭山人所著桃花扇傳奇。卽係此事。假兒女之俠情。寫亡國之隱痛。作者之傷心甚矣。惟所傳李姬事。始末未免失實。是亦小說體所不得不然。不足爲作者病也。李姬雖風塵中人。而能不爲利誘。矢志不嫁。其義俠亦自可傳。此節從侯朝宗壯悔堂集中錄出。視之桃花扇所載。較爲可信耳。

(一) 王節婦

鄭經據台灣時。清師攻之。至廈門。大俘子女而還。有王氏婦者。爲一騎兵所掠。挾之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後鄉人服其節烈。立廟以祀之。

(一) 葛嫩

葛嫩字蕊芳名妓也。後歸桐城孫克咸。江上之變。克咸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軍職。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大笑。亦被殺。

(一) 海烈婦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之妻。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因事適毘陵。後因川資告罄。僑僦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囊。濟以金。陳甚德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勿近也。陳弗聽。楊窺伺多方。海益閉影。不得聞。乃與其黨林顯瑞謀。詭言有運漕艘。赴徐。勸陳附之。歸陳。悅甚。海強之不可。乃同登艘。而林復以計遣陳適吳門。海在舟。正襟危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林與楊百計動之。不得逞。林勸楊操刃往刼之。至夜半。林往刼海。海大呼。鄰舟以爲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遍拽窗。窗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本是艘之運丁也。大懼。楊爲匿尸。中欲俟人靜。投諸河。舟師藍九者。夙恨林。遂鳴之官。官卽捕林。隨於米中覓海尸。尸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肅然。神弈弈。衣裳衿帶之間。密紉層縫。無少罅。其爲死計審矣。楊定辟。楊粹思兔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於石。(清康熙六年事)

(一) 李三女

李三女者河南鹿邑人。父業農。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設計害殺之。女時年十餘。知父之慘死。晝夜悲傷。時時蓄報豪志。比稍長。日誓鬼神。往祝父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豪於道上。卒不得聞。乃勺人爲詞。屢愬有司。亦無效。遂辭其母。欲呼枉京師。鹿邑道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暮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則潛伏草間。既至京。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輿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役卒箠驅不能動。令以其父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後詰得死時狀。乃逮治豪。豪窮服。論死罪未決。而豪死獄中。豪家恨女甚。搆詞誣蠱之。女矢志不嫁。及母卒。殮埋如禮。乃悉召宗族親戚里隣。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以有母在耳。今吾事已畢。其將有所自明。言畢入室掩之。遂自絞也。

(一) 高英之妻女

海濱大旱。饑民相聚爲盜。高英者。田舍翁也。居三家村。繼室年甚少。前妻之女年十七歲。女之弟年九歲。一日。英他出。女礪刃剗草以食牛。戲謂其母曰。吾礪刃豈惟剗草哉。雖殺人可立斷也。是夕盜果至。縛炬持械。闖入中門矣。女急呼其母曰。盜至矣。勉共殺盜。與其汗盜。手寧盜汗。

我刃。又呼其弟曰。無恐。當挑燈。使常炯炯。照殺盜。乃手持剗草刀。母荷鋤。盜已入臥室。複道矣。道甚狹。一盜持斧先驅。與女遇。見手中燿然者。刀也。遽揮斧。誤著柱。未拔。女遽以刀削盜頰。盜應手死。一盜趣入救之。挺槍前刺女。其母從旁奮鋤擊盜。鋤脫。急持禾叉迎盜。槍長而叉短。母既逼近盜。直刺其胸。出於背。著壁。猶連擡之。當是時。復有一盜至。奪女手中刀。相持久。刀柄素然脫。刀在盜手。柄在女手。盜以奪刀傷指流血。而女急投刀柄。拔前柱上斧斫盜。母亦棄中叉。盜助女殺奪刀盜。斃之。於是羣盜後入者。知不利。負三尸遁去。而女顧其弟。猶手顫顫挑燈不置也。明日。視室外。血污地。得所削盜頰於戶樞之下。高英歸。懼勿言。後餘盜事發。吏跡英家。叩所以。其事始著。(清康熙初年)

(一) 呂尙義之妻女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其地多盜。剽劫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山下數十年。盜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三鎗。每遇盜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盜無算。盜恨之刺骨。而無如何。未幾。有廣東萬猴山盜魁藍某。率盜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鎗。比盜至。父女二人

出擊之共殺盜五十餘人餘盜盡竄匿山中不敢出

(一) 沈烈女

烏程馬要村沈瑄之女。小字曰萊。幼端靜。喜讀書。嫻禮法。字石塚村嚴氏子曰德衍。未嫁而德衍死。女聞訃不食者累日。私於其嫂。以將奔喪告。嫂曰。此非汝叔之所宜言也。女頽然無語。然自此屏華飾。絕燕宴。數年之間。未嘗見齒笑。有請婚者。瑄將許之。女方疾。微聞之。又私於其嫂。嫂答之如初。女疾遂甚。瀕死時。口切切如有所語。叩之不答。固問之。則曰。嫂氏知予。遂瞑。

(一) 鄭貞女

鄭貞女。名異。紫。永福人。父理齋。永之老明經也。女許氏同邑林勇官。林受虐後母。未及娶而遁。逾年。理齋卒。女遂依祖母以居。祖母病痺。且殆。女侍疾三年。祖母逝。女乃厚撫其弟妹。爲弟娶於周氏。誕子女五人。周死。女復集其諸子哺之。家益窶。林母以勇官無耗。勸令改適。女以死誓。舅方孝廉者。愛憐女。欲奪其志。女泣曰。家人方搆異議。女正無所爲計。得舅以爲明於綱常。解從一之義。今亦爾。女尙何望。大哭弗顧。舅退與弟語。女大聲於房曰。若更言更適者。我必以頸血濺其面。舅聞而遁。如是五十餘年。眇其一目。蓋欹枕注淚。目因以毀。未幾。勇官歸。女已七十。

有二矣。鄉之長老將集資爲花燭。勇官不可。女遂卒。勇官亦於是日死。（時清嘉慶十二年）

(一) 蕭貞女

蕭貞女。父名芳祖。爲武弁。司書記。貞女庶產也。芳祖旣死。遂與母及弟依嫡母以居。壻曰陳翊臣。閩之螺江人。將娶而病且死。女聞訃。據枕而哭。弗食。櫛者五日。母哀貞女。卽亦不復自食。己許其嫁。死壻以守。乃食。顧陳生家貧。不時具禮。是秋八月。比舍火。女所居屋垣短。火盛。聲隆隆然。女正襟坐牀。麾母弟出。火陡折而西。牆踰尋丈者。皆跨入焚之。女室獨完好。踰月。陳氏感其異。舉宗來迎。女冠帔登輿。至是始下牀也。

(一) 吳烈婦

烈婦吳氏。烏程之晨樓人。適同邑董家田施佩琛。佩琛母憐少子。於佩琛弗善也。吳曲盡婦道。得其姑歡。閭黨咸難之。一日。佩琛落水死。吳奔赴水涯。欲與俱。羣救掖之。比昇。佩琛屍歸。衆方雜沓間。忽失吳。驚索之。則已投水死矣。年二十九。

(一) 麗春

麗春。袁江名妓也。具絕藝。擁巨資。擇人無當意者。久之。有山陰公子者。麗春善之。遂歸焉。越一

年而公子死。麗春矢志守節。逾十年。太平軍起。破其家。被脅不從。飲刃死。女史氏曰。滿清二百餘年。間女子之以武烈著者。以貞節聞者。以文學藝術名者。何可勝數。吾書不及備載。姑俟諸世之作列女傳者。

第三十九節 革命時代之偉女子

(一) 吳祿貞之母及其夫人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人。少抱革命主義。年十八。赴日本入陸軍校。習騎兵術。庚子。義和團之變。祿貞與唐才常等潛歸起義。事洩。唐被害。祿貞仍東走日本。繼續留學。及畢業。歸國。力謀起義。投身政界。伺隙而動。屢爲滿清權貴所忌。掣其肘。事終無成。及鄂軍倡義。祿貞時爲第六鎮統制。乃自請兵赴鄂。清廷益疑忌之。卒不許。未幾。灤州軍要清廷立憲。勢甚急。清廷惶悚。無策。以祿貞與新軍將校多相善。令往宣撫。祿貞至灤。集軍士演說革命大義。軍士皆歡騰。乃電告清廷。言諸軍悉安堵。以弛其備。然清廷終疑忌之時。值其舉動。陽令巡撫山西祿貞臨行。與諸幕友聚議於正太車站。逆賊馬惠田受清宗社黨首領廕昌良弼等指使。率衆突至。祿貞聞變。甫離座。卽中槍仆。猶負傷躍起奮鬥。而叢槍攢集。彈如雨下。卒以衆寡不敵而殞。時九月十六夜。

也。祿貞幼失怙。事母至孝。將之山西。母爲補綴軍服。祿貞歎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且暮歸。母幸勿自苦。蓋自是遂與家人永訣矣。夫人景氏亦賢。且孝。祿貞遇害後。奉母攜孤。倉皇南下。備嘗艱苦。航行至吳淞口。自船樓投海殉夫。舟師急遣人救援得生。

(一) 尹氏姊妹

秋瑾女士流血後。其徒尹銳志維進姊妹。遂走香港。後至江浙湖廣諸省。聯絡同志。奔走甚力。及廣州事敗。尹氏姊妹復至滬。組織秘密機關。部凡同志之來遊滬者。得集會於此。由是交通便利。進行較易。尹氏姊妹又均善製彈術。在滬時。所製以千百計。武漢之成功。尹氏姊妹實與有力也。

(一) 湯月瑛

湯月瑛。蘇產也。性慧而俠。六歲解文字。通佛經。父歿家落。爲黠者所給。溷入勾欄。聲名甚噪。而月瑛意不善之。嘗曰。我身雖萍梗之身。我志終金石之志。倘遇淑人而事之。雖百折千磨。弗憾焉。遂榜其門曰鎖春樓。意在擇人而事。日惟研究佛學。以自適。時張堯卿與孫文共謀恢復事。敗來滬。所居與月瑛相鄰。月瑛探其事。甚偉之。遂歸堯卿。丙午。堯卿旋湘。謀起義。事洩。被逮。月

瑛聞之。星夜奔湘。以多金運動當道。故堯卿得減死刑。繫獄中。月瑛日必一至。雖風雨霜雪。無間。及武漢起義。堯卿出獄。同志約堯卿速行。以支危局。堯卿以家累。答月瑛奮然曰。我所以連年奔馳。竭盡心血。才力以助君者。以君富於民族主義。能愛同胞。以救國也。君從軍。我誓從君行。今因我而遲遲。我何爲以區區。委蛻累君身而誤大局耶。遂仰藥而死。

(一) 陳機

陳女士機。浙江平湖人。幼受詩書訓。十三舉六經。性至孝。不忍以衣食累老父。乃棄讀而業刺。以十指自給。女士有兩弟。皆仰讀於姊。入夜挑燈。手女紅。兼課兩弟讀。剖豆釋句。循循善誘。如是者五年。邑紳陸氏慕女士久。遂委禽焉。結褵後。伉儷敦篤。以能規夫聞於時。二年舉一女。未幾天。是年秋。所天以暴疾逝。女士叩天觸地。哀毀逾恆。終以翁姑具在。後責綦重。未從夫而死。逾年陸翁病不起。家故巨族。丁繁而業衰。已抵變殆盡。女士悉心擘畫。十年之間。盡復其故產。姑漸就衰老。女士敬事之。夫弟年弱。家政無鉅細。皆決自女士。窮民來告者。必逾格周恤。寒峻戚鄰。亦量爲資助。至地方之公益。則尤不吝施與焉。會邑紳創女學。敦請女士長校務。女士以新學未窺門徑。婉辭謝之。其自謙類如此。辛亥之冬。北代議起。餉精匱乏。羅掘無方。熱心志士。

呼號奔走富紳巨室充耳無聞女士慨然曰是國事也典質釵環以爲之創復攄其愛國之熱發爲文章投載滬報以厲民氣遠近聞之者莫不勃發天良捐精輸餉其急公好義又如此女史氏曰女士平生雖無多表見而能自立能愛人視之無生活力無慈善心者已高出一般矣至其贊助革命能典質釵環以助餉復發揮文章以資提倡尤非愛國者不能女士賢矣哉

(一) 黃賦梅

黃賦梅女士嘉定普通女學校高等小學畢業生入北洋女子師範學校以優等畢業武漢起義後南省次第光復女士與同邑馮世俊寶山陸鳳溶旌德汪墨芳諸同學欲樹功業於北方投身革命軍北方實行機關部經營炸彈事業時女士之師白烈士雅雨謀起事囑女士等密運炸彈於張家口屢經危險遍歷風霜而女士等志不少移氣不少餒真奇女子也及白烈士爲吳鼎昌所害流血於冶城女士等悲痛欲絕然以烈士爲國捐軀亦義務所當然乃姑置之女士在津經營者兩閱月有『津門彈夢志』一篇紀當日事實甚詳

(一) 潘卓羣

潘卓羣女士名衡蘇產也。少小卽抱革命宗旨。初肄業於大同學校。旋移家浙之西湖。時秋女士瑾適主任女學於紹郡。女士往與之計議國事。引爲同志。至秋獄發。女士痛之。而以身許國之志益堅。嘗往寧垣及汴省各地。與劉青俠女士組織祕密機關。以期聯絡志士。卒以和者太寡。事終不成。及武漢起義。女士仍往寧。未幾。蘇杭相繼光復。獨寧垣負固不服。女士憤之。謀以手槍殺清軍統領。爲護兵所見。女士急棄槍。挺身受執。統領以其女也。又無凶器。釋之。女士遂至滬。組織女子軍事團。悉捐所有釵釧。爲民軍餉糈。孫文嘗撰書『紅粧鐵血巾幗鬚眉』一聯贈之。以誌欽佩云。

女史民曰。武漢一舉。義旗四起。未及半稔。全國光復。今世之談革命史者。莫不盛稱十餘次流血諸先烈之功。斯言也。予何間然。雖然。此次革命之成功。決非少數人之力。乃四萬萬國民同心協力以成之也。乃四萬萬偉男子。偉女子同心協力以成之也。先烈士之功。誠偉矣。而吾女界之抱革命主義。能見諸實行者。其功尤彰。彰在人耳目間。女史氏述民國成立史。極欲發揮吾女界革命偉人之偉史。雖未能臚舉列張。悉載靡遺。而偉人言行之留在人間者。自不難徵諸後世而益信此節專就聞見所知而爲前節所未經道及者。拉雜書之以

作。是。書。之。壓。尾。女。史。氏。學。識。謏。陋。紀。載。既。愧。無。馬。筆。聞。見。又。囿。於。邑。隅。亦。自。知。所。紀。載。者。於。偉。人。之。事。實。未。能。盡。得。其。真。相。今。竟。不。避。顧。一。漏。萬。之。譏。而。於。是。書。之。末。尾。留。此。一。節。之。餘。韻。所。以。補。前。節。之。缺。點。亦。爲。後。日。補。缺。點。中。之。缺。點。者。留。一。餘。地。耳。世。有。班。姬。其。人。乎。起。而。修。正。之。充。補。之。發。揮。而。光。大。之。女。史。氏。不。禁。馨。香。頂。禮。以。祝。之。

書後

華亭陸麗芳

美哉神州美哉新造之神州美哉神州之流血史此一幅莊嚴燦爛之五色旗流血史之紀念也此一幅莊嚴燦爛之五色旗乃男子與女子共同製造者也猗歟休哉流血史中人物儘有巾幗鬚眉然則女子何多讓人哉

美哉神州美哉新造之神州此女子雄飛之世界也美哉神州之流血美哉神州之流血史此女子雄飛之舞臺也女子贊助革命實行革命何其奮也女子欲自由女子欲有聲於世流血史殺青女界從此雄矣女權從此張矣重男輕女之惡習從此破除矣平素雌伏一旦雄飛千百年來湮沒不彰之奇女子俠女子鬼魂尙其有靈當爲之揚眉吐氣三呼女界萬歲三呼雄飛萬歲

雖然女子之雄飛于神州也不自今日始也自有神州以來神州自有國家以來雄飛之女子固自絡繹不絕嗟乎女子雄飛而重男輕女者輕薄之埋沒之口頭

吐棄之筆頭抹煞之一任其如落花流水東鱗西爪出沒掩隱於史乘間附男子若驥尾稍稍點綴之廁於可有可無之列嗟乎女同胞從此雌伏矣何幸千百年後乃有一有心人出爲古今來女子鳴不平爲古今來女子大叫屈爲古今來女子開闢一雄飛世界有心人誰海虞徐天嘯先生是雄飛世界安在神州女子新史是

予讀女子新史而後知女子於國事固有絕大之關係而後知世人僅僅以德容言工責備女子者其目光小如豆而後知古往今來之奇女子俠女子正不可以悉數而後知天嘯先生之爲是書乃提倡女權也乃爲古往今來之奇女子俠女子平其不平而伸其屈也先生誠有心人哉爲神州史界之革命家爲神州女界之革命家一部女子新史予欲加以好名辭曰神州女子雄飛史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出版

（神州女子新史續編）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編輯者 海虞徐天嘯

校閱者 神州圖書局編譯所

代印者 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北吉慶坊
國光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英界四馬路
神州圖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奉天天津漢口
神州圖書分局

南京長沙廣州杭州

版權所有

神州女子新史勘誤表

正編 頁數 行數

Table listing page and line numbers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text (pages 13 to 106).

續編

頁數 行數

Table listing page and line numbers fo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ext (pages 107 to 140).

是書... 勘誤表... 改正著者識

誤 有女之戚氏 廢姜后之父 蔡侯繩譽也 息媯 一先宋人之執 其部六章 夜大澤中 此經澤之醉沛公 其用心亦殘忍已 戴員所殺 蜀漢必能不亡 四巴氏 三三巴 伏乞乾歸 遂為太子所焮 帝既相之 皆卿相之 別國娶人為 契丹主大喜 他日必為叛臣 善筆札 重稼穡 臨政九年 光宗墨者 唐武墨者 執而問之 何雷壤 宗室妻譚氏 熾炭 被逮 契丹女真 合趙女真 太祖太宗真宗 中夏者 支庶入繼 直與繼 互相反對 傑瘦死 李貞女 須臾夫歿後 妾自夫歿後 復何奮起 卑弱

Table listing page and line numbers for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pages 141 to 174).

誤 令請 為虎作倂 不折頭回 擲中國者 兵中難 楊廷麟 帶髮効忠 安伯南 清兵入 進南京 清遺 清兵入 協獨去 畏被殺 俱日網 秦開 達與等 意與府 載文 有林 鎗械 故凡 於前乎 今將其 共和 粵遺 片廷命 追王宮 廂遺

Table listing page and line numbers for the fourth part of the text (pages 175 to 208).

是書... 勘誤表... 改正著者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529B

15996 32

